

目 录

导 读

一、还原曹操的真实面貌	(2)
二、祢衡、孔融、杨修被杀的深层原因	(9)
三、曹操的思想特点	(18)
四、曹操的历史贡献	(29)
五、曹操的文学成就	(38)
六、《曹操集》版本及本书体例	(51)

曹操集

诗 集

度关山	(55)
对 酒	(59)
薤 露	(62)
善哉行二首	(65)
蒿里行	(75)
苦寒行	(79)

却东西门行	(83)
步出夏门行五首	(86)
短歌行二首	(97)
秋胡行二首	(106)
陌上桑	(114)
气出唱三首	(116)
精 列	(125)
董卓歌	(128)
谣俗词	(130)

文 集

令	(132)
置屯田令 (建安元年)	(132)
造发石车令 (建安五年)	(133)
为徐宣议陈矫下令 (建安五年)	(134)
枣祗子处中封爵令 (建安六年)	(135)
举泰山太守吕虔茂才令 (建安六年)	(139)
军譙令 (建安七年)	(141)
严败军令 (建安八年)	(142)
重功德令 (建安八年)	(144)
建学令 (建安八年)	(146)
蠲河北租赋令 (建安九年)	(147)
抑兼并令 (建安九年)	(148)
选举令 (建安九年)	(150)

诛袁谭令（建安十年）.....	(151)
赦袁氏同恶及禁复仇厚葬令（建安十年）.....	(151)
整齐风俗令（建安十年）.....	(152)
与张范令（建安十年）.....	(155)
禁绝火令（建安十一年）.....	(156)
求直言令（建安十一年）.....	(158)
掾属进得失令（建安十一年）.....	(160)
戒饮山水令（建安十一年）.....	(160)
封功臣令（建安十二年）.....	(161)
分给诸将令（建安十二年）.....	(162)
论功行封二荀令（建安十二年）.....	(164)
修卢植坟墓令（建安十二年）.....	(165)
船战令（建安十二年）.....	(168)
步战令（建安十二年）.....	(169)
下田畴令（建安十二年）.....	(174)
下田畴让封令（建安十三年）.....	(175)
列孔融罪状令（建安十三年）.....	(176)
表青州刺史刘琮令（建安十三年）.....	(178)
褒赏令（建安十三年）.....	(181)
遣使令（建安十三年）.....	(182)
表封田畴令（建安十四年）.....	(183)
存恤令（建安十四年）.....	(185)
蒋济为扬州别驾令（建安十四年）.....	(187)
蒋济为丞相西曹属令（建安十四年）.....	(188)

求贤令（建安十五年）.....	(189)
述志令（建安十五年）.....	(192)
与邴原令（建安十六年）.....	(206)
下令增杜畿秩（建安十六年）.....	(207)
止省东曹令（建安十七年）.....	(208)
选令（建安十七年）.....	(209)
辞九锡令（建安十八年）.....	(210)
下州郡美杜畿令（建安十八年）.....	(211)
以杜畿为尚书仍镇河东令（建安十八年）.....	(212)
议复肉刑令陈群（建安十八年）.....	(214)
与卫臻令（建安十八年）.....	(215)
让礼令（建安十八年）.....	(216)
效力令（建安十八年）.....	(218)
选举令（建安十八年）.....	(219)
设官令（建安十八年）.....	(220)
称荀攸令（建安十九年）.....	(221)
又称荀攸令（建安十九年）.....	(222)
褒夏侯渊令（建安十九年）.....	(223)
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建安十九年）.....	(224)
选军中典狱令（建安十九年）.....	(226)
诸子选官属令（建安十九年）.....	(226)
拜高柔为理曹掾令（建安十九年）.....	(227)
禁鲜饰令（建安十九年）.....	(229)
内诫令（建安十九年）.....	(230)

春祠令（建安二十一年）.....	(233)
诛崔琰令（建安二十一年）.....	(236)
报和洽论毛玠令（建安二十一年）.....	(237)
诸儿令（建安二十一年）.....	(239)
赐夏侯惇伎乐名倡令（建安二十二年）.....	(240)
求逸才令（建安二十二年）.....	(241)
使辛毗曹休参治下辨令（建安二十二年）.....	(244)
临淄侯曹植犯禁令（建安二十二年）.....	(245)
下诸侯长史令（建安二十二年）.....	(246)
百辟刀令（建安二十二年）.....	(247)
立太子令（建安二十二年）.....	(248)
辟王必令（建安二十二年）.....	(249)
又选令（建安二十二年）.....	(251)
给贷令（建安二十三年）.....	(252)
寿陵令（建安二十三年）.....	(254)
徐晃假节令（建安二十三年）.....	(255)
在阳平将还师令（建安二十四年）.....	(256)
杜袭为留府长史令（建安二十四年）.....	(258)
徐晃进军令（建安二十四年）.....	(258)
劳徐晃令（建安二十四年）.....	(259)
徐奕为中尉手令（建安二十四年）.....	(261)
原刘廙令（建安二十四年）.....	(263)
军策令（建安二十四年）.....	(264)
遗令（建安二十五年）.....	(265)

鼓吹令	(269)
又军策令 (二则)	(270)
军令 (四则)	(272)
追称丁幼阳令	(274)
与皇甫隆令	(275)
教	(277)
授崔琰东曹掾教 (建安十三年)	(277)
议田畴让封教 (建安十四年)	(278)
与韩遂教 (建安十四年)	(280)
征吴教 (建安十九年)	(281)
原贾逵教 (建安十九年)	(282)
戒子植 (建安十九年)	(283)
与张辽等教 (建安二十年)	(283)
赐袁涣家谷教 (三则) (建安二十四年)	(285)
表	(287)
谢领兖州牧表 (兴平二年)	(287)
又让封表 (建安元年)	(289)
让费亭侯表 (建安元年)	(292)
谢袭费亭侯表 (建安元年)	(294)
让增封武平侯表 (建安元年)	(297)
让增封表 (建安元年)	(299)
让还司空印绶表 (建安元年)	(301)
糜竺领赢郡太守表 (建安元年)	(303)

陈损益表（建安元年）.....	(304)
上器物表（建安元年）.....	(306)
获宋金生表（建安四年）.....	(307)
上言破袁绍表（建安五年）.....	(309)
请封荀彧为万岁亭侯表（建安八年）.....	(312)
又请爵荀彧表（建安八年）.....	(315)
请封荀攸表（建安十年）.....	(316)
表称乐进于禁张辽（建安十一年）.....	(317)
请增封荀彧表（建安十二年）.....	(319)
请封田畴表（建安十二年）.....	(323)
请恤郭嘉表（建安十二年）.....	(326)
表论张辽功（建安十四年）.....	(330)
留荀彧表（建安十七年）.....	(331)
让九锡表（建安十八年）.....	(334)
九锡谢表（建安十八年）.....	(335)
谢置旄头表（建安十九年）.....	(339)
上书、奏事	(340)
上书理寔武陈蕃（光和四年）.....	(340)
兖州牧上书（兴平二年）.....	(341)
上杂物疏（建安元年）.....	(342)
奏上九酝酒法（建安元年）.....	(347)
奏定制度（建安元年）.....	(349)
破袁尚上事（建安九年）.....	(349)

奏 事	(351)
策	(352)
假为献帝策收伏后 (建安十九年)	(352)
立卞后策 (建安二十四年)	(354)
书、尺牍	(356)
与王芬书 (中平五年)	(356)
答袁绍书 (初平元年)	(359)
与荀攸书 (建安元年)	(361)
答吕布书 (建安元年)	(362)
与荀彧书 (建安二年)	(363)
又与荀彧书 (建安三年)	(364)
答荀彧 (建安三年)	(365)
与钟繇书 (建安五年)	(367)
又与荀彧书 (建安八年)	(368)
报荀彧书 (建安九年)	(368)
答朱灵书 (建安十年)	(370)
又报荀彧书 (建安十二年)	(372)
与荀彧悼郭嘉书 (建安十三年)	(374)
又与荀彧悼郭嘉书 (建安十三年)	(375)
又报荀彧书 (建安十三年)	(376)
遗孙权书 (建安十三年)	(377)
又遗孙权书 (建安十三年)	(378)
与吴主书 (建安十三年)	(379)

与诸葛亮书（建安十三年）.....	(380)
与阎行书（建安十六年）.....	(380)
与王修书（建安十七年）.....	(382)
报杨阜书（建安十九年）.....	(387)
报蒯越书（建安十九年）.....	(389)
报刘廙书（建安二十年）.....	(390)
与太尉杨彪书（建安二十四年）.....	(391)

祭 文	(395)
-----------	---------

祀桥太尉文（建安七年）.....	(395)
------------------	---------

题识、序	(399)
------------	---------

题识送终衣衾（建安二十三年）.....	(399)
---------------------	---------

鹞鸡赋序	(400)
------------	---------

失 题	(401)
-----------	---------

孙子兵法注

《孙子》序	(402)
-------------	---------

计 篇	(406)
-----------	---------

作战篇	(413)
-----------	---------

谋攻篇	(420)
-----------	---------

形 篇	(428)
-----------	---------

势 篇	(434)
-----------	---------

虚实篇	(440)
-----------	---------

军争篇	(449)
-----------	---------

九变篇	(457)
行军篇	(462)
地形篇	(471)
九地篇	(479)
火攻篇	(493)
用间篇	(498)

专书辑释

四时食制	(505)
兵书接要	(508)
兵 法	(509)

残 句

善哉行	(510)
登台赋	(510)
沧海赋	(511)
家 传	(511)
失 题	(512)
选举令	(512)

存 疑

兵书要略	(513)
善哉行	(513)

主要参考文献	(515)
--------------	---------

导 读

东汉末年，天下板荡，群雄并起。在群雄中迅速崛起，并逐步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心，成为中国北方的实际统治者的，就是曹操（155—220）。无论是白脸，还是花脸；无论是枭雄，还是英雄；无论是褒扬，还是贬斥，曹操都是一位无法回避、影响深远的历史人物。然而，由于部分历史学家有意无意的“歪曲”，文学艺术家的着力渲染；加之曹操后期野心的膨胀，曹丕禅汉自立的牵累，于是，历史上的曹操成了一位奸诈、残暴的乱世奸雄的典型。如果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还原——至少部分地还原历史真相，毫无疑问，曹操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这已经是史学界的共识，相关论文、专著已是积案盈箱。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研究曹操，能否真正摆脱纯粹的理性批判，悉心梳理历史和《曹操集》所留下的史料，回归历史的原点，以历史描述而不是以理性批判的方法，还原一个真实的曹操。

简要地说，曹操是“命世之才”“超世之杰”，也滥杀无辜、清除异

己；揽“申、韩之术”，也崇尚经传儒学；重构“汉官威仪”，也权欲膨胀，阴怀“不逊之志”。他的诗歌、文章，浪漫与理性、温情与残酷、坦率与阴鸷，错综交织，更立体地勾勒出这位历史人物多元复合的性格。正因为思想、性格乃至历史贡献、社会影响的多元复杂，才会有说不尽的曹操。

一、还原曹操的真实面貌

要还原曹操的真实面貌，必须先简要梳理历史。然而，谜一般的家世，多元复杂的性格，截然不同的历史评价，使曹操始终笼罩着一层厚厚的历史迷雾。如果从史籍记载出发，讨论基本史实、评价变化及其深层原因，我们可以发现：真实的曹操家族，因“莫知所出”而不可考；特殊的出身和家庭地位，造就了曹操复杂的性格；自身的复杂性格和史学家的政治倾向，导致对曹操的评价纷繁复杂。唯有拨开历史迷雾，才能还原人物的本质属性。

曹操叱咤于汉末风云，他的丰富人生就是一部汉末风云录。然而，这样一位令人振聋发聩的历史人物，却家世成谜，这不能不让人费解。汉桓帝永寿元年（155），曹操出生于一个宦官家庭。《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姓曹，讳操，字孟德，汉相国参之后。桓帝世，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养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虽然史书也给曹操的出身攀上了高门——西汉相国曹参之后，然而接下来的记载却令人啼笑皆非。曹操祖父曹腾，是一位宦官，无法生育，收养一位不知“生出本末”的曹嵩，嵩生曹操。这位曹嵩，虽官至三公（太尉），却并非凭借才能事功，而是在灵帝西园卖官时，贿赂宦官，花钱买官所得。以这种方式获得高官，大约很为世族所不齿，史家所不屑，因此《后汉纪》《后汉书》以及《三

《三国志》都没有详细记载。吴人所作的《曹瞒传》说嵩是夏侯氏之子，夏侯惇叔父，然而后来曹家与夏侯氏多有联姻，如夏侯惇之子夏侯楙即娶曹操女儿清河公主为妻，古代“同姓不婚”（《国语·晋语四》），汉魏依然如此，如陈矫因为娶同族女子为妻而受到徐宣的非议（见《为徐宣议陈矫下令》），所以《曹瞒传》的说法颇受后人怀疑。反而，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所说曹嵩乃“乞丐携养”，多为史家所取信。若然，曹嵩则是乞丐收养的一位流浪孤儿，后来侥幸被曹腾收为养子，凭借养父的地位和财富才逐渐发达起来。

也就是说，在血缘上，曹操与曹腾毫无关系，与西汉相国曹参更无瓜葛。唯一有直系血缘关系的是曹嵩，可是曹嵩身世不明，无法追溯自己家族的真正渊源，不得已以曹腾的世系作为自己家族的渊源。后来曹家撰修家谱时，曹操只能以曹腾一族的嫡传自居了，并且自称是“曹叔振铎之后”（《家传》残句）。魏末王沈撰修《魏书》，也就依据曹氏《家传》，以曹腾为核心，追溯曹操家族渊源。这种特殊的家世背景，使曹操的出身既不能说是高门世族，也不能算是寒门庶族；对于曹操而言，祖父曹腾既是其家族辉煌的奠基者，又成为他“赘阉遗丑”（出身宦官）的家族耻辱标志。正是出于这种复杂而矛盾的心理，曹操一方面炫耀“孤祖父以至孤身，皆当亲重之任”（《述志令》），另一方面又以士族自居，对汉末宦官专权恨之入骨，自以清流集团为伍；一旦权力在手，对宦官势力的打击也毫不手软。

青少年时期，曹操性格就相当复杂。少年完全是一个顽童，稍长又成为一位侠士。《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说：“太祖（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所谓“少机警”，如果按照《曹瞒传》的记载，仅仅是孩童的恶作剧而已。因为家世优裕，少年曹操游手好闲，“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叔父着实看不下去，就劝说兄长曹嵩约束曹操。曹操自然不爽，于是就想出一个条“机警”之策，打破父亲对叔父

的信任。一次外出，曹操途遇叔父，立即佯装眼斜口歪，叔父惊讶地问其原因，他回答说：“我突然中风。”叔父告诉曹嵩，嵩大惊，急忙召唤曹操，却见他面貌如故。嵩问：“叔叔说你中风，是现在痊愈了么？”操说：“我本未中风，叔叔不爱我，所以冤枉我。”此后，叔父每有所言，嵩都不再相信。脱去笼头的曹操，自然更加肆意妄为。这一恶作剧固然可以看出幼年曹操的机警狡诈，但说“权数”则未免深文周纳。稍长之后，曹操并未改变“游荡”的习性，不过由顽童转变为侠士而已。

青少年时，曹操与袁绍也是沆瀣一气的哥们儿。只是后来在皇帝废立问题上，二人政治观点不同，逐渐反目，最后兵戎相见，这自然是后话。袁绍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人，曹操沛国譙（今安徽亳州）人，二人故乡并不遥远；袁绍自高祖袁安为司徒，以下四代官居三公，曹操虽非世族，毕竟祖父曹腾、父亲曹嵩也身居高位，二人家境相差不大。再加上袁绍“折节下士”，“太祖少与交焉”（《三国志·魏书·袁绍传》）。少年时期，二人都“任侠放荡”，同气相求，游学洛阳，成为好友。起初，二人的任侠行为仍带有少年恶作剧的性质。《世说新语·假谲》记载：“魏武（曹操）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贼！’青庐中人皆出观。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妇，与绍还出。失道，坠枳棘中，绍不能得动。复大叫云：‘偷儿在此！’绍惶迫自掷出，遂以俱免。”劫夺别人新妇，成何体统！这种恶作剧已经超出道德规范，而进入“人渣”系列。然而，由于家世背景特殊，历史给了曹操一次人生的转折。“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征拜议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初入官场的曹操，虽然还带有侠士的性格，但是这种侠士性格，属于“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荀悦《汉纪·孝武皇帝纪一》）之类。任洛阳北部尉时，为整治洛阳城的秩序，造五色棒，悬挂于公廨大门左右，“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数

月，灵帝爱幸的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京师敛迹，莫敢犯者”（《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曹瞒传》）。一个掌管京城城门治安的小官，竟敢棒杀颇受灵帝宠爱的宦官的叔父，其不畏豪强的凛然正气已经初露锋芒。被征议郎之后，也有两件大事可见曹操早期的性格。第一件，灵帝即位初期，窦武、陈蕃因为谋诛宦官，事泄被宦官所杀，曹操上书，陈述窦武等人“正直，而见陷害，奸邪盈朝，善人壅塞”，言辞慷慨激切，要求重新审理窦武、陈蕃冤案（《上书理窦武陈蕃》）；第二件，灵帝下诏，敕令三公，罢免州县不合格的官员，然而“三公倾邪，皆希世见用，货赂并行，强者为怨，不见举奏，弱者守道，多被陷毁”，曹操痛心疾首，上书切谏，“说三公所举奏专回避贵戚之意”（《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锋芒直指上层权贵。虽然两次上书都没有被昏庸的灵帝采纳，而且后来也因为政治日益混乱，曹操见无力回天，“遂不复献言”，但是“救时难而济同类”的侠士性格却表现得相当鲜明。

所以，曹操迁官济南相后，见属县官吏“阿附贵戚，脏污狼藉，于是奏免其八；禁断淫祀，奸宄逃窜，郡界肃然”。然而，因为权臣专朝，贵戚横恣，曹操不愿违背道义，取容权贵，又恐屡屡忤逆，遭到陷害，于是在中平四年（187）托疾归乡，自称“筑室城外”，以“习读”“弋猎”自娱。其实，他这次归乡时间十分短暂。中平五年十一月，曹操被朝廷征为典军校尉。后来董卓入京，专权乱政，废黜少帝（刘辩），另立献帝（刘协），朝纲已是不可收拾。于是，曹操“变易姓名，间行东归”，招募兵马，讨伐董卓，从此走上别样的人生道路，并最终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心。

曹操初入官场敢言敢为的通脱性情、严厉严酷的执法风格，以及后来唯才唯功的人才观念、轻上轻君的处事风格，实际与他早期的侠士性格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也因而导致当时人们就对曹操褒贬不一。太尉桥玄初见曹操，就“见而异焉”，并谓之曰：“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后汉书·桥玄传》）后来在《祀桥太尉文》中，曹操深情回

忆说：“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顽鄙之姿，为大君子所纳。增荣益观，皆由奖助。……士死知己，怀此无忘。”这时曹操年龄尚轻，名未显赫。虽然已经入仕做官，但资历尚浅，影响有限。桥玄竟然看出曹操是乱世中安定天下苍生的人才，确实眼光老辣。因为桥玄崇高的社会地位和威望，这一赞誉提高了曹操的身价，引起了社会精英的注意，即“增荣益观，皆由奖助”，直至曹操已经身居宰辅、叱咤风云之时，仍然感慨“士死知己，怀此无忘”。所以在进军官渡、驻军于谯时，回望桥玄墓陵，悲怆之情难以自抑，祭奠墓陵，亲作祭文。

曹操由文官而成为武将，由入谏君主、整治州郡的廉正官吏而成为扫清天下、匡正汉室的股肱重臣，也得力于善于识人的友人帮助。曹操“变易姓名，间行东归”故乡，途经中牟（今河南中牟）时，当地亭长怀疑他是一个逃犯，立即将他拘捕，送到县衙。一位功曹（县令佐吏）得知是曹操，“以世方乱，不宜拘天下雄俊，因白令释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世语》）。一位小吏竟然看出曹操是能够治世靖乱的“雄俊”，劝说县令释放他，使其逃过一厄，不能不说识见过人。《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曹操回乡后，“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其实，在曹操募集义兵时，有一人对他的影响至关重要，这就是卫兹。曹操初至陈留（今河南开封境内），拜见当地侠士卫兹，卫兹一见，就认为“平天下者，必此人也”（《三国志·魏书·卫臻传》）。立即劝说曹操募集兵马，安邦靖国，“以家财资太祖，使起兵，众有五千人”（《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世语》），并且追随曹操征伐天下。卫兹善于识人，也成为曹操走向人生辉煌的起点。后来卫兹之子卫臻受人诬陷，曹操就是因为“孤与卿君（卫兹）同共举事”，而相信卫臻“具亮忠诚”（《与卫臻令》）。以上事实说明，当时上至太尉，下至小吏、侠士，都认为曹操是能够安定天下的豪杰之士。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争议的评价也接踵而至。当时以善于识

人著称的许劭、许靖兄弟创立了著名的“月旦评”，品评当代人物。许劭对曹操品目是“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这一评价影响极大，与东晋孙盛《杂记》记载曹操杀吕伯奢一家时所说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构成了后代评价曹操的主线，后者的影响尤为深远。事实上，曹操杀吕伯奢一家，背景十分复杂，各家记载也不相同。《魏书》记载是吕伯奢家人劫掠曹操马匹、器物，操不得已而自卫杀人；《世语》记载是操怀疑吕伯奢家人欲加害于他而杀人，二书都没有“负人”“负我”之言。无论《世语》《杂记》，都属于小说家言，史料并不可靠。但是，这一事件经过《三国演义》的渲染，使后人误认为是历史事实，成为曹操永远无法洗刷的罪名。后来，随着“挟天子以令诸侯”政治策略的成功运用，曹操迅疾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心。伴随军事纷争，政治上的诛伐也蜂拥而至，最为典型的是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操豺狼野心，潜包祸谋，乃欲桡折栋梁，孤弱汉室，除忠害善，专为枭雄。”于是，“托名汉相，实为汉贼”的标签从此牢牢粘贴在曹操身上，几乎成为所有政敌的定评。

在后代历史著作中，曹操也是一个特别具有争议性的人物。褒赞者谓之“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说：“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撻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陈寿的评价集中于三点：一是运筹帷幄，以武力平定天下；二是对于贤才，因材施教，既往不咎；三是总揽帝王政务，最终成就曹魏大业。陈寿的史学观虽然体现了西晋统治者以曹魏为正统的政治取向，但从宏观上说，这一评价大体上还算恰如其分。然而，虽已盖棺，却未定论。东晋袁宏《后汉纪·献帝纪》，虽对曹操也有微词，对曹丕禅汉尤其不屑，但记录有关曹操的史实，大抵依据《三国志》。可是，到了范曄《后汉书》，情况却发生了逆转。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详细比较了《后汉书》和《三国志》记载的不同，发现《三国志》所记载的献帝对曹操的封官赐爵，到了《后汉书》，一律改为是曹操自我加官进爵。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天子进公爵为魏王”，《后汉书·献帝纪》则载“曹操自进号魏王”。如此一改，特别凸显了曹操专擅朝政，目无天子，于是就坐实了“名为汉臣，实为汉贼”的名号。到了唐代，刘知幾《史通·探赜》甚至认为，曹操的罪恶比历史上乱臣贼子的田常、窃国篡逆的王莽，不啻上百千倍。此后，宋代萧常、元代郝经分别著《续后汉书》，在《曹操传》中，二人口吻虽有不同，但是“大奸”的身份却确定不移。萧常称“盖其假大义以欺世盗国”，“自古阉寺之祸莫惨于此”；郝经称“至其临终，泣涕咿嚶，以托儿女，分香析履，衣服组绶，无不付畀，乃不一及禅代。此其大奸，以一死欺天下后世者也”。自此之后，曹操就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们关注《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现象，殊不知历史学家的“反曹”倾向比小说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呢！

在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的双向推动下，一个历史上的真实曹操就被人制造的层层迷雾遮盖了。

为何当时人们评价曹操的差异如此之大，后代史学家的记事评价又截然不同呢？这就必须联系史学家所处的历史时代，以及他们在历史叙述中所寄托的特殊政治倾向。当时的评价有两种情况：一是人物品评，如桥玄、许劭，二人从曹操早期的才华、个性和行为中得出的结论大致相同，许劭虽有“清平之奸贼”的负面评价，但曹操终其一生也没有迎来“清平”之世，因此不可能呈现出“奸贼”的一面，后人引申，谓之“奸雄”，恐怕也是许劭始料未及的。二是史书记载，如《魏书》《杂记》，前者是魏末官修正史，后者是人物杂记。正史体现统治者意志，所以记载以正面为主；杂记追求表达的艺术效果，所以记载不乏文学渲染之笔。因此对二书中的记载和评价必须作具体分析，不可不信，也不能全信。

还有一部特殊的野史即《曹瞒传》，此书吴人所作，从可考的文献看，虽然叙述语气不恭，却能尊重基本史实，所以史料价值仍然较高。后代史书中《三国志》成书时代最早。《三国志》系私修史书，虽因陈寿仕于晋而带有西晋意识形态的特点，如认为“正统在魏，则晋之承魏为正统，自不待言”（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但是陈寿有良史之才，在为统治者回护中仍能秉笔直书，记载的史实基本可靠。袁宏《后汉纪·献帝纪》涉及曹操的史实多同于陈寿，然而对于魏移汉鼎则直接采取批判的态度。袁宏为东晋人，权臣乱政如王敦之乱、桓玄篡逆，是东晋一直无法根除的痼疾，所以痛恨权臣乱政是袁宏的基本思想倾向。范曄《后汉书·献帝纪》的政治倾向同于袁宏，史书笔法则与袁宏不同，通过曹操“自领司隶校尉”“自为司空”，乃至后来“自为丞相”“自立为魏公”“自进号魏王”等行为，就特别凸显了曹操操弄权柄、慢君轻上的不臣之心。后来史家更一步一步地抹黑曹操形象，其慢君轻上的不臣之心又逐步成为乱臣贼子、欺世盗国的奸雄。究其源头，实由范曄开其端，萧常、郝经扬其波，刘知幾则走向极端。再经过从《三国演义》的渲染，到京剧的脸谱化，曹操逐步成为“奸雄”的一个文化符号。

其实，还原曹操形象最为简捷的方法，仍在以《三国志》为基本史籍，以《曹操集》为认知对象，脱去符号化的思维认知方式，庶几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上的曹操——“非常之人，超世之杰”是曹操的基本特征。

二、祢衡、孔融、杨修被杀的深层原因

历史学家对曹操的事迹和评价有如此之大的差异，也与曹操错综复杂的性格、利己主义的政治倾向密切相关。虽然《三国志》从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评价曹操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曹操的确有非常残忍的一面。青年时期

的侠士之风，一直深入骨髓，几乎伴随终身。侠士固然重义，但是这个“义”是江湖之义，而不是儒家之义。江湖之义轻是非，重然诺，唯我独尊，剑影刀光视为霓虹影，取人性命犹如利刃割韭，这就造成侠士的另一面：没有原则的滥杀。然而，作为一位封建时代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清除异己、消灭政敌，追求统一、征战南北，甚至为保证令行禁止，又不得不杀。这也是导致了曹操在历史上有着复杂评价的原因之一。

对于一位封建时代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来说，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或政治目的，杀人原是寻常之事。然而，曹操有时也有无原则滥杀的一面，最受后代史家诟病的莫过于讨伐陶谦过程中的滥杀无辜。初平四年（193），曹嵩罢官，率领小儿曹德还乡，因董卓之乱，道路不通，不得已避难琅琊，被陶谦部下劫掠财物，残杀全家。后来，曹操率兵东伐陶谦，“破彭城、傅阳，拔取睢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萧常《续后汉书·曹操传》）。因为复仇，竟然滥杀数十万百姓，以致尸横泗水，河水为之不流；此后五县城中，人烟绝灭，这的确是一种非常残暴的行为，所以王夫之说：“惨毒不仁，恶滔天矣。”（《读通鉴论》卷九）不过，这时的曹操尚未成为一名成熟的政治家，军阀的残忍和游侠的滥杀叠合，复仇的火焰焚毁了人性和良知，为逞一时复仇之快而酿就了这一令人发指的灾难。这是曹操一生中最难饶恕的罪行。后来随着地位的擢升、思想的成熟，其历史责任感也渐趋自觉，民本思想也逐渐萌生，在战争中尽量关注民瘼，成为其思想行为的主流。这在他一系列军令中有清晰的反映，“割发代首”是一次典型行为。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除了历史学家外，曹操这一段滥杀无辜的罪恶并未引起后人的过多关注，受到后人强烈关注的反而是祢衡、孔融和杨修三位名士的被杀，这几乎成为曹操滥杀无辜的铁证。那么，三人被杀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这是研究曹操必须回答的问题。

一般认为，祢衡被杀，是曹操“借刀杀人”。这固然事出有因，但究其本质，完全是祢衡咎由自取。从《后汉书·祢衡传》看，祢衡并非出身世家，然而他有才能，善言辞，但任性傲慢，目空一切。本想积极入世，以求宏图大展，却又自毁入世根基，在思想与行为的分裂中，自导自演了一幕绝大的人生悲剧。建安元年（196），朝廷建都许昌，祢衡匆匆而往，怀揣名帖，又无处投人，直至名帖的字迹都已模糊。这说明两点：一是南漂许都，本为求官而来；二是声名不彰，并无故旧可以投靠。在这种情况下，有人问他：你何不投靠陈群、司马朗？他竟然回答说：我怎么能追随屠户卖酒者！又问：荀彧、赵融如何？答说：荀彧颜值超群，可以借他的脸蛋去吊丧；赵融大腹便便，可以用他的胃口去监厨。其实，他所蔑视的四人都当时名士，才能出众，很受曹操器重。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不在祢衡之下。对于一个既无祖荫可以托庇，又无根基可以立足的人来说，本应广结豪杰，互为奥援，却自树异己，自我孤立；尚未立足，却已将立足的社会根基抽空殆尽，其性格悲剧已经露出端倪。

后来在孔融的鼎力推荐下，求贤若渴的曹操也希望能见到他，这对于南漂求仕者本是一次难得的机遇，而祢衡偏偏故作清流名士，不齿当权，自称有“狂病”而不肯俯就。不去也罢，却又口无遮拦，言语放诞，因而激怒了曹操。为折其傲气，曹操故意任命他为令人不屑的下层鼓史。如若祢衡心知羞辱，自可拂袖而去，但他又屈辱接受这一卑贱之职。在一次大会宾客时，他借题发挥，先是不愿穿着鼓史之服，选择声音急促悲壮的《渔阳参挝》；击鼓之时，表情愠怒，声节悲壮，使听者无不慷慨悲叹；还一边击鼓，一边走向曹操，当面脱下内衣，裸体而立，然后缓缓穿上鼓史衣服，再击鼓参挝而去。就连与他同气相求的孔融也看不下去，批评他说：大雅君子，本来就不该如此！并且向他传达了曹操的真实用心。可是，祢衡不仅不思悔过，反而变本加厉，又演出辕门骂曹的闹剧。击鼓骂曹时，曹操尚且微笑说：“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辕门骂

曹后，曹操愤怒地说：“祢衡竖子，孤杀之犹雀鼠耳。”只是因为天下混乱，正是用人之际，衡有虚名，唯恐杀一祢衡而失天下名士之心，才放他一条生路，遣人将他送给宽以待士的刘表。

祢衡初至刘表处，生存环境和人际环境都大为改善。《后汉书·祢衡传》载：“刘表及荆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宾礼之，文章言议，非衡不定。”即使他将刘表与手下文人精心结撰的章奏撕毁掷地，刘表虽震惊不满，却并未严厉指责，而且还因祢衡重拟的章奏“辞义可观”而“益重之”。由于祢衡自视过高，欲壑难填，总是感觉怀才不遇，于是狂态复萌，“复侮慢于表，表耻不能容”。其实，刘表虽然不算雄杰，却能礼贤下士，所治理的荆州，人才济济，文化学术欣欣向荣，当时著名的文学家王粲，经学家宋忠、綦毋闾都聚集荆州，王粲《登楼赋》就创作于荆州，所形成的“荆州学派”也成为影响三国学术走向的一个重要学派。几乎所有流寓荆州的贤才文士都受到礼遇，刘表怎么可能容不下一个祢衡呢？足见祢衡的狂悖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才使向来宽容文士的刘表也忍无可忍。于是将他转送给性情暴躁的江夏太守黄祖。刘表料定黄祖必不能容忍祢衡的狂悖，如果说借刀杀人，刘表确实心存此念。补充说明的是，祢衡初至黄祖处，也特受“善待”，黄祖对他的文才尤其欣赏，其长子黄射与祢衡关系尤为密切。然而，在一次大会宾客时，祢衡又出言不逊，黄祖呵斥之，他竟然辱骂黄祖已是死人，不必多言！于是黄祖勃然大怒，命令有司以军棍笞之，祢衡更是破口大骂，终于被杀。

纵观祢衡，其人刚愎狂悖，不自量力，不知进退，不甘人下，不能隐忍，渴望积极用世而无用世之道，渴望笼盖一世而无盖世之才，渴望获得权力而无进身之方，试图以一己微薄之才遍折天下豪杰，所以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舐血于政治的锋刃之上，穿梭于权力的刀丛之中，即便“黄祖”不杀，也必被“白祖”杀之。后来，京剧《击鼓骂曹》把祢衡塑造成一位头脑清醒、政治敏锐、欲清君侧的仁人志士，与历史真相

不啻霄壤之间。而且，当时的曹操心系汉室，未曾有半点“上欺天子”的不臣之心！所以，祢衡被杀，虽也令人同情，实是咎由自取，也并非曹操“借刀杀人”而酿造的一桩悲剧。试想，曹操能重用唾骂他“赘阉遗丑”的陈琳，何以不能容忍一个狂生祢衡？所以祢衡被杀具有必然性，这一点与孔融大不相同。

建安十三年（208），曹操杀太中大夫孔融，夷其族。孔融有三点与祢衡不同：祢衡出身寒素，孔融出身高门；祢衡终身布衣，孔融身居高位；祢衡怒骂曹操是出于任性狂悖，孔融讥讽曹操是因为政治取向。所以，祢衡被杀，波澜不惊；孔融被杀，耸动士林。

孔融是孔子二十世孙，祖上曾为帝王老师，父亲也是泰山都尉。少年时期，孔融因为私藏被朝廷禁锢的党人张俭，事泄被捕，与兄长争相赴死，由此名震士林。后来为司徒杨赐所辟，进入仕途。入仕之后，举报贪浊官吏，陈对罪恶，义正辞严。任北海相期间，置城邑，办学校，彰表儒术，荐举贤才，为传承儒家文化不遗余力。尤其重要的是，在袁绍、曹操都处于鼎盛之时，孔融深知二人的政治目的都在图谋汉室，所以不依附任何一方，部下左丞祖劝其结纳其中一方，以为政治靠山，融“怒而杀之”。范晔说他“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后汉书·孔融传》），确实识见高明。

从史籍看，起初孔融与曹操的关系比较密切，所以才会屡次向他举荐祢衡；对曹操靖乱安邦也充满期待，在李傕、郭汜之乱时，明确表达“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对曹操迁都许昌，挽救汉室，也充满赞叹，“从洛到许巍巍，曹公忧国无私”（《六言诗》）。但是，后来二人渐行渐远。孔融出于维护汉室的政治目的，眼见曹操军事崛起和专权朝政，政治野心渐渐暴露，孔融既无力遏止，又无法忍受，于是以一种名士玩世不恭的方式，故意言辞不拘正理，讥讽曹操。第一，曹操攻下邳城，曹丕贪图袁熙之妻甄氏的美貌，私纳为妾。孔融与操书说：“武王讨

伐纣王，将王妃妲己赐给了周公。”本来，历史上的妲己，因为红颜祸水，被武王斩下头颅，悬挂于白旗之下，以儆效尤。孔融却说赐给了周公，所以曹操心存狐疑，问“出何经典”。孔融回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意思是按照您现在的做法，推想武王也应该如此呀。这不仅调侃曹操父子行为荒唐，而且讥讽其行为违背古制。第二，曹操北征乌桓三郡，本来是关乎国家统一的大计，而缺少远见的孔融竟又嘲笑说：“大将军远征海外，是因为从前肃慎国不来进贡、丁零国盗走苏武牛羊的两件事么？”肃慎是西周古国，苏武是西汉使节，这两件事与曹操北征乌桓毫无关联。孔融之所以拉来作为调侃的材料，实际上是讽刺曹操“师出无名”。第三，因为灾荒，兵粮不足，操上表请求禁酒，以节约粮食，这本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可是孔融又给曹操写了一封长长的书信，阐释酒有“和神定人，以济万邦”的妙用，并且列举孔子无酒不能成为圣人，高祖无酒不能斩蛇而起，景帝无酒不能开启西汉中兴……一言以蔽之，无酒则不能成就大业。曹操去书解释，融又“频书争之，多侮慢之辞”，于是二人渐生嫌隙。

后来的情况发生了质的变化。孔融对于曹操，也不再流于一般的名士调侃，而是进行实质性的攻击。曹操北征乌桓之后，北方基本平定，曹操将邺城作为自己的政治核心，隐隐形成了许昌、邺城两大政治中心，曹操的封王之势已成。坐卧不安的孔融上奏献帝，按照古代制度，在王畿的千里之内，不应分封诸侯，试图将曹操势力驱逐出许都千里之外，这就彻底触犯了曹操的政治红线。曹操虽然忌惮孔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却“潜忌正义，虑鲠大业”。在这种情况下，御史大夫郗虑望风承旨，奏请献帝罢免孔融官职。二人的政治对立也进入白热化阶段。曹操直接写信告诫孔融，“喜怒怨爱，祸福所因”，而且暗示说：“孤为人臣，……抚养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后汉书·孔融传》）实际上曹操已经亮剑，唯有还没架到孔融的脖子上而已。

一年后，孔融也由将作大匠、少府降为闲职的太中大夫，却仍然无所收敛。一面享受“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名士风流，一面仍然不能忘怀世事，关注政治风云变幻。如此反复地触禁忌、披逆鳞，最终必然招致杀身之祸。

必须说明的是，孔融被杀时，曹操正在南征刘表。因为御史大夫郗虑与孔融一向不睦，又揣摩曹操嫌忌孔融，就使丞相军谋祭酒路粹上表诬枉孔融，“欲谋不轨”“谤讪朝廷”“不遵朝仪”“大逆不道”，从而酿就了这一冤案。尤为令人发指的是，郗虑不仅深文周纳，罗织孔融罪名，而且竟然“夷其族”，连两位幼小的孩子也不放过，徒留下“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一句溅满鲜血的成语。

平心而论，孔融和曹操的前期冲突，本质上是崇尚空谈的名士和唯在务实的政治家之间的冲突；后期冲突，则涉及维护汉室威仪以及唯恐天子大权旁落的问题。孔融出身孔府，自然恪守传统的忠君观念。二人政治身份的区别、文化底色的差异、政治取向的不同，导致孔融悲剧的发生。孔融虽也身居高位，但本质上仍是一介书生，所以虽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贡献颇多，却既无政绩，也无军功，对于政治的风云变幻感觉迟钝，唯善于在朝堂上发表睥睨朝臣的宏论而已。这一人生悲剧既不同于祢衡，也不同于杨修。

建安二十四年（219）九月，丞相主簿杨修被杀。本来，祢衡、杨修在中国文化史上，地位远远不及孔融。祢衡还留下千古传诵的《鹦鹉赋》，杨修无论事功还是文学，都没有留下任何特别值得称道的东西，因此史书无传。倒是因为被曹操所杀，再经过《三国演义》的描写渲染，才成为家喻户晓的才子。生前寥落，死后哀荣，恐怕也是杨修始料未及的吧。

曹操为何要杀杨修？史书没有详细记载，即使在杨修被杀之后，曹操《与太尉杨彪书》也没有明确说明。于是杨修被杀，成为一桩历史疑

案。《三国演义》所谓的“杨修之死”，乃是小说家言，半是史实，半是虚构，不能据此判断杨修的死因。《与太尉杨彪书》所说：“吾制钟鼓之音，主簿宜守。而足下贤子，恃豪父之势，每不与吾同怀。”自然也只是杨修被杀的莫须有的罪名。《典略》说杨修“谦恭才博”，进入曹操麾下后，“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裴松之注引）。这说明杨修并没有依仗“豪父之势”，而是谦恭做人；虽身处多事之秋，作为丞相主簿，总揽内外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都能让曹操“称意”，这也说明杨修并非每每不与曹操“同怀”。应该说，起初，曹操对杨修是十分信任的，否则怎么可能让他“总知内外”？

那么杨修被杀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史书只是模模糊糊地说明两点：《典略》载：“（建安）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乃收杀之。”（《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裴松之注引）也就是说“漏泄言教”“交关诸侯”，才是被杀的真正原因。然而对于这两点原因还必须作具体分析。所谓“漏泄言教”，就是泄漏军事教令的机密，同《与太尉杨彪书》所谓“吾制钟鼓之音，主簿宜守”，应该有密切联系。然而《三国志》除了“鸡肋”一条，杨修触犯了曹操的军令禁忌，似乎与“漏泄言教”有所关联外，其他也别无所载。而被罗贯中写入《三国演义》，出自《世说新语·捷悟》的“一盒酥”事件、改造园门事件等，虽有名士恃才放旷的嫌疑，却与“漏泄言教”无关，并不足以因此而遭忌被杀。嫉贤妒能并非政治家所为，更何况当时正是用人之际，而曹操又一向标榜“唯才是举”呢！问题的关键在于“交关诸侯”。“诸侯”专指曹操已被封侯的诸子，“交关”就是交结封侯的诸子。“漏泄言教”实质上是“交关诸侯”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并非指泄露“鸡肋”之类的教令。

自从曹植私开司马门事件（见《临淄侯曹植犯禁令》）发生之后，曹操对于诸子可能出现“争夺太子”的问题引起了高度警惕。因为曹植私开司马门，并非名士的放旷任诞行为，而在“僭越”行为的背后隐藏着

一种对权力巅峰的渴望。所以曹操这时做了两件事：第一，自己率兵出征时总是将已经封侯的诸子带在身边，并且专门下达了《下诸侯长史令》，杜绝诸子部下因为猜度人主之心而选择“政治站队”现象，实际上是防备“兄弟阋于墙”的悲剧发生；第二，尽快落实太子封号，以平息其他封侯之子对于太子之位的觊觎之心。《立太子令》专门下达给具有特殊军事才能的曹彰，个中含义也特别值得玩味。因为诸子中，曹彰武功最为了得，专门下令给他，既是重视，也是警示。但是，在曹操看来，这件事并未到此画上圆满句号。因为在曹植和曹丕身后各有一批党羽，而以曹植的党羽最为活跃。杨修是其中最为出类拔萃的一员，颇受曹植青睐。《典略》载：“植故连缀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绝。”《世语》又载：“每当就植，虑事有阙，忖度太祖（曹操）意，豫作答教十余条，敕门下，教出以次答。教裁出，答已入，太祖怪其捷，推问始泄。”（《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裴松之注引）预先揣度曹操意图，然后协助曹植制定对策，这才是“漏泄言教”的本质。可见，杨修已经彻底裹入了太子之争的漩涡。

最为重要的一次：“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邳城一门，密敕门不得出，以观其所为。太子至门，不得出而还。修先戒植：‘若门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斩守者。’植从之。”（《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裴松之注引《世语》）曹操下达的两道敕令互相矛盾：一是下令不准任何人出城门，二是派遣丕、植二人出城门。也就是说，无论出城门，或不出城门，都违背曹操的敕令。然而，这两道敕令有本质不同，“遣太子及植各出邳城一门”是私家之令，不具有强制性；“密敕门不得出”是军令，具有强制性。曹操试图通过二人执行这一矛盾敕令的行为，考察二子品质。曹丕不因私令而否定军令，二者兼顾，既不因私废公，恪守“天威在颜”的为臣本分，且又行为宽厚；曹植则以私令而否定军令，顾此失彼，既因私废公，挑战了“天威”，又行为峻刻。可以说，杨修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既误人也误己。虑事洞若观火的曹操，一眼就看出这是杨修在背后作祟，

所以《世语》在叙述此事之后，特别点明“故修遂以交构赐死”。而《陈思王植传》又说：“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曹操既怀疑杨修对曹魏的忠贞，又因为他谋略过人，有可能在事有仓猝之时，使太子之位发生反转，即“虑终始之变”。加之，这一年三月，曹操出征刘备，十月返回洛阳途中已是病染沉疴，他不得不考虑为太子的顺利即位扫清障碍，所以杀杨修也就事有必然了。从卞王后后来给杨彪夫人的信，也可以推知，杨修被杀，是在军中。由此可见，曹操杀杨修在心理上已有点迫不及待了。杨修被杀百余日，即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也丢下亲手创造的偌大基业而撒手人寰。

杨修之死，并非曹操妒忌其才能，乃在于他卷入“太子之争”的事件太深，成为封建时代宫廷之争的牺牲品。其实，即使曹操不杀杨修，曹丕得势后也必然杀之。曹丕称帝之后，曹植的几位密友如丁廙、丁仪等，不都被族诛了么？相比而言，杨修还算幸运，毕竟曹操只杀了他一人。

有时，历史也会让人啼笑皆非。狂生祢衡，目空一切，唯推崇“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何曾想到后来三人却成为“白首同所归”的难友。所不同的是：祢衡狂悖，失之于不识人心，成为孤傲个性的牺牲品；孔融迂执，失之于不明时势，成为捍卫汉室的牺牲品；杨修不敏，失之于不能慎行，成为权力之争的牺牲品。三人之死，都可以说是屈死的冤魂，他们自己可能都不明白因何而死，历史却都给出了必死的理由。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作为封建统治者的曹操也有着狰狞的残忍。这显然又与他崇尚“申、商之术”的思想密切相关。

三、曹操的思想特点

从后世评价以及行为表现看，曹操的思想十分复杂。陈寿仅仅用“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概括其思想特点，既抓住关键，又过于简单。

曹操一生戎马倥偬，其价值取向在于“立功”而不在于“立言”，因此，除了《述志令》以外，我们很难看到他关于自己思想的直接表述。但是，如果考察行履，钩沉诗文，则可以看出曹操的思想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以儒家思想为底色，二是以申韩法术为核心，三是治乱与治平采用不同的治政方略。

1. 以儒家思想为底色

通经为吏，是两汉既定的举官方针。因此经学教育一直是两汉官学和私学的主要内容。万绳楠先生依据安徽亳州发现的曹氏宗族墓群，考定曹操在十四岁之前，在谯县曹氏宗族田庄中度过，主要学习小学和武学，打下了文才武略的基础。又依据《续汉书》，考定曹操十四岁以后，游学洛阳，入太学，为诸生。年二十举孝廉，为郎官，所走的“也正是东汉给太学生安排的一条做官的道路”^①。也就是说，无论是宗族小学，还是国家太学，学习的内容都是以经学为主。《曹操集》今存“好学明经”的残句，也能证明曹操早年以通经为学习目标。曹操被举孝廉之后，先后任顿丘令、议郎。光和元年（178），因为堂妹夫颍彊侯宋奇被诛，连坐免官而隐居故乡。然而，光和三年（180），灵帝诏命公卿举荐能通《尚书》《毛诗》《左氏》《穀梁春秋》者，征拜议郎。曹操因为“能明古学”，再次被征议郎。“古学”，即古文学。可见，曹操少年以学习经学为主，青年也因为博通经学而被举荐为官。无论从早期教育或立身之本上说，曹操的思想都是以经学为根基。

即使后来，曹操在军旅生涯中，也孜孜向学。《魏书》说，曹操“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诗书”，乃特指《诗经》《尚书》；“经传”，则指儒家经典及阐释经典的著作。这也说明，曹操虽博览群书，如“武策”之类，但“经传”始终是他阅读的对象。这也奠定了他以儒学为底色的思想特点。所以，他虽然出身宦官之家，却努力跻身于清流士林。曹操青少年在洛阳期间，也是清流士大夫和宦官集团斗争的白热化时期，他毫

不犹豫地参与同宦官集团的斗争。上文所列举的上书灵帝，或要求重审窦武、陈蕃被宦官所杀的冤案；或揭露“三公倾邪，货赂并存”，或切谏“三公所举奏专回避贵戚”。凡此都足以说明，青年曹操以仁人志士的儒学精神立身，行为的本质也与清流士大夫集团并无二致。

正是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度关山》：“天地间，人为贵，立君牧民，为之轨则。车辙马迹，经纬四极。黜陟幽明，黎庶繁息。於铎贤圣，总统邦域。封建五爵，井田刑狱。有燔丹书，无普赦赎。皋陶甫侯，何有失职？”渴望恢复上古社会君主圣明、大臣贤明、百姓休养生息的和谐社会状态，虽也浸透道墨二家的思想，但是上古大同、以民为本的思想则又属于儒家。而《对酒》：“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班白不负戴。”突出“仁政”“教化”“推恩”，则几乎完全出自孟子的仁政思想。

董卓之乱，以袁绍为首的各路军阀，在关东举义兵讨卓，天下震动；董卓也惊慌失措，劫持献帝西迁长安，以避义兵锋芒。然而，袁绍、袁术之流却踌躇不前，坐失良机，唯有曹操、孙坚与董卓死战。所以王夫之说：“天下皆举兵向卓，而能以躯命与卓争生死者，坚而已矣。其次则操而已矣。”（《读通鉴论》卷九）即使兵败汴水，为流矢所中，曹操仍然劝说张邈等人不得迟疑不进，丧失复兴汉室的期望。由此可见，曹操的行为与二袁有明显不同。二袁觊觎王室，欲假董卓之手灭亡汉室，以实现自己篡汉自立的野心；曹操则系心王室，意在清君侧，靖天下，恢复汉官威仪。所以王夫之又说：“当斯时，操固未有擅天下之心可知也。以操为早有擅天下之心者，因后事而归恶焉尔。”（《读通鉴论》卷九）当然，最受后代史学家误解的莫过于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

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接献帝，建都许昌。无论对汉室或曹操而言，都是历史的转折。事实上，曹操这一决策，当初未必包藏祸心，也并非仅

仅为了“令诸侯”而“挟天子”。“挟天子”固然可以获得政治话语权的优势，但是平定天下，勤心王室，的确是曹操早期的人生志向，这一思想在《善哉行》其二中得以体现。这年正月，曹操准备迎天子于许昌，因为董承、袁术的阻拦而愿望成空。“虽欲竭忠诚，欣公归其楚”，虽然欲尽忠而不得，却仍然为天子回到洛阳而欣慰。但是，“快人由为叹，抱情不得叙。显行天教人，谁知莫不绪。我愿何时随？此叹亦难处。今我将何照于光曜，释衔不如雨”，终究因为无法见到天子，怀抱忠贞之情而不能面呈；欲迎天子而不得，抱负成空；不知何时天光才能照耀我身，每念于此，内心的痛楚简直无法自抑！诗歌率性表达了这种不见天子的铭心刻骨之痛，发乎心而出乎诚，一片忠贞，斑斑可见。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曹操也是儒家“君君臣臣”的政治伦理的坚定恪守者。即使势力煊赫之后，也反复以儒家所称道的周公自比，恐怕未必都是掩人耳目的谎言。即使在被封魏王之后，他也不愿代汉自立。建安二十四年（219）冬，孙权上书称臣，曹操“以权书示外曰：‘是儿欲踞吾著火炉上邪！’”孙明君先生指出：“从史实看，曹操代汉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一是三国鼎立局面已形成，一时间三国无法互相吞并。二是在北方，曹操即戎三十余年，经营日久，早已是实际统治者。三是妨碍他文王事业的人物已被铲除（如荀彧、孔融），几起图谋汉的事变被及时扑灭。……而曹操却宁愿终生只作周文王。”^②显然，儒家政治伦理观念始终对曹操有着约束性的影响。

简要地说，曹操在教育背景、文化取向上，始终以经学为主体；在社会理想、政治伦理上，也是以儒家为旨归。所以，他的诗歌以及文章都渗透着大量的儒家思想，几乎涉及全部的经学著作，仅引用《论语》就达二十来条。即使后来治军揽“申、韩之术”，也仍然以儒学为底色。

2. 以申韩法术为核心

“申韩”，是指申不害和韩非，二人都是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法家思想萌生于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发展于战国时期的李悝、吴起，

至商鞅、慎到、申不害形成学派，韩非则集其大成。《韩非子》站在法家立场上，提出了系统的治国御民之术，为后来秦王朝的中央集权提供了完备的理论依据。汉承秦制，虽然在治国御民的过程中，有重儒术、重黄老以及重董仲舒新儒学之别，但是在中央集权和法律体制上，汉与秦并无二致，从而形成我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法家诞生后，中国文化早期以儒道法为核心——儒家尚礼，重伦理秩序；道家论道，重自然规律；法家崇术，重治国法则。后期以儒释道为核心——佛家主空，重心性修证，法家则以法权的形式融入政体之中，是以制度的形式存在，成为政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法家尚未融入政体之前，主要是以显性权力的方式，保证统治者意志的贯彻执行。富国强兵是法家的政治目标，以法御民是法家的思想核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是法家的制度准则。曹操虽以“申、韩之术”为核心，却不泥守传统，而是着力处理好以下三种关系：

第一，富国与足民的关系。富国强兵，是政治家重要的治国方略，所以在建安元年（196）定都许昌后，曹操的身份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一位为国讨逆的军阀转变为国家的实际执政者；思考问题的角度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由原来重视扩张势力、掠夺战争资源转变为如何治国御民。曹操执掌国家政权之后，推行的第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就是屯田制。建安元年，曹操下《置屯田令》，将其作为“强兵足食”的“定国之术”，并取得了极大成功，于是又由“军屯”而推行“民屯”，由政府配给土地、耕牛及其他生产工具，按照所配给的耕牛数目，交纳租粮。推行的第二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是抑制兼并。建安九年（204），曹操攻下邳城，占领整个冀州。冀州过去一直在袁绍统治下，土地兼并严重。由于东汉末年采用“户调制”（按户征收赋税），豪强世族，一是兼并土地，再租给农民耕种，农民既要向豪强交纳地租，又要为豪强交纳

政府税粮，双重赋税使农民“衒鬻家财，不足应命”；二是招揽流民，窝藏罪犯，使这些流民或罪犯由国家人口变成私人奴隶，豪强通过隐匿人口，逃避政府征收赋税，剥削其剩余劳动价值。所以曹操在打击土地兼并的同时，采取按亩征收的措施，“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抑兼并令》），从而杜绝了“弱民兼赋”的现象。既保证了国家税收，又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

由于当时连年征战，百姓流离失所，产生了大量流民，实行屯田，抑制土地兼并，既解决了流民的基本生活保障，打击了豪强世族势力，也增加了国家税收。这两项治国方略，客观上具有富国、足民的双重意义。

第二，法令和封赏的关系。曹操以法治军，不仅严厉，甚至严酷。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是他用兵的基本特点。曹操用兵善于翻空出奇，官渡之战、北征乌桓、安众大败张绣，都是以奇兵取胜的经典战例。然而，善用奇兵，固然取决于将帅的智谋勇武，也取决于严明的军纪和士卒的战斗素质。所以，曹操特别注重士卒的日常训练，即使日常训练，也特别注重号令的绝对权威。他认为，严格的行伍秩序是军威整肃的标志，号令则是行伍秩序形成的灵魂。《船战令》《步战令》正是水军、步兵训练的基本纲领。而且在每条命令后都要加上“违令者，斩”的执法要求。其军令之严厉，由此可见一斑。在军令的执行过程中，严格贯彻无论贵贱“一断于法”的执法原则。一次，军行于百姓麦田边，曹操命令“士卒无败麦，犯者死”。偏偏不巧，自己坐骑受惊，奔入麦田，不得已“割发代首”（《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曹瞒传》），以示严惩。当然，曹操严厉甚至严酷的军令只是治军的一个方面，他非常推崇管仲“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斗士食于功则卒轻死”（《论功德令》）的名言，所以对待谋士将帅诱之利禄，“定功行封”（《封功臣令》）；对待普通士卒则赏赐及时，“赏善不逾日”（《孙子兵法·火攻》注）。通过

封赏，一方面树立权威，激励士气；另一方面指挥三军，“若使一人”（《孙子兵法·九地》注），从而完成与士大夫“共定天下”的宏伟蓝图。此外，在《军谡令》《存恤令》中，他还下令抚恤牺牲将士遗孤、延续将士香火，免除将士的后顾之忧。

军令严酷，赏罚分明，既建立了完整的法令体系，使三军将士畏于权威，保证法令的畅通；又利用了趋利避害的人性特点，使三军将士诱于利益，保证法令的自觉执行，从而建立一支军纪严明、士气高昂、冲锋轻死的军队。

第三，唯才和唯行的关系。不重德行，唯才是举，是曹操用人的一大特点。然而，要以赏罚为杠杆，建立合理高效的人才队伍，就必须处理好唯才与唯行的关系。曹操是汉代以来公开宣称“明扬仄陋，唯才是举”的第一人。他三次下令招纳贤才：第一次是建安十五年（210）。赤壁之战失败后，曹操反思战争失利的原因，固然有瘟疫、北方军士不习水战等客观因素，但是缺乏明断直谏、运筹帷幄的英才，也是重要原因。所以，曹操数次遗书荀彧，追思郭嘉，甚至认为假使郭嘉在世，不会遭此败北。于是下《求贤令》，强调“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另一方面又注意笼络荆州北归人才，宣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第二次是建安十九年（214）。曹操被封魏公之后，希望在魏国内部建立一套完整的等同于朝廷的官僚体系，人才问题再次凸显出来。于是，曹操又下《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敕令有司选择“进取之士”，不可因为“士有偏短”而弃之不用，希望建立一支高效的官僚体系，使“士无遗滞，官无废业”，将魏国打造成能够超越汉室的独立王国。第三次是建安二十二年（217）。建安二十一年，曹操为魏王，乌桓、匈奴单于都来朝见，魏王已俨然乎天子。历史发生了转向，他的心态也随之转向。可以毫不冤枉说，曹操虽终身没有代汉自立，但是在这一时期，不臣之心已隐隐开始膨胀。于是又下《求逸才令》，一是求逸才于民间，二是拔

高才于行伍，三是擢异才于污浊。举才标准一如既往，举才范围却进一步扩大了。

对于曹操来说，举才的目的是为我所用，因此一旦人才入我彀中，考察的标准唯在于“行”，即人才的实际行动能力。不尚浮华清谈，听言责事，举名责实，或可运筹帷幄，或能攻城野战，或堪牧民治政，是曹操考察人才能力的基本准则。在他的麾下，荀彧、郭嘉、田畴等以运筹帷幄胜；夏侯惇、曹仁、徐晃等以攻城野战胜；枣祗、任峻、吕虔等以治政牧民胜。功利主义，是曹操根深蒂固的人才观。不问来历，唯论事功。所以，夏侯渊平定陇右，《褒夏侯渊令》赞美说：“宋建造为乱逆三十余年，渊一举灭之，虎步关右，所向无前。”甚至谦称自己也有所不及。然而，渊守汉中，失地丧身，《军策令》又贬之说：“渊本非能用兵也，军中呼为‘白地将军’。”成则为龙，败则为虫。夏侯渊是曹操同乡，毕生矢志不渝地追随曹操，待之尚且如此，他人更不待言。他曾明确告诫其子：“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欲有所私。”（《诸儿令》）这是典型的“一断于法”的法家观念。

由上可见，曹操虽“揽申、韩之术”，但又有汲取，有扬弃。比如他采取的强兵富国方略，不是建立在掠夺百姓，而是建立在“足民”的基础上，使其法家思想浸透“民本”的色调，而且其轻德重才的人才观念也不能算是主调，只是生遭乱世，所采用的战时政策而已。

3. 治乱与治平采取不同谋略，是曹操思想的本质特点

曹操所恪守的治乱和治平的不同谋略，又集中在举荐人才和意识形态两个方面。

在举荐人才上，“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论功德论》）。国家安宁，用人必重德操；多事之秋，用人必先事功。实际上这是曹操总结前人经验所得出的结论。管仲爱财好色，宁戚出身微贱，协助桓公成就霸业；酈生高阳酒徒，陈平身负污辱，辅佐高祖夺取天下。所以曹操的人才观，后人多有认同。如贞观六年（633），魏徵回答太宗如何为官择人时也说：

“乱代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贞观政要》卷三）此外，尚须说明两点：一是曹操麾下真正道德亏损者并不多见，其令人切齿者唯有郗虑、路粹二人。郗虑虽非曹操麾下，在政治上却属于曹操死党。建安十三年（208），曹操为丞相，郗虑为御史大夫，郗虑望风承旨，立即着手打击曹操政敌孔融，先“以微法奏免融官”，然后又构陷孔融，竟夷其族；建安十八年（213），又亲手替曹操除伏皇后、鸩杀太子，皇后家族死者数百人。路粹是曹操的军谋祭酒，其为人虽然没有郗虑毒辣，但是人格卑下却毋庸置疑。构陷孔融的奏表正出自路粹之手，所以孔融《临终诗》曾用“三人成虎”的比喻，表达对路粹深文周纳、罗织罪名的愤怒。路粹这种凿空坐实、颠倒是非的手段，令当时士林颇为不齿，以至于韦诞以“性颇忿鸷”即本性狭隘凶狠评价他。但是，遍检《三国志》，在曹操阵营中如郗虑、路粹者并不多见。二是曹操取士始终坚持唯德唯才的双重标准，如《表称乐进于禁张辽》“质忠性一，守执节义”；称赞荀攸具有“温良恭俭让”的品质（《又称荀攸令》）。特别具有代表性的是崔琰和毛玠。崔琰少学于郑玄，早年被袁绍所辟，曹操破邳，辟为从事别驾，后擢为东曹掾。曹操《授崔琰东曹掾教》说：“君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贪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斯可以率时者已。”由此可知，崔琰以儒学立身，有伯夷之廉，史鱼之直，守经据古，不阿当世。所以任为东曹掾，就希望为天下士子树立楷模。毛玠少为县吏，即以清廉公正著称，后来避乱鲁阳，曹操辟为治中从事，后擢为东曹掾，与崔琰共掌官吏选举。二人所举荐官吏，都是以儒家立身的清廉公正之士，因此“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曹操感叹：“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三国志·魏书·毛玠传》）崔琰、毛玠不仅自己以儒学立身而受到曹操重用，且举官以儒学文士为主体而受到曹操的赞赏。这就深刻反映了曹操后期取士的微妙变化。

不拘一格的用人制度，是曹操磊落胸襟的重要表现。其《薤露诗》

追述汉衰的历史教训，“惟汉廿二载，所任诚不专”，所任非人，是汉室式微的重要原因。唯因如此，曹操治理军政，以用人为首。其用人也，据其大节，不拘小谨，且持正公平，不因私废公。《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记载：“初，陈群非嘉不治行检，数廷诉嘉，嘉意自若。太祖愈益重之，然以群能持正，亦悦焉。”郭嘉是重要谋士，曾在北征乌桓时，建立奇功。不幸早逝，曹操忧伤不已。《又与荀彧悼郭嘉书》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见时事、兵事，过绝于人。”但是郭嘉生前，因行为不重操守品行，而数次遭到陈群弹劾，曹操既推重郭嘉的坦然通脱，又欣赏陈群的执法持正。尊重人才的个性，秉持法律的严明，是曹操用人和治政的一贯作风。他曾高调宣称：“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欲有所私。”所以曹植私开司马门，他愤怒地说，“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今“令吾异目视此儿矣”（《临淄侯曹植犯禁令》）。曹操求贤若渴，且又不求全责备。取士的标准始终是“有治国用兵之术”，且勇于“进取”。不论出身，“明扬仄陋，唯才是举”；不论德行，不仅“被褐怀玉”者可用之，“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者亦可用之。我们对曹操的用人政策，曾产生诸多误解，认为曹操取士重才轻德。其实，曹操乃鉴于“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的历史教训，汲取历代乱世帝王取士经验而做出的基本判断。稽之史实，前代乱世中的帝王、诸侯用人无不重才轻德，即使龙飞于泗水的汉高祖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前人用而不言，唯有曹操开诚布公地颁布了取士“告示”而已。这是其胆略过人处，也是其性格通脱处。

总之，无论从官僚队伍的人员构成看，还是从后期举官政策的变化看，曹操的实际行为与所宣称的人才政策，都有不小的错位。不仅注重“赏事功”和“尚德行”二者并举，后期还由“赏事功”逐步向“尚德行”位移。实际上他已经为治平之世的到来，做好了官僚队伍建设上的准备，为后来曹丕禅汉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政治遗产。

在意识形态上，“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拜高柔为理曹掾令》）。汉末乱世，虽然儒学从意识形态的主体上跌落下来，但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却积淀于社会心理之中。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成为国家的实际统治者之后，不仅明确宣称效法前贤，效忠王室，如《述志令》曰：“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而且采用“治定”“拨乱”的不同治国方略，笔者对此曾有专门论述^③。所谓“治定”，正是曹操试图从意识形态的层面复兴儒学。为此采用了四种基本方式：一是从行为层面推行儒家伦理。《让礼令》说：“里谚曰：‘让礼一寸，得礼一尺。’斯合经之要矣。”曹操引用里谚，说明谦让从自我做起，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让”是孔子提倡的五种行为（温良恭俭让）原则之一，提倡礼让是儒家的基本伦理精神。二是从出处层面倡导儒家道德。《让礼令》又说：“辞爵逃禄，不以利累名、不以位亏德之谓让。”虽然儒家并不否定“名”，“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然而这里的“名”是道德之名，而不是浮华之名；儒家也不否定“位”，“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然而前提是“为政以德”。所以曹操强调，无论是出世——功成身退，还是入世——身在其位，都必须以“义”为先，以“德”为本。三是从社会层面树立儒家人格。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北征乌桓，途径卢植故乡涿郡，立即命令丞掾祭奠卢植，重修坟陵。乃因为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是国家贞正耿直之臣（《修卢植坟墓令》）。四是从教育层面复兴先王之道。社会动乱破坏了国家教育体系，时局稍安，曹操马上兴办学校，推行儒学。建安八年（203），颁布《建学令》，对于动乱所造成的儒家伦理道德的毁颓，痛心疾首，所以下令建立学校，“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

可见，无论在意识形态的建设上，还是在君臣观念的认同上，曹操

的思想根柢也仍然建立在以儒学为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只是不再株守传统的礼法之用，因时适变而已。即使后期，权力膨胀已失去制约，不臣之心也潜滋暗长，曹操始终没有代汉自立，其中儒学思想的潜在约束力量也是原因之一。

刘振东认为：“曹操并不像某些割据者那样仅仅引用一些经典条文作为虚饰，而是把自己从法家那里吸收来的行为原则与儒家的基底结合起来，以原始儒家的观念作为法家行为的依据。”^④ 简单地说，将申韩之术叠加在儒学的底色上，唯才是举的口号仍然包裹着儒家道德准则。所以曹操的思想虽错综复杂，然以儒为体，以法为用，则是其显著的思想特点。这对后代统治者的治国御民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也是曹操的历史贡献之一。

四、曹操的历史贡献

从历史横断面上考察，曹操的历史贡献主要在于极力维护汉末的国家统一上。他虽然有强烈的政治利己主义倾向，后期也有鲜明的不臣之心，但是安邦定国、统一天下却是矢志不渝的人生理想。这主要表现在维护汉室稳定、重建国家制度、平定军阀割据三个方面。所谓“奸雄”，只是后人强行贴上的政治标签而已。

在维护汉室稳定上，曹操始终如一。曹操虽也崛起于汉末动乱，但并非如二袁、刘表、孙权、刘备那样，企图割据一方，觊觎皇权，而是始终以“周公吐哺”的热忱，追求“天下归心”的政治向心力，坚定地维护汉室稳定，追求国家统一。

曹操的政治生涯集中于灵帝和献帝两代。东汉自和帝之后，外戚、宦官交相把持朝政。到了桓灵之际，经过两次党锢之祸，“主荒政繆，国命委于阹寺”（《后汉书·党锢列传》），终于在灵帝光和七年（184），

爆发了黄巾起义。自此，曾经煊赫的汉代王朝彻底走向衰落，皇权也成为各路军阀的逐鹿对象。但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曹操始终坚定地维护汉室稳定，至少在形式上为保持国家完整做出了杰出贡献。

中平五年（188），冀州刺史王芬等人，密谋乘灵帝北巡之时，废灵帝、诛宦官而另立合肥侯为君。并企图拉拢曹操，结成政治联盟，曹操不仅严词拒绝，而且申述利害，既表现出对汉室的忠心耿耿，也显现出政治上的远见卓识（见《与王芬书》）。王夫之指出：“王芬……废帝立合肥侯，使其成也，亦董卓也，天下且亟起而诛之，其亡且速于董卓。”（《读通鉴论》卷八）这时，董卓之乱尚未发生，如若废灵帝而另立新的国君，必然给社会带来剧烈的动荡，其性质等同于后来的董卓之乱，其恶果更超过董卓之乱。初平二年（191），袁绍、韩馥又谋废献帝，立幽州牧刘虞为帝，曹操又作《与袁绍书》再次严词拒绝。后来，袁绍得到一枚皇帝玉玺，公然向曹操炫耀，曹操看清了袁绍企图僭越称帝的政治野心，立即与之分道扬镳，并由此产生了灭袁之心。《蒿里行》所说的“刻玺于北方”，即指此事。建安五年（200）发生著名的官渡之战，就是为了阻止袁绍企图举兵攻打许昌。而消灭袁绍，本质上也是为汉室清除政治异己，维护汉室稳定。此外，建安二年（197），袁术在淮南僭越称帝，曹操亲自率兵征讨，破军斩将，袁术被迫取消帝号，最后穷途末路而死。曹操《述志令》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虽然语气倨傲，却也符合基本历史事实。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即使是势力鼎盛、独断朝纲之时，曹操也仍然坚持维护汉室稳定和国家统一。他经常自比周公、齐桓，对他们始终如一地奉事周室赞赏不已，“周西伯昌，怀此盛德。……犹奉事殷，论叙其美”；“齐桓之功，为霸之首。……正而不谄，其德传称”（《短歌行》），所奉行的乃是“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足垂于后”（《述志令》）的人生理想。

恩格斯指出：“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而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在封建主义表层下形成着的一切革命因素都倾向王权，正像王权倾向它们一样。”^⑤在天下分崩的态势下，维护代表着秩序的汉室完整，对于有效阻止国家的进一步分裂，有非常积极的历史意义。就历史本质而言，是代表“在封建主义表层下”的“革命因素”。曹操毕生追求国家统一，虽统一之志不遂，令人扼腕叹息，然所开创的曹魏基业，则在政治上、军事上和制度上奠定了西晋统一的基础。

在重建国家制度上，曹操贡献突出。建安元年（196），他迎接天子，建都许昌。此前，学界多强调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一面。用一“挟”字凸显曹操的政治野心，似乎迎天子、都许昌，唯在获取压倒其他军阀的政治优势，完全忽略了曹操此举对于重建汉末王朝国家制度的意义。

中平六年（189），灵帝崩，少帝刘辩即位，何进专权，汉室已经衰微。何进志大才疏，优柔寡断，谋诛宦官不成，不仅自己身死宦官之手，而且少帝也遭宦官张让、段珪劫持，奔走小平津。经卢植奋力救驾，才狼狈不堪地返回京城。然而，回到京城，旋即遭到董卓废黜，另立陈留王，是为献帝。董卓狼戾不仁，滥杀朝臣，淫乱宫闱，朝政更是混乱不堪，王权已经完全旁落。初平元年（190），关东起兵讨伐董卓，卓弑杀少帝、皇后，焚毁洛阳宫室，发掘汉室陵墓，迁天子于长安。初平三年（192），董卓被杀，其部下李傕、郭汜又攻陷长安，互相残杀，致使吏民死者万余人。更有甚者，李傕竟然将天子扣押军中，作为人质，“烧宫殿城门，略官寺，尽收乘輿服御物置其家”（《三国志·魏书·董卓传》）。后来，献帝虽然侥幸出奔杨奉营中，并与杨奉、董承返回洛阳，然而途中又兵败于弘农曹阳，李傕等“纵兵杀公卿百官，略宫人”，最后天子栖栖遑遑地进入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州郡

各拥兵自卫，莫有至者。饥穷稍甚，尚书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饥死墙壁间”。正是在这时，曹操“乃迎天子都许”（《三国志·魏书·董卓传》）。

回顾这一段历史，可以看出：第一，经过何进、董卓、李傕和郭汜之乱，两京倾覆，天子播荡，如此狼狈，何曾有半点“汉官威仪”？第二，兵败曹阳之后，唯有“太尉杨彪、太仆韩融近臣从者十余人”，朝廷官僚体系摧毁殆尽，何曾存在半点“国家职能”？第三，朝廷官员回到洛阳，居食无着，宫中官吏竟然饿毙于残墙断壁之下，天子也朝不保夕，何曾能行使自己的半点“皇权意志”？第四，天子几乎深陷绝路，朝廷几乎彻底崩溃，而“州郡各拥兵自卫，莫有至者”，即使是出身四世三公的袁绍，也不愿听从部下郭图的建议，迎天子都邺，昔日王公大臣，何曾有一人真正“赴身国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时的汉王朝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距离灭亡仅仅一步之遥了。

正是在危急时刻，曹操击破汝南、颍川的黄巾军，迎天子于洛阳，才使天子得以绝处逢生，才使王朝免于覆亡。后来，因洛阳残破，不得已迁都许昌。定都许昌之后，曹操一方面将家中所收藏的宫中器物奉献朝廷，以恢复天子的汉官威仪（见《上器物表》《上杂物疏》）；另一方面又着手重建朝廷的官僚体系，“至是宗庙社稷制度始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可以说，董卓乱政之后，是曹操将汉王朝从垂死的边缘拉回到正常的国家轨道，恢复了几已丧失殆尽的国家制度和皇权意志。王夫之论曹操说：“出天子于棘篱饥困之中，犹得奉宗庙者二十余年，不但以折群雄之僭，即忠义之士，怀愤欲起。”（《读通鉴论》卷九）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曹操也居功至伟。

建安十八年（213），献帝册封曹操为魏公，将“遂迁许都，造我京畿，设官兆祀，不失旧物，天地鬼神于是获义”，作为“此又君之功”，称赞“君有定天下之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恐怕不仅仅是公文客套，也陈述了一个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如果历史可以假设，如若

没有曹操，汉朝王室恐怕早已万劫不复了。后来，因为曹丕禅汉建魏，历史学家或因史识有限，或因时代原因而别有政治寄托，将曹操这一段历史贡献也一笔抹煞了。假如摆脱传统的忠君观念，即使曹丕代汉又如何？兵未血刃，朝无冤魂，顺利完成历史性的过渡。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七说：“操起兵于汉祚垂绝之后，力征经营，延汉祚者二十余年，然后代之。司马氏当魏室未衰，乘机窃权，废一帝，弑一帝，而夺其位，比之于操，其功罪不可同日语矣。”比较曹氏和司马氏在换代之际的不同表现，其功过是非立即判然分明。

在平定军阀割据上，曹操无人可比。他一生戎马倥偬，亲冒矢石，九死一生。早年起兵讨伐董卓，举身奔赴国难。建安以后，征袁术，讨袁绍，擒吕布，降张绣，北征乌桓三郡，南下荆州刘表，西取汉中张鲁，虽有赤壁之败，其志不遂，最终形成三国鼎立的地域格局，但是在统一北方、结束军阀割据上，仍然是他人无可比拟的。尤其是曹操北灭乌桓，兵平凉州，单于请和，北夷来朝，不仅统一了中国北方，而且平定了汉代以来一直棘手的北方边患。在讨伐逆贼、平定军阀的战争中，曹操之所以取得辉煌成就，主要有三点超越群雄：

第一，高屋建瓴的战略眼光。曹操能够在汉末群雄中脱颖而出，主要取决于每在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都能以超越常人的政治睿智，洞察军事发展的战略走向。他分析军事态势，能摆脱单纯的军事视野，而从整体战略着眼。董卓乱政，关东举兵，推袁绍为盟主。然而，各路军阀各怀野心，造成“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蒿里行》）的延宕局面。曹操劝袁绍说：“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董卓的战略失误在于：不能以王室为核心凝聚政治向心力，不能依凭周代赖以存国

的山川之险，反而“焚烧宫室，劫迁天子”，不仅造成天下动荡，更重要的是摧毁了皇帝偶像，丧失了士民依附皇权的政治凝聚力，从而自蹈险境，故可“一战而天下定”。然而，袁绍色厉内荏，外强中干，当断不断，丧失了击败董卓的良机。所以王夫之说：“及其集山东之兵，声震天下，董卓畏缩而劫帝西迁以避之，使乘其播迁易溃之势，速进而扑之，卓其能稽天讨乎？”（《读通鉴论》卷九）纵观之，曹操的分析预示了董卓必然失败的结局，能从战略位置、政治资源、人心向背上，洞察军事大势，何其高屋建瓴！非大政治家不可识之。

第二，师出正义的战争策略。曹操征战大多所战必捷，并非仅仅在于善用奇谋，也在于深谙“失道寡助”的人心向背，故每次举兵，至少在名义上师出有名。建安之前，曹操绝少为抢夺地盘人口而同室操戈。王夫之在分析袁绍、曹操用兵方略的不同时说：“起兵诛卓之时，……关东诸将连屯以偕处，未有衅也，而绍首祸而夺韩馥之冀州；先诸将而内讷者，无赖之公孙瓒也，而绍诱之以首难。……鲍信曰：‘袁绍自生乱，是复有一卓也。’……而操岂绍比哉？诸将方争据地以相噬，操所用力以攻者，黑山白绕也，兖州黄巾也。未尝一矢加于同事之诸侯。”（《读通鉴论》卷九）举义兵讨伐董卓，最初挑起内讷者，虽是公孙瓒，却由袁绍引起；袁绍巧夺韩馥统治的冀州，又首开军阀抢夺地盘、割据为主的灾难。所以鲍信愤怒地指责袁绍自生祸乱，罪同董卓。曹操则不然，不同室操戈，在袁绍胁迫韩馥巧夺冀州时，黑山贼寇于毒、白绕、眭固等十余万人进攻魏郡、东郡，曹操亲自率兵先破白绕，次年又大败于毒、眭固。曹操所征讨对象是汉室的逆贼，所占领地盘是逆贼的巢穴，与袁绍的军事行为大相径庭。所以，二人有本质的不同。建安之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奉辞伐命。如建安二年（197），袁术僭称帝号，曹操率军东征，大破之。术被迫取消帝号，不久病亡。在战争方略上，曹操往往善于利用对方的不义之举而兴兵征讨，未战即占据了战争伦理的正义制高点。之

所以和袁绍发生著名的官渡之战，并最终占领袁氏苦心经营的冀州老巢邺城，是因为“是时袁绍既并公孙瓒，兼四州之地，众十余万，将进军攻许”（《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袁绍虽是曹操劲敌，但名义上仍是朝廷命臣，所以绍不举兵来犯，操也按兵不动。而现在绍要率兵攻许，许昌是天子之所在，汉室之都城，显然师出无名，所以就战争伦理而言，双方未战，正义的天平已经向曹操倾斜。王夫之说：“绍导之，操乃应之；绍先之，操乃乘之；微绍之逆，操不先动。虽操之雄杰智计长于绍哉！抑操犹知名义之不可自我而干，而绍不知也。”（《读通鉴论》卷九）将政治策略有效地运用于军事，正是曹操的高明处，岂止于纵奇兵火烧乌巢！

第三，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自初平元年（190）正月征讨董卓算起，至建安二十五年（220）元月去世，曹操在马背上整整度过三十春秋。三十年，马不解鞍，人不离甲，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数次负伤，几经困厄，其艰苦卓绝，非常人所能想象！我们在读曹操北征乌桓凯旋途中，经过碣石所作的《步出夏门行·观沧海》，感叹其“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吞吐日月、包举星汉的壮阔境界，何曾想到北征乌桓的过程何其艰辛备至！曹操大军直至白狼山，才被乌桓发现。乌桓仓促应战，大败而逃，曹军直捣柳城，平定三郡。战果无疑非常辉煌，然而如若还原其历史场景，其征战过程的艰难险阻几乎难以想象！从《苦寒行》也可以看出，建安十一年（206）正月北征高干途经壶口关的艰险历程。“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是何其险象环生；“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是何其艰辛备至。此外，东征孙权的赤壁之败，南征汉中的得而复失，今天我们所见的历史涟漪，在当时无不是裂石崩云。可以说，每一次战争都是一次历险，既有亲冒矢石的生命危险，又有披荆斩棘的征战艰辛。曹操军旅人生的辉煌，浸润着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若无超绝常人的意志、壮心不已的情怀、坚定不移的理想，怎么可能历经艰险而百折不挠！

曹操之所以超越群雄，就在于这种坚定不移的理想——平定内乱，维护汉室稳定；重整山河，实现国家统一。可惜，赤壁之战，折断了曹操的理想翅膀，使其壮志未遂。但是，赤壁之战后所形成的三国鼎立的政治格局，虽没有结束战乱，却相对结束了军阀混战的局面，各自建立相对宁静的内部环境，仍然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而曹操所建立的曹魏，正是以政治上的血统优势、疆域上的相对辽阔、经济上的发展繁荣、军事上的雄厚实力，超越吴蜀，为后来西晋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这是时人无与伦比的历史贡献。

简单地给曹操贴上“奸雄”的标签，实在有失公允。王夫之曾经对曹操和袁绍作了定性评价：“所谓雄桀者，虽怀不测之情，而固可以名义驭也。明主起而驭之，功业立，而其人之大节亦终赖以全。惟贪利乐祸不恤名义者为不可驭之使调良。……曹操可驭者也，袁绍不可驭者也。”（《读通鉴论》卷九）这里有三点：一是将曹操、袁绍视之为雄杰，说明王夫之评价历史人物，不以政治伦理为标签，而是以历史影响为准则；二是雄杰的忠奸，除了“贪利乐祸不恤名义者”以外，还取决于君主能否善于借助“名义”（名节忠义）驾驭雄杰；三是袁绍是“不恤名义”者，故君主不可驾驭；曹操则是“恤于名义”者，故可以驾驭。也就是说，曹操始终顾及自己的名节忠义。这也就是上文所说，曹操平定军阀、重构秩序、稳定汉室，始终是在挟“天子”的大旗之下，若遇明主，则功业可立，大节可全，然而偏偏身遭庸主，最终虽功业辉煌，却大节有亏。

纵观曹操出仕之后，其人生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熹平三年至中平六年（20—35岁），先后除洛阳北部尉、顿丘令，拜议郎、典军校尉；董卓进京之后，又迁骁骑校尉。曹操见董卓专权，朝政日非，便弃官，变易姓名，从偏僻小路东归故乡。这一时期，曹操在官执法严厉，不避豪强；表奏时政，辞正义刚；廉洁正直，忠心朝廷。第二阶段，初平元年至兴平二年（36—41岁），举兵讨董卓，先后代理奋武将军、东郡

太守、领兖州牧。这一时期，他为国讨逆，奋不顾身；拒绝废立，心系王室。第三阶段，建安元年至十七年（42—58岁），先后封大将军、武平侯，迁官司空、领冀州牧，后罢三公，为丞相。这一时期，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征袁术、讨袁绍，北征乌桓，南征刘表，扫荡天下，统一北方，虽专权朝政，却无不臣之心。第四阶段，建安十八年至二十五年（59—66岁），先封为魏公，加九锡；后封魏王；再是献帝诏魏王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蹕；又命冕用十二旒，备天子乘舆。这一时期，曹操逐步走向国家政治舞台的中心，献帝逐渐被傀儡化。

回顾曹操的人生历程，可以清楚看出，他的前两个人生阶段，志在王室，始终以恢复和维护“汉官威仪”作为政治核心。后两个阶段，曹操的政治取向逐渐偏移，迎接天子建都许昌，扫荡天下，仍然志在恢复国家秩序，虽然在宫廷之争中，杀戮异己，手段残忍，但其志仍不在迁移汉鼎。其中有一个历史细节特别值得留心：因为曹操大肆屠戮朝廷政敌，引起献帝不满。一次（建安十九年）曹操因事入见献帝，献帝愤怒地对曹操说：“你若能辅佐我，是你的厚德；若不能，就请你施恩留我条生路，自立为君吧。”曹操听后大惊失色，出宫之后，“顾左右，汗流浹背，自后不敢复朝请”（《后汉书·皇后纪·献帝伏皇后》）。这说明：献帝虽弱，威严犹在，曹操也唯恐成为汉室“逆臣”，此后不再入朝面君，就是因为惧怕献帝洞穿他的不臣之心。后来，情况发生了逆转。曹操被封魏王之后，献帝一次次的诏命，将曹操抬到了准天子的地位。对献帝来说，这固然有不得已的原因，但是献帝本来“可以名义驭之”，因为平庸暗弱的性格，苟且偷生的心态，驾驭能力的匮乏，使他最终放弃了“名义驭之”的机会。不仅如此，献帝诏令“设天子旌旗”“备天子乘舆”之类的赏赐，实际上默认甚至纵容了曹操的不臣之心，直接导致了曹操政治野心的膨胀。从某种意义上说，曹丕的江山乃是献帝拱手相让的。

其实，许劭当年以“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评价曹操，语虽不恭，却并未否定其雄杰的一面，所以曹操欣喜地接受了这一评价。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对于玩弄政治权术的人来说，所谓“奸”，小则为狡，是乱世的生存策略；大则为智，是隐蔽于政治背后的方略。何以“奸雄”一直成为曹操挥之不去的阴魂？如何评价曹操，田余庆先生提出了两条基本标准：“第一，主要看他比他的先辈多做了哪些好事？而不是看他做了哪些别人都做过的坏事；第二，主要看他所作所为的客观作用，而不是看主观动机。”^⑥ 仅此而言，在汉末动乱中，唯有曹操堪称扭转乾坤的人物。

评价历史人物必须有一个基本维度：就是以历史发展为基点，而不是以道德评判为准绳。诚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于历史的解读，无可避免地会受当代意识形态的深层影响，以及由此而衍生的道德伦理的评判；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除了上述既定的影响之外，又往往抽去了历史人物的生存环境和活动空间，从纯粹理性批判的角度，有意或无意地将历史人物的某一方面加以“放大”，结果丰满的历史人物成为一个历史符号，致使我们在研究历史人物时，永远无法回到历史的“原点”上。所以，真正要准确评价历史人物，就必须剥离观念的桎梏，回归历史的语境，在历史场景的有限复原中，扪及历史的真相和人物的灵魂。评价古代文学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五、曹操的文学成就

“外定武功，内兴文学”，是曹操辉煌人生的两个方面。所以，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的文学成就集中于诗歌和文章，仔细考察，二者又有不同：诗主言志抒情，文主记事写实，在内容上有表现和再现的差别；诗思壮浪飞动，文思细密严

谨，在表达上有跌宕和平实的差异；诗境沉雄抑扬，文境气势充沛，在风格上有浪漫和现实的不同。然而，二者都记录了真实复杂的历史人生，反映了鲜明独特的胸襟个性，形成了辞刚义正、气壮境雄的审美风格。因此，研究曹操的文学创作具有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意义。

曹操诗歌的题材有记事、游仙、言志、咏史。其中，变幻历史的书写、风云人生的呈示、壮士之情的抒发，使其诗歌表现出鲜明的主体性。

曹操诗歌的历史书写有两种形式：一是社会现实的真实揭露。《薤露》不仅将董卓乱政悖逆、弑君毁都，造成国家倾覆、帝庙焚毁的剧烈社会动荡，触目惊心地点呈现在眼前，而且在对何进沐猴而冠、志大才疏的愤怒批判中，深刻揭示了朝廷所用非人、造成汉室衰微的深层原因。《蒿里行》描述了关东义兵征讨董卓的过程，揭露了盟军由各怀私利、观望不前，到争权夺地、互相残杀，再到操纵王室、僭越称帝的历史过程，而且还将笔触伸向军阀混战所造成的人口锐减、社会凋敝等更为广阔的背景之上。这类诗歌数量虽少，意义却很重要，是最早以诗歌形式记录下汉末的历史变幻，所以后人评价为“汉末史诗”。这种写实的诗风直接影响了“建安七子”以及女诗人蔡琰。

另一是社会蓝图的虚拟想象。曹操早期的政治理想几乎全部集中在有限的几首诗歌中。如《度关山》批评后代法律繁复、役民为君、世风奢靡的同时，也勾勒了理想中的上古和谐社会。上古圣君“总统邦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政权集中于皇帝之手。“天地间，人为贵”的民本思想是核心的治政理念，“封建五爵，井田刑狱”是基本的社会结构。通过“黜陟幽明”建立一套合理的官僚体系，达到“黎庶繁息”的欣欣向荣的社会景象。虽有刑狱制度，却无所用之。显然，在虚拟的社会蓝图中，曹操表达了向往君主集权的国家理想、举贤黜邪的吏制理想和与民休息的社会理想。在《对酒》中，曹操所想象的理想社会：在政治体系上，君贤臣忠，官吏爱民；在经济基础上，仓

廩殷实，百姓安康；在自然环境上，风调雨顺，百谷丰登；在人文教化上，礼让孝悌，民风淳朴。这里没有战争，囹圄空虚，呈现出一片和谐繁荣、熙熙鼓腹的盛世图景。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称之为“政治诗”，并认为是曹操诗作中“最坏”的一类。其实，这类诗歌艺术虽然粗糙，但是对于明了曹操思想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散文化的表达形式，不仅表现出曹操通脱的性格，对后代诗歌形式的影响也十分深远。

曹操乐府的写实与唐代乐府的写实大不相同。唐代乐府往往是再现现实如杜甫，“卒章显其志”如白居易，抒情主体游离于写实之外；曹操乐府却是表现现实，叙事以言志，抒情主体融贯于写实之中。所以，曹操乐府的历史书写也蕴含人生风云。无论《薤露》还是《蒿里行》，所描绘的现实图景或具有强烈的主观思想，或闪烁作者的自我身影。特别是《蒿里行》，诗人独立苍茫时的期待、失望，直至愤怒、忧伤浸透在字里行间，而诗人叱咤风云的人生也隐蔽在历史写实之中。部分乐府诗还直接描述了自己风云人生的经历，立体地呈现了一位英雄形象的不同侧面。虽然数量不多，内容却广泛涉及战争和政治的诸多方面。直接描写战争题材的诗篇除了《蒿里行》之外，尚留下出征高干途中所作的《苦寒行》，北征乌桓凯旋于塞外所作的《却东西门行》，以及入塞之后所作的《步出夏门行》。这类诗既没有如乐府《战城南》那样渲染厮杀之后战阵的悲壮，也没有曹植《白马篇》那样描写临阵之时将士的勇武，而是着力描述战前行役的艰苦卓绝（如《苦寒行》），以及战后凯旋的乐观精神（如《步出夏门行》）。

曹操后期的政治诗不再是虚拟想象的社会蓝图，而是身居丞相高位之后的政治宣言。其中既鼓荡着“一匡天下”的壮志，也包含着举贤授能、助我“一匡天下”的理想。比如《短歌行》二首，后一首热情洋溢地歌颂周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伟大成就，以及“修奉献，臣节不坠”的恪守臣节。虽然也推崇晋

文公“威服诸侯，师之者尊”，却又无情地批判其“河阳之会，诈称周王”的僭越行为，特别强调“小白不敢尔，天威在颜咫尺”的对王室的忠贞不渝。前一首则以深情的笔调劝说南归人才应该心无旁骛，及时建功立业，并明确宣称：“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公三分天下而奉殷、握发吐哺而举才，成为诗人渴望企及的人生目标。诗歌的背后耸立着一位雄踞国家权力中心的历史人物形象。所以，不管是战争诗还是政治诗，都无不映现着诗人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和披荆斩棘的风云人生。

这种昂扬的精神和风云的人生构成了曹操诗歌的抒情主调，因此曹诗所抒发的情感主要是英雄人生的壮烈情怀。从《度关山》《对酒》看，青年时期的曹操，虽然理想远大，抱负宏伟，但是年龄尚轻，阅历有限，所描绘的社会理想蓝图还带有“乌托邦”式的空想。后来，在举义兵讨伐董卓的过程中，曹操一方面逐步认清了东汉末年政治腐败的本质、豪强世族的野心、军阀混战造成的社会灾难，目光渐趋深邃；另一方面也逐步积累靖乱救世的实力，特别是迎天子、都许昌，开始走向国家权力中心，思想也渐趋成熟。这才真正有了明确的政治理想和人生目标，开启了波澜壮阔的英雄人生。今存“以乐府写时事”的曹操诗歌，以《薤露》为转折，以《蒿里行》为深化，以《短歌行》为收束。董卓之乱，朝纲不可收拾，而引发董卓之乱的罪魁祸首则是大将军何进。《薤露》正是截取这一段史实，深刻反思了“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的东汉衰微的原因，愤怒批判了何进的志大才疏、沐猴而冠，不仅使自己身首异处，而且给国家和皇室造成“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的灾难后果。这时，曹操已经走出了虚拟的理想蓝图，直面残酷的现实，在“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的伤世情怀中，开始走向靖乱救世的道路，这才出现了《蒿里行》的悲歌慷慨。

当然，最受人称道也最能表达曹操壮烈情怀的是《步出夏门行》和

《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第一解《观沧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所蕴含的吞吐日月、包举宇宙的气象，是典型的英雄人生的写照。虽然岁月能够蚕食青春，却无法消磨壮心。所以，第四解《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比喻，所叠印的驰骋疆场、折冲陷阵的历史画面，正是曹操叱咤风云的写照；“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抒情，所蕴含的老而弥坚的理想执著，也正是曹操进取精神的写照。如果说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壮而悲，那么曹操“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则是壮而烈。从语言的聚合意义上说，同是壮士情怀，诸葛亮凸显了生命的有限，精神状态内敛下沉；曹操则凸显了精神的无限，生命状态张扬饱满。不仅蕴含的精神境界有别，审美境界也不相同。对壮士而言，曹操的壮烈情怀更富有感染力。所以，东晋王敦，“每酒后辄咏魏武帝乐府歌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为节，壶边尽缺”（《晋书·王敦传》）。在历史的蹒跚前行中，这种情怀一直成为激励壮士前行的精神动力。

事实上，曹操的这种壮烈情怀与吞吐日月的气象二元互生，都源于曹操“一匡天下”的宏伟抱负和位同周公的特殊地位。细致品味《短歌行》其一，从“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慷慨悲凉中，陡然翻出“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其中蕴含多少哲理和历史意味。人生短暂，日月不居，庄子说如“白驹过隙”，曹操说“譬如朝露”，是何其惊悚人心，更何况又是“去日苦多”呢！壮士若不及时建立功业，只能徒悲奈何。如何才能及时建立功业？曹操明确地告诉他们：我如高山，我如大海，我是周公，虚心纳士，使“天下归心”，成就伟业。在虚怀若谷、虚位待士的谦逊口吻中，恰恰透露出一匡天下、博赅众生的王霸之气。所以，曹操诗歌一方面是在意象之中呈现出吞吐日月的磅礴气势，另一方面又在意象之外蕴含着包举天下的博大襟怀。这类诗歌非曹操则不可道。不仅建安诗人不可道，试想李白

“君不见，长江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气象何其宏伟；陆游“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书愤》），境界何其壮阔，然而，何曾有曹操的这种气象和襟怀！曹操创造了历史，历史也成就了曹操。只有虎踞历史舞台的中心，才可能高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只有雄视宇宙人生，才可能高唱“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短歌行》其二为什么选择赞美评判周公、齐桓、晋文了。在对历史杰出人物的遥想背后，正站立着一位“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旷世豪杰。这正是曹操壮烈情怀的独特处，也是后人神往的“汉魏风骨”的精妙绝伦处。此外，曹操所开创的中古游仙诗，也不同于后代游仙题材。不仅将《楚辞》笔法融入游仙的描述之中，描绘了一种壮浪的境界，而且将现实生活贯注于游仙之中，呈现出一种壮士的襟怀，与借咏史、写时事而抒发壮思有内在一致之处。

后人评价曹操，或说“跌宕悲凉，独臻超越”（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或说“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敖陶孙《诗评》），或说“魏武诸作，慷慨苍凉，所以收束汉音，振发魏响”（黄侃《诗品讲疏》）。如果从时间序列上说，在情感上，从激扬到慷慨苍凉；在表达上，从古直到抑扬跌宕；在风格上，从轻飏到气韵沉雄，的确是曹操前后期诗歌发展变化的基本曲线。然而，贯穿始终的包举天下、吞吐日月的胸襟气象，又岂是慷慨苍凉、跌宕超越、气韵沉雄所能涵盖？沈德潜说：“沉雄俊爽，时露霸气。”（《古诗源》卷五）这才触及了问题的本质。曹操的文章《述志令》实际上为他的诗歌所呈现的胸襟气象作了生动的注脚。

曹操的文章以令、教、表、奏、书信为主体，虽然主要是应用文体，却又成为“改造文章的祖师爷”。徐公持先生概括说：“从文体上说，曹操的文是真正意义上的散文。东汉一代，文受赋的影响，措辞结句，逐渐向典雅方向发展，而句式的对偶已普遍运用，文的骈化趋势愈益明朗。……曹操则异于是，他几乎不写骈体文，在今存数十篇文章中，绝

少骈化痕迹。”^⑦这种文体革新，不仅对后代去骈归散的政论文章、应用文体影响深远，而且其自由随性的写作思维也对魏晋个性解放起到潜在的影响。

当然，曹操散文的持久魅力主要在于：从史的角度说，涉及了众多历史大事，是一部真实的汉末风云录；从人的角度说，勾勒了饱满的人物情性，是一部生动的人物写真集；从文的角度说，呈现了多样的文章风格，是一部公文的审美教科书。

由于特殊的政治地位，曹操文章包含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东汉后期，皇室衰微，国家政治的诸种结构性矛盾都集中爆发出来。这种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在朝臣和宦官、权臣与皇室、世族与权臣之间无可调和的尖锐对立。这些方面在曹操文章中都有或隐或显的反映。如《上书理窦武陈蕃》，呈请重新审理窦武、陈蕃被宦官所杀的历史积案，所反映的正是汉末宦官专权、滥杀朝臣的现实，同诗歌《薤露》所表达的内容性质基本一致，追根溯源就是朝臣和宦官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的一个缩影。《与王芬书》《答袁绍书》，一是拒绝王芬企图废除灵帝，另立合肥侯为帝；一是拒绝袁绍企图废除献帝，另立幽州牧刘虞为帝。这固然反映了曹操维护汉室稳定的政治倾向，但是在王芬、袁绍逐鹿皇权、任意废立的背后，也深层次反映了当时皇室和权臣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另外，曹操所上《让还司空印绶表》《与太尉杨彪书》，也包含了权臣和世族之间的明争暗斗。建安元年（196），天子都许后，任命曹操为大将军，袁绍为太尉，绍耻于位在操之下，拒绝受之。不得已，操将大将军之位让给绍，献帝另任命操为司空，行车骑将军。《让还司空印绶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所作。曹操在杀杨修后，《与太尉杨彪书》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足下贤子，恃豪父之势，每不与吾同怀。”所谓“豪父之势”的背后，正隐藏着杨彪与曹操的政治积怨。建安元年，天子新迁许都，大会公卿，曹操上殿，见杨彪神色不悦，唯恐图谋害己，托故如厕，还归军营。后来

袁术僭乱，曹操借口杨彪与袁术姻亲，诬彪欲图废立，奏收下狱，欲以大逆之罪杀之，赖将作大匠孔融奋力救之，曹操虽未能杀之，却将杨彪逐出朝廷，总算部分地达到了政治目的。曹操与袁绍、杨彪的矛盾，本质上是世族老臣与庶族权臣之间的矛盾。平心而论，任何政权都有政治上的结构性矛盾，但是中央集权，以天子为核心，所有矛盾都笼罩在天子威权之下而处于平衡状态；一旦天子式微，皇纲解纽，诸种矛盾爆发，则天下分崩离析。曹操文章的背后即翻卷着这一时期的时代风云，从而成为研究这一段历史的可贵史料。

曹操文章更多记载了围绕自己所发生的军国大事。执政之后，曹操采用了一系列治国方略和强军措施，改写了汉末的历史。其文章广泛涉及改革国家弊政，改善官僚体系，恢复经济秩序，复兴学校教育等诸多方面。其《奏定制度》《陈损益表》，正是曹操决计刷新政治的记录。建安元年（196）九月，许都刚刚建立，就上《奏定制度》。几乎在同一时间，曹操又上《陈损益表》，提出十四条改革建议。虽然《奏定制度》只留下对三公列侯住宅制度的具体规定，其残句出自《魏武制度奏》，但从后人整理的书目看，曹操对于重建汉末国家制度有着一整套措施。《陈损益表》只留下总叙部分，具体的十四条改革措施也已散佚，但是曹操后来采取的一系列治国治军措施，必然与此十四条有内在联系。后来曹操执政，主要抓住三点：第一，实行“明扬仄陋，唯才是举”（《求贤令》）的人才政策，“虑为功首，谋为赏本”（《请封荀彧为万岁亭侯表》）的封爵政策，就是为了选择治国用兵之才，从而有效改善汉末死气沉沉的官僚体系。所谓“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实际上是汉末吏制无法根除的痼疾，即使如出身世族的杨彪、孔融也不例外。第二，实行屯田制度，并由军屯推广到民屯（见《枣祗子处中封爵令》）；抑制土地兼并，调整租调，推行按亩收税（见《抑兼并令》），实际上是逐步恢复因为战乱而破坏的国家经济秩序；特别是强调“盐铁之

利，足贍军国之用”（《与王修书》），恢复被废已久的盐铁国家专营，极大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第三，社会甫一小安，即下令恢复政府教育制度。建安七年（202）所下《军谯令》，强调对于阵亡将士的后代，要提供必要的生活生产资料，还必须“置学师以教之”。次年，又专门下达《建学令》：“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建安二十二年（217），又在邺城置泮宫，正式建立官学。由此可见，曹操文章相对完整地记录了他对国家政治、经济、教育诸方面大刀阔斧的改革、整顿。当然，在现存文章中，更多的则是对于治军的记录，这一问题上文已有阐释，不再赘述。

曹操文章最令人怦然心动的是字里行间跳跃着作者的情性，比诗歌表现得更为丰富，也更为真实。浪漫与理性、温情与残酷、坦率与阴鸷，错综交织，有机融合，立体地活画出这位历史人物多元复合的性格。

诗人的激情和政治家的冷静错综交织，构成了曹操文章浪漫和理性的有机交融。如果说作者的诗歌在抒写壮士之情中融贯对宇宙、社会、人生的冷静思考，那么作者的文章则是在叙事说理之中时时融贯诗人的浪漫情怀。毫无疑问，公文为主的文体属性，决定了曹操文章必然以叙事和说理为主。令教之类不言而喻，即便是书信尺牍也依然如此，如《遗孙权书》：“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寥寥三十字，将出师有名、所向披靡、军威雄壮以及进军目的，叙说得清晰直白，语言之外的劝降之意（说理）也蕴含其中。但是，曹操文章叙事说理的方式与文人有微妙的区别。一般说来，文人叙事注重描述事件发生的过程，如曹植《与吴季重书》；曹操叙事，则注重呈现事件发展的结果，如《褒夏侯渊令》。即便细致叙述事件过程，但着眼点仍然在于结果，如《军策令》。文人说理，覃思深刻，往往是现实人生的具象感悟，表现出一种深刻的睿智，如王羲之《兰亭集序》；

曹操说理，高屋建瓴，往往是重大问题的抽象思考，表现出一种博大的襟怀，如《求贤令》《论吏士行能令》。然而，曹操叙事说理，有时也充满浪漫情调，如《止省东曹令》，完全是以诗化的语言表达东曹掾属的重要性；有时还浸透深挚情感，如《请恤郭嘉表》，以孝武咨嗟去病早逝、光武望祭遵灵柩而悲恸，表达自己对郭嘉的深情追悼。性情与理性的统一，使曹操文章既有诗人的浪漫，也有政治家的冷静。

性情与理性统一的另一面，就是温情与残酷的统一。既有普通人性的温情，也有统治者的残酷。从普通人性上说，对于知遇之恩，曹操没齿不忘，其《祀桥太尉文》尤为感人至深。曹操微贱时，太尉桥玄慧眼识珠，推许他是能够安定天下的“命世之才”，曹操由此而声名鹊起。所以，后来曹操军行谯县，遥望桥玄陵墓，追忆知遇之恩，不禁悲从中来，祭于墓陵，并写下情文并茂的祭文。对于故人之情，曹操也念念在兹，《追称丁幼阳令》描述生活画面情真意挚。青年时与幼阳常共“宿止”的亲密，幼阳得狂病痊愈之后，欲共“宿止”而不敢的调笑之语，都活脱脱地勾画出曹操不因富贵而“易交”的人情之美。对于忠心耿耿的麾下，曹操从谏如流，不求全责备；重情重义，不贪人之功。夏侯惇、徐晃等因为战功显赫而颇受青睐，郭嘉、枣祗等因善于谋划军国大事而感叹褒赏。他要求麾下“常以月旦，各言其失”（《求直言令》），对于不关原则的过失，也持宽容态度（《答朱灵书》）。对待蒯越“死者反生，生者不愧”（《报蒯越书》）的临终嘱托的承诺，尤其让人动容。但是，作为一位封建统治者，曹操又是被权力异化了的人，必然以最大限度地攫取权力为终极目标，一旦窒碍了他的权力通道，损害了他的权力意志，他绝不手软，必置之死地而后快。不仅留下了《列孔融罪状令》《假为献帝策收伏后》等令人惊悚的文字，而且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则是荀彧的自杀。荀彧悲剧的发生，恰恰揭示了曹操性格的另一面：阴鸷——阴险而狠毒。

所以，坦率和阴鸷的统一，是曹操文章透露出的性格的又一层面。曹操非君非臣的特殊地位，使之既无天子受命于天的约束，也无大臣受命天子的桎梏，因此言行绝少顾忌，表现于文章则是惊人的坦率。《求贤令》《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总结在历史转型、社会动乱之时前朝统治者网罗人才的措施，并作为一种政策公诸于世；《述志令》撕去道德标签，将自己追逐利欲的政治利己主义裸示于人；“设使天下无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将鄙睨一世的霸气直接表现出来。但是，曹操玩弄权术也炉火纯青。甚至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悄无声息地置政敌于死地。他对待麾下固然展示有人性美好的一面，然而一旦发现麾下与自己离心离德时，也毫不犹豫地祭起屠刀，《诛崔琰令》就是明证。即使心腹之任，也绝不留情，上文所说的逼迫荀彧自杀尤其典型。荀彧是曹操最重要的谋士，军国的重大政治决策几乎都出自荀彧的谋划。无论是政治转折——“挟天子以令诸侯”，还是军事转折——击败袁绍军事集团，都得益于荀彧的谋划。曹操幕府之所以人才济济，也得益于荀彧的举荐。所以曹操在《又与荀彧书》中不动情地说：“与君共事已来，立朝廷，君之相为匡弼，君之相为举人，君之相为建计，君之相为密谋，亦以多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曹操夺得天下，荀彧功居其半。而且二人相知最深，大至军国大事，小至个人情感，曹操无不与荀彧言之。就是这样一位情同手足的谋士，却因反对他进爵魏公，而使其杀心顿起。但是，荀彧毕竟功勋卓著，誉满朝野；忠心耿耿，且与自己同气相求。若公开杀之，既失天下谋士之心，又是自我打脸。于是曹操借南征孙权之机，上《留荀彧表》奏请荀彧督军，堂而皇之将他骗至军中，然后设计逼迫其自杀。既达到杀人目的，又手无鲜血，一手掩尽天下人的耳目，其手段之阴鸷简直令人心惊肉跳！

正因为其性格的复杂性，才会有说不尽的曹操；也因为其文章的真

实性，才能够活画出真实复杂的曹操。

曹操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决定了他文章风格的多样性和审美的多元性。语言自然而斩截利落，文气鼓荡而顿挫有致，风格通脱而思理缜密，在整体上呈现出清峻、朗畅、潇散的审美特点。

曹操文章，不假雕琢，唯在达意而已。无论长文还是短篇，往往以手写心，体式自由，语言浅近自然。如《建学令》：“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战乱造成官学废弛，教化委顿，强调恢复官学的必要性；具体说明郡县官学的建制、教官的选择、教授的内容以及建学的目标，纯用口语，简洁明了。然而，曹操文章叙事，或抽象普遍规律，如《举泰山太守吕虔茂才令》，主体是褒扬吕虔担任泰山太守除暴安良，造福百姓，说明举荐为茂才的理由。但是文章开头：“夫有其志必成其事，盖烈士之所徇也。”直接表达普遍的人生哲理，说明目标、励志和成功的逻辑关系。这一哲理却又紧扣吕虔有壮士之志，故能成就辉煌伟业。以哲理引出叙事，意旨显豁而警策人心。或凸显事件因果，如《军策令》，主要叙述夏侯渊失败的过程：因为敌人烧毁了军营的鹿角砦（防御栅栏），鹿角砦距离营垒十五里，夏侯渊竟然远离军营，亲自率兵修补，给了敌人可乘之机，结果遭遇前后夹击，导致兵败被杀。所以文章开头直接点明：“夏侯渊今月贼烧却鹿角。”将核心叙事元素直接提到文前，揭示其轻敌冒进、因小失大的失败缘由，尤为发人深省。无论是哲理发端，还是凸显因果，都不假铺垫，陡然而起，因此语言简明而又斩截利落。此外，曹操常常引经据典，比照历史，化叙述为说理，同样具有这一特点。这就形成曹操文章辞锋清峻的特点。

辞锋清峻，所形成的文气则鼓荡而下，一无挂碍。如上文所举《授崔琰东曹掾教》：“君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贪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

厉，斯可以率时者已。故授东曹，往践厥职。”先是引古证今，以古代伯夷的清廉，史鱼的正直，赞誉崔琰的品质。再言教化意义：以廉选官，可使贪夫仰慕名节而自身清正；以直用人，可使壮士崇尚正直而砥砺操守，故能成为时代表率，从而揭示任命崔琰为东曹掾的原因。从句群上看，一二句与三四句、三四句与第五句、前五句与结尾二句，构成连环式的因果联系，这种句群的结构方式，加之用语短促斩截，就形成了鼓荡的文气。但是，语言斩截也偶有委婉曲折，文气鼓荡也偶有语意顿挫，二者有机交融，构成一种特殊的审美情致。如《与阎行书》：“观文约所为，使人笑来。吾前后与之书，无所不说，如此何可复忍！卿父谏议，自平安也。虽然，牢狱之中，非养亲之处。且又官家，亦不能久为人养老也。”韩遂（字文约）曾派使者阎行结盟于曹操，操上表拜遂为犍为太守。为表达诚意，阎行之父、韩遂之子入许都作为人质。后来，韩遂不听阎行劝谏，结盟马超，举兵叛曹。曹操作此书寄给阎行。书说我已仁至义尽，韩遂却反复无常，故已不可容忍，暗示已经杀其子；令尊谏议大夫阎纪，则平安无恙，暗示对你已是网开一面。然后笔锋一转，令尊虽暂时平安，却身陷牢狱，牢狱自非养老之所，暗示身为其子必当救之。最后说明官家也不可能长时间为你赡养老人，暗示如若再不幡然醒悟，令尊必遭杀身之殃。将自己对韩遂和阎行不同的处理方式并列叙述，并列中蕴含转折；然后以“虽然”直接转折，所谓“平安”者乃是身在狱中，仅仅是未杀之而已，转折中又承接上文；再用“且”字，暗示阎行，若再不归顺，必也杀之，幽默调侃之中，带有威胁，透着杀气，结构是顺承，语意是逆转。虽然此书结构上有转折，有顿挫；语意上有直白，有暗示，但是文气依然直贯而下，毫无窒碍。这也形成曹操文章气势朗畅的特点。

气势朗畅，所呈现的审美风格则是通脱——通达洒脱，毫无顾忌。曹文叙事，句式或散或整，篇幅或长或短，笔法或张或弛，无不显现通脱的个性。尤其令人解颐的是，曹文中庄谐随性，心手相应，如上文所

举的《与阎行书》《止省东曹令》。即便是秦汉以来一向庄严的奏表，曹操也能以调笑诙谐的笔调出之，如《获宋金生表》：“臣前遣讨河内获嘉诸屯，获生口。辞云：‘河内有一神人宋金生，令诸屯皆云：鹿角不须守，吾使狗为汝守。不从其言者，即夜闻有军兵声。明日视屯下，但见虎迹。’臣辄部武猛都尉吕纳，将兵掩捉得生，辄行军法。”所上奏表，类似于给献帝讲述一个传奇故事。宋金生的谬悠之言、荒唐之举，河内将士竟然坚信不疑，而且“明日视屯下，但见虎迹”，虎迹究竟因何而生，也留下令人遐想的空间。特别是既为“神人”，却最终身败被杀，说明并未超凡得道。作者信笔而书，读来忍俊不禁。然而，从整体上考察，除了《列孔融罪状令》这一类深文周纳的文字外，曹操文章大多是义正辞严，思致缜密。上文所举的《授崔琰东曹掾教》及《与阎行书》都有这种特点。《述志令》是曹集的第一长文，阐释自己少无鸿鹄之志，长而为国效力，强则以大事小，虽然虚虚实实、真真假假，难以辨识，但是就文章本身而言，则层层推进，说理充分，逻辑严密。谨严而又通脱，正是曹操文章风格潇散的审美内涵。

简要说来，曹操文章以通脱个性为核心，以气势充沛为内质，以斩截自然为形式，三者之间的交融互生，形成清峻、朗畅、潇散的审美风格。然而通脱而又谨严，鼓荡亦有顿挫，斩截兼有曲折。这种文章风格的多样性与作者主体性格的复杂性，恰恰构成内在的逻辑关联。正是这种逻辑关联，使研究曹操的诗文又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六、《曹操集》版本及本书体例

（一）《曹操集》版本

《隋书·经籍志四》：“《魏武帝集》二十六卷。”注曰：“梁三十卷，录一卷。梁又有《武皇帝逸集》十卷，亡。”《旧唐书·经籍志下》：“《魏

武帝集》三十卷。”《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并同《旧唐书》。然而，这些版本均已散佚，今之所见唯有明人辑佚的《魏武帝集》。其中主要有两种：明张燮《七十二家集》收录《魏武帝集》五卷；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收录《魏武帝集》一卷。此外，明冯惟讷《诗纪》卷一辑曹操诗；清严可均《全三国文》卷一至卷三辑曹操文。近人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收录《魏武帝集》四卷。

诸家辑本所收作品略有出入，其中《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辑录诗共十五题二十三首（不包括《碣石篇》“艳”），《诗纪》所辑与此本相同；《汉魏六朝名家集》及《全三国诗》辑录诗十六题二十五首，其中《塘上行》一首，属误收；《善哉行》之三，也须存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辑录曹操的令、教、表、奏事、策、书、尺牍、序、祭文，凡一百四十篇；《汉魏六朝名家集》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为底本，兼采严可均《全三国文》，共辑录文一百五十篇。今中华书局校点本《曹操集》、译注本《曹操集译注》，均以《汉魏六朝名家集》为底本，其误收亦同。

曹操另有兵书数种：《孙子注》保存于《十一家注孙子》中，尚属完整；另有残篇《兵法》《兵书要略》，清严可均辑，见《全三国文》卷三；《兵书接要》一卷，清王仁俊辑，见《玉函山房辑佚书·子编·兵家类》。今中华书局校点本《曹操集》所收《兵法》《兵书要略》，皆据严可均《全三国文》；《兵书接要》失收。

（二）本书编辑原则和编排体例

1. 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魏武帝集》为底本，参校冯惟讷《诗纪》、严可均《全三国文》、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集·魏武帝集》、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六朝诗》，参考中华书局《曹操集》《曹操集译注》，择善而从。尤为注意：第一，去伪存真，务求可靠，凡是《汉魏六朝名家集》及《曹操集》《曹操集译注》误收，如《塘上行》，一律删去。第二，谨

防遗漏,务求全面,凡是佚文、残篇悉加收录,如王仁俊辑佚《兵书接要》一卷(两则)。举凡佚文、残篇、存疑,均附录书末,以供研究者参考。

2. 兼顾普及性和学术性的统一。本书导读、注释和解读,悉以丛书体例为原则。第一,“导读”,考证史实,辨别疑案,论述思想,阐述贡献,分析文学成就,在微观研究基础上,纵论其宏观意义。第二,“注释”,力求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对少数语典、事典以及理解作品必不可少的相关史实,也略加说明或考释。第三,“点评”,批阅文心,赏析诗艺,揭示其现实人生意义。其中,旁批,注重诗眼、文眼,以及前人经典评价,意在阅读提示;篇末评,注重背景、思想、艺术、文境、意义,务求抓住特点,深入阐释。力求“导读”“注释”“点评”三者之间构成学术信息或审美判断上的网状联系。

3. 本书编排,参考《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魏武帝集》次序,而略作调整。先诗后文,再《孙子兵法注》。所收之文,按照令、教、表、上书、奏事、策、书、尺牍、祭文的顺序。其中《孙子序》一文抽出,移置《孙子兵法注》之前。诗文部分,以类相从,并按照编年排列,疑不能明者,考其内容,判断大致时间,编排于相应内容之后。因为《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魏武帝集》未收录曹操《孙子兵法注》,本书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为底本,参考黄朴民、赵海军校点《孙子兵法集注》。因为《孙子兵法》是兵书的经典,由于语言的变迁,纵有曹操的“略解”,今天读来仍然有一定困难,故本书“解读”兼顾原典和“略解”两个方面。

① 万绳楠:《廓清曹操少年时代的迷雾》,《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② 孙明君:《曹操与儒学》,《文史哲》1993年第2期。

③ 刘运好:《魏晋经学与诗学》,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891页。

④ 刘振东:《中国儒学史》(魏晋南北朝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页。

- ⑤ 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453 页。
- ⑥ 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129 页。
- ⑦ 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1 页。



曹操集

诗 集

度关山^[1]

天地间^[2]，人为贵，立君牧民，为之轨则。
车辙马迹^[3]，经纬四极。黜陟幽明^[4]，黎庶繁
息。於铎贤圣^[5]，总统邦域。封建五爵^[6]，井
田刑狱。有燔丹书^[7]，无普赦赎。皋陶甫侯^[8]，
何有失职？

嗟哉后世^[9]，改制易律。劳民为君^[10]，役
赋其力。舜漆食器^[11]，畔者十国。不及唐尧^[12]，
采椽不斫。世叹伯夷^[13]，欲以厉俗。侈恶之
大^[14]，俭为共德。许由推让^[15]，岂有讼曲？兼
爱尚同^[16]，疏者为戚。

维护中央集权的统一，向往儒家所赞美的上古和谐的政治、社会秩序；君主节俭，官吏清廉，且轻刑罚、薄赋役，与民休息，是曹操早年的政治理想。

墨家以“兼爱”建立一套完整的伦理体系：父慈子孝、君慈臣孝、兄弟弟尊，是伦理的核心。以“尚同”建立一套完整的政治体系。墨子将社会结构分为三层：正长、三公、天子。其秩序是：正长听命于诸侯、诸侯听命于三公，所有人都必须听命于天子。可见曹操所希望建立的仍然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注释〕

〔1〕度关山：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录于《相和歌辞·相和曲》。《乐府解题》曰：“魏乐奏武帝辞，言人君当自勤苦，省方黜陟，省刑薄赋也。”〔2〕“天地间”以下四句：天地之间，以人为贵。设立君主，统治天下百姓，制定礼仪法度。牧，放牧，比喻统治。轨则，法度。〔3〕“车辙马迹”二句：君王出巡，足迹遍及天下。经纬，纵线为经，横线为纬。此作动词，走遍。四极，四方边境。〔4〕“黜陟（chù zhì）幽明”二句：罢免庸官，提拔贤明，使百姓繁衍生息。黜陟，罢免和升迁。〔5〕“於（wū）铄（shuò）贤圣”二句：有如此美好的贤君，统治天下。於，感叹词。铄，美好。〔6〕“封建五爵”二句：君主分封五等爵位，实行井田制，建立刑罚制度。封建，封诸侯，建国家。五爵，周代封爵，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井田，指井田制。西周按照道路和渠道，把土地分隔成方块，形状像“井”字，因此称作井田。〔7〕“有燔（fán）丹书”二句：焚毁罪状文书赦免犯人，无须普遍采用以钱赎罪而获得赦免的制度。意思是轻刑罚。有，同“又”。燔，焚烧。丹书，以朱笔记录犯人罪状的文书。赦赎，用钱赎罪而免除刑罚。是汉代一度采用的刑罚制度。〔8〕“皋陶（gāo yáo）甫侯”二句：如果如此，掌管刑罚的人怎么会失职？皋陶，又作咎陶、咎繇，舜时的一位贤臣，舜任命他掌管刑法，以正直闻名天下。甫侯，即吕侯，周穆王大臣，受命为穆王制定五刑，布告天下。《尚书》称“吕刑”，《礼记》作“甫刑”。〔9〕“嗟哉后世”二句：叹息后代君王，改变古代的制度和法律。改制易律，指李悝、商鞅对古代法制的修改变易。《唐六典》记载：魏文侯以李悝为师，悝集中诸国刑书，制作《法经》六篇，商鞅继承《法经》，改法为律。古代的法是指规则条例，律是指法令条文。〔10〕“劳民为君”二句：百姓劳苦，只为君

主；徭役赋敛，空耗民力。 [11]“舜漆食器”二句：虞舜用漆器为饮食用具，结果造成十余个诸侯国的反叛。意思是天下以俭得之，以奢失之。《说苑·反质》记载：尧为天子时，用土碗吃饭，用土瓶饮水，天下臣服。舜继位后，雕刻树木作为饮食器具，并涂上黑漆，有十三个诸侯国背叛了他。舜，即虞舜，上古氏族社会部落联盟首领，建立虞国，后世尊为五帝之一。畔，同“叛”。十国，举其成数。 [12]“不及唐尧”二句：虞舜居住的房屋也不及唐尧简朴。意为舜的住处也趋于奢华。唐尧，即尧，上古氏族社会部落联盟首领，帝喾之子，国号陶唐氏，因子丹朱不肖，传位于舜，后世尊为五帝之一。采椽（chuán）不斫，是“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的省略，意思是房上茅草不加修剪，房下木椽不加刮削。形容因陋就简。 [13]“世叹伯夷”二句：世人赞美伯夷，就是为了激励清廉的世俗。伯夷，殷末孤竹君长子。孤竹君死后，为了让位给弟弟，弃国逃走。后人称赞他是清廉的典范。厉俗，激励世俗。 [14]“侈恶之大”二句：奢侈是万恶之首，节俭是共有之德。共，一本作“恭”。 [15]“许由推让”二句：像许由那样推让天下，哪里还会有诉讼争端。许由，古代隐士。皇甫谧《高士传》：许由字武仲。尧要将天下让给许由，许由逃去隐居在中岳颍水之北的箕山。尧又召他任九州长，许由认为这话污浊了他的耳朵，便跑到颍水边洗耳。 [16]“兼爱尚同”二句：相互爱戴，且又听命于天子，这样，疏远的人也会亲近你。兼爱，以爱己之心泛爱他人。《墨子·兼爱》认为，天下混乱就是因为不能相爱。其中子不孝父、臣不忠君是根本原因。尚同，听命于天子。《墨子·尚同》认为，天下百姓必须上同于天子。这种上同就是把自己听到的一切告诉天子，以天子的是非判断作为标准。这样天下才能大治。尚，同“上”。

[点评]

这首诗和下一首《对酒》都表达了曹操的政治理想。他认为，君主受命于天，既是法律制度的创造者，也是践行者。上古社会，天子分封诸侯，建立国家，巡狩天下，考核官员；制定土地和法律制度，轻刑罚而与民休养生息，所以民风淳朴，秩序和谐，虽有刑罚而无所用之。后代社会，改变旧制，法律滋繁，百姓徭役赋敛繁重，天子渐趋奢靡，于是清廉、淳朴之风渐丧，诉讼是非之心顿兴，而且觊觎天子权力者也随之而起。如何纠正这一凋敝的世风？一是天子去奢侈，尚节俭，以为天下典范；二是提倡“兼爱”，建构和谐的社会秩序；三是强调“尚同”，建构和谐的政治秩序。由此可见，曹操是以道家的自然观念强调天子存在的合理性，以墨家的兼爱尚同重构伦理和政治秩序。而薄赋役，轻刑罚，与民休息；尚节俭，崇清廉，修养道德，则是从御民和修身两个方面提出的具体措施。其核心是如何重构社会的政治向心力，建立一个稳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显然这是治理汉末乱政的一剂良药。

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评价说：“莽莽有古气。‘嗟哉’四句，造感慨然。末语便欲笼盖四海。孟德作用出申商，‘有燔丹书’，言非功不赎罪；‘舜漆食器’一段，言俭；‘许由推让’句，不与人讼曲也。一以严毅行之。兼爱尚同，正是虽亲者亦不假借耳。其造国之大概尽此矣。”意思是这首诗表现了曹操的治国特点：重视申不害、商鞅的法家之术，以严厉明断为特点。其实，陈氏所论似是而非。这首诗并没有表现这一思想，而是以儒为基，

兼容道墨。因此，从曹操的思想形成过程看，此诗当是早期作品，或许成于曹操青年时期。

对 酒^[1]

对酒歌^[2]，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3]，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4]，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5]，仓谷满盈，班白不负戴。雨泽如此^[6]，百谷用成。却走马，以粪其土田。爵公侯伯子男^[7]，咸爱其民，以黜陟幽明。子养有若父与兄^[8]，犯礼法，轻重随其刑。路无拾遗之私^[9]，囹圄空虚，冬节不断人。耄耋皆得以寿终^[10]，恩泽广及草木昆虫。

〔注释〕

〔1〕对酒：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录于《相和歌辞·相和曲》。《乐府解题》说：“魏乐奏武帝所赋《对酒歌太平》，其旨言王者德泽广被，政理人和，万物咸遂。”〔2〕“对酒歌”以下三句：对酒而歌，太平时世，官吏不到百姓门前呼叫骚扰。〔3〕“王者贤且明”二句：君主贤明，宰相、大臣都是忠良之士。股肱（gǔ gōng），大腿和胳膊，比喻辅佐君王的大臣。〔4〕“咸礼让”二句：百姓守礼谦让，没有争夺、诉讼的纠纷。〔5〕“三年耕有九

在封建社会中，君主、朝臣、百姓是社会金字塔结构的三个层级；君主贤明、朝臣忠良、百姓教化是太平盛世的三大标志。这也是浸润于诗人早期思想中的三大愿景。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推恩于民是孟子仁政思想的人性基础；“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教化百姓是孟子仁政思想的实现途径；“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民有所养是孟子仁政思想的民本基础。这也是诗人早期思想的本源之一。

年储”以下三句：百姓耕种三年，有一年余粮；国家有九年粮食储备。仓里堆满谷物，老人不用从事体力劳动。三年耕，指耕种三年，可储一年余粮，以备荒年。《礼记·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储，指国家有九年粮食储备，以备非常。《淮南子·主术训》：“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积，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储。”班白，即斑白，头发花白。班，同“斑”。负戴，肩背、头顶。[6]“雨泽如此”以下四句：雨水如此滋润，各种谷物因此丰收。马儿不用四处奔走，用来施肥耕地。可见已是战事停息，社会安宁。百，一本作“五”。用，因。却，退。走马，善跑的马。粪，用作动词，施肥。土，一本作“上”。[7]“爵公侯伯子男”以下三句：各级官员爱护自己的百姓，并以此为标准考核官员的罢免和升迁。爵，爵位。公侯伯子男，周天子分封诸侯，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此泛指各层官员。黜陟，罢免升迁。[8]“子养有若父与兄”以下三句：各层官员爱惜百姓犹如父兄养育子弟，即便违反了礼制和法律，也按照轻重予以适当处罚。[9]“路无拾遗之私”以下三句：路不拾遗，监狱空虚，即使冬季论刑之时也无犯人可判。私，私欲。圜（líng yǔ），监狱。冬节不断，冬季也无犯人判罪。古代制度冬季判决犯人。《逸周书·宝典》：“秋落冬杀，有常政，乃盛行。”[10]“耄耄（mào dié）皆得以寿终”二句：老人都得以寿终正寝，仁恩和德泽施及草木昆虫。耄耄，年九十曰耄，八十曰耄。泛指高寿的老人。恩泽广及草木昆虫，是指按照季节和生长规律耕种、捕猎。

[点评]

这首诗描绘了一幅太平盛世的图景：政治清明、社会和谐、天人相协，国家富庶安宁，人民安居乐业。在曹操的政治理想中，君主贤德英明，能够“黜陟幽明”，

建构合理的官僚队伍，是社会太平的前提；官僚忠诚良善，能够推恩及民、刑罚适当，实施以仁政为核心的治政体系，是社会太平的保证；百姓廉让、民风淳朴，形成“无所争讼”“路无拾遗”的人际环境，是社会太平的具体表现。这样的世界没有战争，风调雨顺，仓廩满盈，万物欣欣向荣。很显然，这是曹操面对世积乱离所勾勒的理想愿景。所以，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说：“序述太平景象，极尽形容，须知反言之并以哀世也。”意思是在描述的太平景象背后，包含着曹操哀世叹时的情怀。

这首诗与《度关山》内容近似，都表现了曹操的政治理想，都强调“黜陟幽明”（《尚书·舜典》）的儒家吏制观念。但是，《度关山》以上古社会作为蓝图，其“节用”“兼爱”“尚同”的思想源于《墨子》；而《对酒》以改良现实为着眼点，其“仁政”“教化”“推恩”的思想则源于《孟子》。《度关山》的核心是建构稳固统一的中央集权，着眼点在于拯救日渐式微的汉王朝；《对酒》的核心是改良吏制实行仁政的社会政治，着眼点在于拯救世积乱离的社会民生。无论是思想基础还是现实改良的理想，两首诗都有很大差别。平心而论，《对酒》所表达的思想体系相对于《度关山》而言，更为完整，也更趋成熟，“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逐渐淡化。但是与曹操后期儒法合一的思想相比仍然有明显差异。仅此，就可以判断：《对酒》也是曹操早期的创作，但成于《度关山》之后。

朱乾《乐府正义》说：“前言何进犹豫不断，自贻害也。后言董卓叛逆，宗社丘墟也。”选择汉末最为重要的两大历史事件，深刻揭示了汉末衰微的本质原因。诚如朱乾所说，此诗也属于汉末史诗之类。

虽为史诗，但是“微子为哀伤”所表现的对汉室的忠贞，“所任诚不良”所隐含的对选官的思考，又折射了诗人的情感取向和思想倾向。忧愤越是深广，越显现了诗人拯救时世、澄清天下的伟大抱负。

薤 露^[1]

惟汉廿二世^[2]，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3]，知小而谋强。犹豫不敢断^[4]，因狩执君王。白虹为贯日^[5]，已亦先受殃。贼臣执国柄^[6]，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7]，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8]，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9]，微子为哀伤。

〔注释〕

[1] 薤(xiè)露：乐府旧曲。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录于《相和歌辞·相和曲》。崔豹《古今注》说：“《薤露》《蒿里》，泣丧歌也。”以植物露珠日出即逝，比喻人生短暂。薤，一种草本植物。[2] “惟汉廿(niàn)二世”二句：汉朝第二十二代君主，所任用的确非良臣。惟，语助词。廿二世，指灵帝。从汉高祖至灵帝，共二十二代。廿，本作“二十”，不合五言诗句式，据黄节注改。所任诚不良，指何进。中平六年（189）三月，灵帝崩，少帝立，灵帝何皇后称太后，临朝，其兄何进开始专断朝政，谋诛宦官而太后不从，何进召董卓进京，以胁迫太后。八月，何进被宦官所杀。董卓进京后，杀太后，废少帝，祸乱朝政，加速了东汉王朝的覆亡。所以，曹操以“不良”称之。[3] “沐猴而冠带”二句：犹如头戴冠冕的猕猴，谋划大事却缺少智慧。沐猴而冠，《史记·项羽本纪》：项羽占据关中后，见关中残破，准备东归，韩生劝谏而不被采纳，就私下骂项羽“沐猴而冠”。意思是猕猴即使戴了人的帽子，仍然还是猕猴。即空有人之外形而无人之智慧。沐猴，猕猴。知，同“智”。谋强，谋划大事。[4] “犹

豫不敢断”二句：因为何进犹豫而不果断，导致君主被挟持而离开京城。狩，天子巡狩，这里讳称皇帝逃离京城。何进谋诛宦官张让等，结果因犹豫迟疑而失败被杀。袁术等人趁机带兵入宫，烧毁东西宫殿。袁绍大量诛杀宦官，于是张让等挟持少帝出走小平津。 [5]“白虹为贯日”二句：致使天子蒙难，自己被杀。白虹贯日，白色长虹遮蔽太阳，古人常常认为这是天子蒙难的异常天象。《后汉书·献帝纪》记载：初平二年（191）二月，白虹贯日。这年正月，董卓毒死已被废为弘农王的少帝。先受殃，指在少帝被杀之前，何进先为宦官所杀。 [6]“贼臣执国柄”二句：贼臣董卓执掌国家大权，杀少帝而焚毁京城。董卓祸乱朝政，人神共愤。初平元年（190）正月，曹操、袁绍等举兵讨伐董卓，卓挟持献帝西迁长安，纵火焚烧洛阳宫庙官府，周围二百里内，无人幸存。 [7]“荡覆帝基业”二句：汉室帝王基业荡然无存，祖庙也被烧毁。荡覆，倾覆。燔（fán）丧，烧毁。 [8]“播越西迁移”二句：君主颠沛流离，西迁长安，一边西行一边流泪。且（cú），通“徂”，往。 [9]“瞻彼洛城郭”二句：远望那焚毁的洛阳城郭，内心充满哀伤。城郭，也作“城廓”。城，内城的墙。郭，外城的墙。后泛指城邑。微子为哀伤，殷灭亡之后，微子路过殷朝故都，看到宫室颓败残破，满地禾黍，无限伤心，写下《麦秀歌》，以抒发亡国之痛。此处诗人自比微子。微子，殷纣王之兄。

〔点评〕

汉中平六年（189）三月，灵帝刘宏崩，少帝刘辩即位，何进专权，为了谋诛宦官，他召董卓进京。八月，何进被宦官所杀。九月，董卓废少帝为弘农王，立刘协为献帝，杀太后何氏。初平元年（190）正月，关东诸郡

起兵讨伐董卓。卓得知后，旋即弑弘农王。二月，又焚烧洛阳宫室，胁迫献帝迁都长安。三月，献帝车驾到达长安。这首诗就写于初平元年二月和三月之间。

诗的开头指出：灵帝所任用的何进简直是不良之臣。用一“诚”字表示确然语气，既强调事实，也蕴含愤怒。然后具体指出他的“不良”之处：此人是“沐猴而冠”，表面冠冕堂皇，实际空有皮囊而已。其典型的表现就是好大喜功，缺少智慧，临大事而不能决断，导致献帝被挟持出走小平津，自己也身首异处。接着诗人描述了董卓进京之后，专断朝纲，给东汉王朝带来毁灭性的恶果：弑杀少帝，焚烧洛阳宫城，从而使曾经辉煌显赫的汉代王朝帝业倾覆，祖庙毁坏；胁迫献帝迁都长安，献帝满腹无奈，一边呼号哭泣，一边又不得不西行。至此，东汉王朝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所以诗人遥望被烧毁的洛阳城郭，内心无限哀伤。诗中所描写的两件事，既贯穿着一条逻辑主线：董卓进京是由何进所召，因此何进的“不良”和董卓的残暴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又折射出一种思想主线：无论是痛惜于灵帝的“所任诚不良”，还是愤恨于董卓的“贼臣执国柄”，都在忧愤之中表现出匡救艰危时世的渴望，而以旧朝老臣“微子”自比，又深刻蕴含了维护东汉王朝统一的思想倾向。所以最后两句的忧伤，既是哀伤旧都被毁，帝业倾覆，也是哀伤导致这一恶劣后果的原因——王朝用非其人，误己误国！

诗人目光如炬，善于从大处选材，在纷纭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抓住导致东汉王朝衰微的根本原因，将影响东汉王朝命运的两件大事贯穿到一条逻辑主线和一

种思想主线之中，既表现了曹操思想高卓，理想伟岸，同时也使全诗形成缜密的艺术结构。在叙事结构上，全诗按照所选择的两个重大历史事件，自然形成两层。前一层由概述事实，到具体描述事件，后果一件比一件严重，感情也一句比一句激烈；后一层直接叙述重大历史事件，然后用“荡覆”“燔丧”“播越”“号泣”，具体描述事件的灾难性恶果，感情一句比一句沉重，最后以“哀伤”收束。如果说前一层的情感是上扬，如火山喷发，不可遏制；那么后一层的情感则是下沉，似瀑布落潭，深厚激荡。特别重要的是，诗的前层用“白虹为贯日”的意象暗示，后层又用“杀主灭宇京”的叙事点明，使两层之间构成事件上的逻辑联系，如此则两个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自然蕴含其中了。

善哉行二首^[1]

其 一

古公亶甫^[2]，积德垂仁。思弘一道^[3]，哲王于幽。一解

太伯仲雍^[4]，王德之仁。行施百世^[5]，断发文身。二解

伯夷叔齐^[6]，古之遗贤。让国不用^[7]，饿殍

朱乾《乐府正义》说：“此篇隐然以太王肇基王迹自居，以太伯、仲雍、伯夷、叔齐让国为法，而责山甫、管仲之不能任贤，平仲之不能讨贼，末以孔子之进退随时结之，皆非第二等人语也。”事实上，此诗在歌颂前哲、反思历史中也包含了曹操丰富的政治理想。

首山。三解

智哉山甫^[8]，相彼宣王。何用杜伯^[9]，累我
圣贤。四解

齐桓之霸^[10]，赖得仲父。后任竖刁^[11]，虫
流出户。五解

晏子平仲^[12]，积德兼仁。与世沈德^[13]，未
必思命。六解

仲尼之世^[14]，王国为君。随制饮酒^[15]，扬
波使官。七解

批判历史上的所谓贤相。在诗人看来，晏子面对崔杼弑君，不能杀身讨贼，已失臣节；管仲面对周王赐宴，恪守尊卑臣礼，唯在沽名。而较之以山甫不能用贤、管仲不辨忠奸，晏子其恶尤盛。

〔注释〕

〔1〕善哉行：乐府旧题。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录于《相和歌辞·瑟调曲》。《乐府解题》说：“古辞云：来日大难，口燥唇干。言人命不可保，当见亲友，且永长年术，与王乔八公游焉。……然则‘善哉’者，盖叹美之辞也。”按：乐府“解”，就是音乐的段落，是演奏时乐工所加，与文本意义没有关联。又，今中华书局校点本《曹操集》收录《善哉行》三首，其中第三首乃曹丕所作，故删去。详见“存疑”。〔2〕“古公亶（dǎn）甫”二句：古公亶甫，即古公亶父，季历之父，文王之祖，周王朝的奠基人。武王姬发建立周朝，追尊为太王。积德垂仁，修养道德，施行仁义。《史记·周本纪》：古公亶父继承后稷、公刘的事业，修养道德，推行仁政，国人非常爱戴他。原居于豳（今陕西旬邑县西南），因遭到戎狄侵犯，率领族人迁居岐下（今陕西岐山县东北），豳人扶老携幼，追随古公，至于岐下。〔3〕“思弘一道”二句：古公

亶父迁居岐下，意欲弘扬先祖在豳创立的基业。一道，指一脉相承的先祖基业。《史记·周本纪》：“公刘……复修后稷之业”，“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哲王，贤明智慧之王，指后稷、公刘。 [4]“太伯仲雍”二句：太伯仲雍，古公亶父的长子和次子。《史记·周本纪》：长子太伯，次子虞仲，少子季历。季历贤明，生昌（即后来的周文王）。古公说：“姬姓的兴旺发达，就在姬昌。”太伯、虞仲知道古公想立季历为太子，以便传位于姬昌，于是逃到南方荆蛮之地，文身断发，让位给季历。太伯逃奔到荆蛮后，自称句吴。荆蛮人推崇太伯的道德仁义，拥立为吴太伯。太伯卒，无子，弟虞仲继位，是为吴仲雍。王德之仁，王者的仁德。孔子说：“太伯三让天下，可以说是道德的典范啊。” [5]“行施百世”二句：太伯虽然断发文身，但其德行一直延续后世。施(yì)，延续。断发，剪去头发。文身，纹身。是当时荆蛮与中原不同的风俗。 [6]“伯夷叔齐”二句：伯夷叔齐是殷孤竹国君二子，孤竹君打算立次子叔齐。孤竹君死后，叔齐不愿继位，让位给伯夷，伯夷也不受，于是二人一起逃到周国。武王伐纣时，他们叩马谏阻。武王灭商后，他们耻食周粟，隐居首阳山（在今陕西周至境内），采薇而食，最终饿死山中。遗贤，忠于前朝的贤士。 [7]“让国不用”二句：二人礼让王位，不用于世，最终饿死在首阳山。殂(cú)，死亡。 [8]“智哉山甫”二句：睿智的仲山甫辅佐宣王。山甫，仲山甫，周宣王大臣。《国语·周语》称为“樊仲山甫”，樊是仲山甫的封地。其事迹史籍记载不详，只有《诗经·大雅·烝民》颂扬仲山甫的美德以及辅佐宣王的历史功绩较为详细。宣王，厉王之子姬静，西周第十一代君主。在位前期，任用贤臣，革新政治，史称“宣王中兴”。后期不遵天子之礼，不能用贤纳谏，导致周室衰微。 [9]“何用杜伯”二句：何因错杀杜伯而累及宣王圣贤的声名。此乃责备山甫不能用贤，累及宣王。用，因。杜伯，周宣

王大夫，封于杜（今陕西西安东南），因无罪而被杀，其子隰叔出逃晋国。传说三年后，宣王出城打猎，见杜伯执弓矢而射之，回宫后惊悸而死。 [10] “齐桓之霸”二句：齐桓公依赖管仲辅佐，称霸诸侯。齐桓，齐桓公，姓姜，吕氏，名小白，姜太公吕尚第十二代孙。即位后，任管仲为相，推行改革，使齐国逐渐走向强盛。后以“尊王攘夷”相号召，会盟诸侯，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仲父，管仲，名夷吾，字仲，后人尊称为管子，颍上（今安徽颍上县）人，周穆王后代，是春秋时期著名的经济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因被齐桓公尊为仲父，故称。 [11] “后任竖刁”二句：桓公后来任用阉臣竖刁，导致死后无人收敛。乃责备管仲任用小人（实际与管仲无关），导致王室内乱。竖刁，齐桓公近侍阉臣，谄事桓公，很受宠信。桓公卒，诸公子争位，竖刁恃宠争权，滥杀群吏，立公子无亏，导致齐国内乱。虫流，蛆（qū）虫流出。齐桓公晚年，不听管仲遗言，任用竖刁，专权乱政。桓公死，诸子争位，互相攻击，桓公陈尸床上六十七日，无人收敛，尸体腐烂生蛆，流出户外。 [12] “晏子平仲”二句：晏子平仲，晏婴字平仲，齐国国相，历灵公、庄公、景公三朝而闻名诸侯，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其言行备载于《晏子春秋》。积德兼仁，积累善行，又有仁义。《史记·管晏列传》：齐国有一贤人叫越石父，因触犯刑法而被捆绑，在押解途中，遇见晏子，晏子解下左边驾车的马，为他赎罪，并和越石父同车归去。“积德兼仁”即指此而言。 [13] “与世沈德”二句：经历三代君主，道德深厚而不外露，但是关键时刻也未必能不顾生命。《晏子春秋》：崔杼弑庄公，劫持了诸位将军、大夫以及士和庶人，轮到晏子时，晏子捧着一杯血，仰天叹息说：崔子无道而弑君，诸位不与王室同心，却与崔子同庆，必不吉祥，乃俯身饮血，从容而去。所以《诗》赞美他“舍命而不改变为臣的节操”。但是曹操批判晏子，面对崔杼弑

君，顾及性命，不能讨贼。与，经历。沈，同“沉”。思命，顾及生命。 [14] “仲尼之世”二句：孔子时代，王室卑微，地位只相当于诸侯君主。仲尼，孔子名丘，字仲尼。王国为君，天子之国也成为列国之君。《史记·周本纪》：周显王四十年，秦惠王称王，后来诸侯纷纷称王，王室地位卑微，同于诸侯。 [15] “随制饮酒”二句：饮宴可以因时而变，何以特别褒扬管仲。随制，随世而制，即依据时世变化而制定不同规则。饮酒，“饮酒无量”的省略。《论语·乡党》：“惟酒无量，不及乱。”意思是饮酒时不要计算爵（古代酒器）数，勿乱酒德即可。扬波使官，当作“扬彼使官”，意思是褒扬出使之人。《左传》僖公十二年：冬，齐桓公派遣管仲朝见周天子，天子以上卿之礼宴请管仲。按照《礼记·王制》：“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君。”即诸侯国的三卿，二卿由天子任命，为上卿；一卿由诸侯国君任命，为下卿。管仲虽然职为齐相，但爵位为齐桓公所命，为下卿，所以只接受下卿之礼，君子称赞他谦让且符合礼义。曹操强调凡事应因时而变，因此质疑后人对管仲的褒扬。彼，那，他。使官，指管仲。

〔点评〕

《善哉行》其一是一首怀古诗。在对历史的叙述、反思甚至翻案中，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虽然风格与其二不同，但是从诗歌境界以及内容看，当是曹操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并开始叱咤风云之时所作。

曹操起兵讨伐董卓时，仅五千兵马。虽后来渐趋强大，却仍然不能与其他军阀如袁绍、袁术等抗衡。直至初平三年（192），曹操领兖州牧，大破青州黄巾军，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号为“青州兵”，才真正积攒了逐鹿中原的军事资本。建安元年

(196) 七月，曹操至洛阳迎接献帝；九月，献帝以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迁都许昌，曹操整顿、恢复、重建了汉室宗庙社稷制度。十月，天子拜操司空，领车骑将军。自此，曹操既完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战略，又朝纲独断，位如诸侯。从诗歌内容看，下首诗创作于建安元年初，此诗则创作于建安元年十月之后。

诗共七解，可分两层。前三解为第一层，以美颂为主。古公亶父继承后稷、公刘的伟业，成为周朝的奠基者；太伯仲雍、伯夷叔齐，不仅礼让君主之位，而且各自成为后世典范：太伯仲雍只身逃往荆蛮，开拓了新的国家基业；伯夷叔齐忠于前朝，恪守臣道，最终不食周粟，以身殉节。后四解为第二层，以反思为主。仲山甫、管仲、晏子都是一代名相，名垂后世。然而，在诗人看来，山甫不善用贤，致使贤才杜伯被杀；管仲不辨忠奸，致使小人竖刁得势。晏子养德厚仁，然而面对弑君之贼，却不能杀身成仁。管仲出使周朝，又墨守成规，不能因时而变。对这些历史上的贤相，诗人的反思、翻案甚至批判，无疑是石破天惊，表现出一位杰出政治家基于国家政治层面所作出的历史判断，非一般史学家所能道。

无论是颂美还是反思，甚至翻案、批判，本质上都表现了诗人的政治理想。他希望王室内部谦让以礼，避免兄弟阋于墙内；前朝旧臣恪守臣节，忠于王室；自己位至宰辅，任用贤能，杜绝小人，忘身取义，因时而变。其中对晏子的批评还隐含另一种倾向：曹操不满于周代森严的贵族等级制度，强调改革传统的等级制度。这就为庶族阶层登上历史舞台打开了通道，与他的“求贤令”

有内在一致的思想基础。这首诗所表现的对政治的思考，虽然主要着眼于最高统治阶层，但是其执政的思路相当明晰，与青年时代创作的《度关山》《薤露》所表达的政治理想相比，显然已经成熟了。

其 二

自惜身薄祜^[1]，夙贱罹孤苦。既无三徙教^[2]，
不闻过庭语。一解

其穷如抽裂^[3]，自以思所怙。虽怀一介志^[4]，
是时其能与。二解

守穷者贫贱^[5]，惋叹泪如雨。泣涕於悲夫^[6]，
乞活安能睹。三解

我愿于天穷^[7]，琅邪倾侧左。虽欲竭忠诚^[8]，
欣公归其楚。四解

快人由为叹^[9]，抱情不得叙。显行天教人^[10]，
谁知莫不绪。五解

我愿何时随^[11]？此叹亦难处。今我将何照
于光曜^[12]，释衔不如雨。六解

[注释]

[1] “自惜身薄祜(hù)”二句：怜悯自己命运不济，早年卑贱，无依无靠，生活清苦。惜，哀伤。薄祜，薄福。祜，一作

朱乾《乐府正义》说：“《善哉行》歌‘自惜’，王业为艰，诏后王也。英雄失路，自叙却真，不真不成英雄。”其实，自叙是真，但英雄并未失路，“我将何照于光曜”，正是照亮英雄未来道路的理想！

欲悲乍喜，乍喜又悲，最终又以悲情作结。既写出情感的反转腾挪，又表现其深厚的家国情怀。这种毫无矫饰、发诸心底的忧伤，恰恰烛照了英雄丰富的精神境界。

“祐”。夙(sù),早。罹(lí),遭受。 [2]“既无三徙教”二句:既无慈母教育,也无严父训海。三徙教,指孟母三迁的故事。《列女传·母仪》:孟子早年丧父,母教严厉。孟家先是居住在离墓地不远处,孟子便学习祭拜丧葬之类;孟母将家搬到集市旁,孟子又学习商贾之类;孟母又将家搬到学宫旁边,孟子学习祭祀、揖让的礼仪。孟母高兴地说:“此处真适宜孩子居住。”后以孟母三迁说明慈母对子女教育环境的选择。过庭语,指严父训海。《论语·季氏》:一日,孔子立于堂上,见儿子孔鲤从堂下匆匆经过,就问他说:“学《诗》乎?”鲤回答说:“未也。”孔子训诫他说:“不学《诗》,无以言。”于是,鲤退而学《诗》。又一日,孔子立于堂上,又见鲤匆匆从堂下经过,问他说:“学《礼》乎?”鲤回答说:“未也。”孔子又训诫他说:“不学《礼》,无以立。”于是,鲤退而学《礼》。后来就以过庭、庭训之类表达严父的训海。 [3]“其穷如抽裂”二句:身处困境,痛苦至极,只是因为思念父母。抽裂,割裂,形容万分痛苦。怙,依靠,这里特指父母。《诗经·小雅·蓼莪》:“无父何怙?无母何恃?” [4]“虽怀一介志”二句:虽然只是怀有小小的志向,时势也不愿让你实现。一介,一个,多为谦辞,含有藐小、卑贱之意。曹操早期的志向是“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述志令》),故曰“一介志”。其,通“岂”。与,给予。 [5]“守穷者贫贱”二句:安于困境,贫穷卑贱,惋惜哀叹,泪如雨下。叹,一本作“欢”,形近而误。 [6]“泣涕於(wū)悲夫”二句:泣涕不止,叹息悲伤,寻求生路,父母如何能看到!於,感叹词。 [7]“我愿于天穷”二句:我祈求苍天,愿琅琊山倒向左边的大海。琅邪,即琅琊山,在今山东诸城东南海滨。此句特有所指。董卓之乱,曹嵩避乱琅琊,兴平元年(194),由琅琊入泰山,被徐州牧陶谦所杀。此处祈求琅琊崩塌海中,表达内心的愤恨。 [8]“虽欲竭忠诚”二句:唯欲尽忠君

王，父死不能救，欣喜的是君王归于旧都洛阳。虽，唯。公归其楚，原指鲁公至楚。《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夏五月，公至自楚。”此指献帝回到旧都洛阳。初平元年（190），董卓胁迫献帝迁都长安。兴平二年（195），董承等护送献帝东迁，建安元年（196）至洛阳。公，鲁国国君，故代称献帝。 [9] “快人由为叹”二句：闻知天子还洛，为之欣喜，然尤为叹息的是，怀抱忠贞之情却不能面呈天子。快人，使人痛快、爽心，指献帝还洛事。由，通“犹”。一本作“曰”。抱情不得叙，犹言不得面呈衷情。《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元年正月，曹操遣曹洪率兵西迎天子，卫将军董承与袁术部将蓂奴据险拒之，洪不能进。所以曹操不得见天子。 [10] “显行天教人”二句：欲彰显天子之令教化百姓，谁知无不失败。显，彰显。天教，天子的教令。莫，动词，无。绪，残，引申为失败。指迎天子的抱负成空。 [11] “我愿何时随”二句：何时可以如我愿，感叹无法面呈天子，难以释怀。随，从，指如愿。此叹，指“抱情不得叙”之叹。 [12] “今我将何照于光曜”二句：如今我如何才能面对天子，解开我内心无尽的忧愁。照，对。光曜，日月，代指天子。衔，含，谓所衔之忧。不如雨，不似雨有止时，比喻忧愁无尽。

〔点评〕

这首诗写作时间在前一首之前，主要描写所面临的人生窘境和不见君主的忧伤。曹操在积攒了雄厚的军事资源之后，要逐鹿中原，还必须拥有雄厚的政治资源。汉末动乱，王室衰微，但是天子的金字招牌依然是熠熠生辉，“挟天子以令诸侯”无疑是最为雄厚也最为实用的政治资源。建安元年（196）正月，曹操准备迎天子于许

昌，于是派遣曹洪率兵西迎天子。然而，因为董承和袁术的抗拒，使这一政治愿望落空，这无疑对曹操的政治打击和心理打击都非常之大。面对此境此情，少遭不幸的人生、慈父被杀的惨痛、壮志未酬的窘迫，以及欲见天子而不得的忧伤，一一泛上心头，不禁使这位戎马倥偬、叱咤风云的英雄也潸然泪下。

通过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到英雄丰富的精神世界、通脱的性格特点以及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的理由。诗的情调非常忧伤，虽然这种忧伤在其他诗中也有表现，但是其他诗歌表现得比较克制，不似此诗如此淋漓而沉重。慈母见背，严父弃世，使他在“薄衲”“孤苦”的叹息中，交织着“抽裂”的思念。而一介之志未酬的窘迫，世情的淡漠和浇薄，更强化了诗人的孤苦、抽裂之痛。以至于发出“琅邪倾侧左”的诅咒和“乞活安能睹”的呼号！由此可见，英雄也并非时时壮怀激烈。项羽《垓下歌》的无奈、刘邦《大风歌》的伤感、刘彻《秋风辞》的悲凉，也写出了英雄精神世界的另一面。但是，如这首诗的泣涕涟涟，则在政治家诗中是比较少见的。通脱是汉末魏晋人的性格，曹操表现尤其突出。敢哭、敢笑、敢恨，甚至诅咒不平的世界，欲悲乍喜的情绪变化，真是活脱脱地表现了曹操不加掩饰的通脱个性，比项、刘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是鲁迅所赞赏的“魏晋风度”，也脱下了鲁迅所痛恨的“满脸死相”（《华盖集·忽然想到（五）》）。

不过，英雄的悲伤终究与一介书生不同。书生往往喜爱咀嚼自我的悲欢，沉溺于自我的主体世界；英雄常常在咀嚼自我悲欢时，又能表现出一个绝大的境界。项

羽英雄末路，犹高歌“力拔山兮气盖世”；高祖“伤怀泣下”，却因“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而生；汉武帝叹息“欢乐极兮哀情多”，但交织着“少壮几时兮奈老何”的感慨，包含着对汉室未来的忧虑。同样，在这首诗中，曹操欲悲乍喜，是因为天子回归故都；由喜反悲，是因为不能面见天子，一诉衷情。即使在最为忧伤的时刻，诗人关注的焦点仍然还是国家命运、王室安宁、百姓教化。所以结尾“释衔不如雨”，在泪崩山河中，又闪烁着“我将何照于光曜”的政治理想。倘若书生面对此境，会作何感慨？“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愁古。”（李白《远别离》）英雄终究还是英雄！

蒿里行^[1]

关东有义士^[2]，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3]，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4]，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5]，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6]，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虱虱^[7]，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8]，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9]，念之断人肠。

〔注释〕

〔1〕蒿里行：乐府旧曲。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录于《相和歌辞·相和曲》。崔豹《古今注》说：“《薤露》《蒿里》，泣丧歌也。”

方东树《昭昧詹言》：“此用乐府题，叙汉末时事。所以然者，以所咏丧亡之哀，足当挽歌也。《薤露》哀君，《蒿里》哀臣，亦有次第。”“臣”，指臣民，不是指大臣。钟惺《古诗归》：“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铠甲”以下，先从将士征战之久和百姓死亡之多两个方面，描述战争的残酷；然后再由战争戕害生命，进一步将笔触伸向战争所造成的社会凋敝。杜甫《兵车行》“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也正是因为描写战争造成农村经济凋敝而深化了诗歌主题。

蒿里，地名，泰山南，后指人死灵魂所归之地。 [2] “关东有义士”二句：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西南）以东，义士纷纷举兵讨伐董卓及其党羽。义士，忠义之士。《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初平元年（190）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zhòu）、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同时举兵讨伐董卓，推举袁绍为盟主，曹操代行奋武将军。 [3] “初期会盟津”二句：最初期待在孟津会合关东义士，齐心匡救汉室。盟津，即孟津（今河南孟州南），相传是武王伐纣大会八百诸侯之地。此诗在这里是用典和纪实相结合，蕴含期待关东义士能如武王伐纣时八百诸侯那样同心协力。乃心，其心，指心系王室。《尚书·康王之诰》：“虽尔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咸阳，秦朝都城，借指献帝被挟持到的长安。 [4] “军合力不齐”二句：义军虽是会合，却不能并力讨贼，如飞行的雁群观望徘徊。《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当时董卓兵马强盛，袁绍等人不敢率先进军。曹操驻军酸枣，而盟军十余万，却日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军。所谓“军合力不齐”即指此。踌躇（chóu chú），犹豫不前。雁行（háng），形容诸军列阵以待、观望不前。 [5] “势利使人争”二句：权势利益使人争斗，义军内部互相残杀。还（xuán），同“旋”，不久。戕（qiāng），残杀。这里指袁绍、韩馥、公孙瓒等人之间的争战。 [6] “淮南弟称号”二句：袁术在淮南称帝，袁绍又在北方谋立新的君主。初平元年（190），袁绍私刻玉玺，谋废献帝，立幽州牧、大司马刘虞为皇帝。建安二年（197）春，袁绍异母弟袁术又在淮南寿春（今安徽寿县）称帝。 [7] “铠（kǎi）甲生虬（jiǔ）虱”二句：战士长年征战，铠甲都长出虬虱，百姓也因战乱死亡惨重。铠甲，古代将士披挂的衣甲。虬，虱卵。 [8] “白骨露于野”二句：原野白骨累累，千里大地全无人烟。形容战争

残酷，造成大量百姓死亡。 [9] “生民百遗一”二句：百姓百不存一，想到这里真是非常哀伤。断人肠，形容悲伤到极点。断，一本作“绝”。

〔点评〕

初平元年（190）正月，关东诸郡起兵讨伐董卓，一直到建安三年（198）四月，平定董卓部将李傕、郭汜之乱，这场持续了九年多的战乱才告结束。董卓之难甫平，又出现袁术称帝的闹剧。所以，这一战争过程交错着各方权势利益：一是讨伐董卓及其部将，二是讨伐黄巾起义，三是各路军阀为攻城略地而展开的各种争夺战，四是袁术称帝所引发的讨逆之战。这正是“势利使人争”的丰富历史内涵。

建安二年（197）春，袁术称帝。秋九月，曹操率军东征，大败袁术。袁术生活奢侈荒淫，挥霍无度，军中士兵却饥寒交迫，他所统治的江淮一带也民不聊生，加之天灾和战争，使许多地方人烟断绝。从诗中所涉及的史实看，此诗当是征讨袁术时所作。具体时间在建安二年九至十月之间。

这首诗撷取这一段历史事实，剪辑几段对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题材，揭示社会动荡的原因，抒写忧世伤时的深广悲愤。诗歌在历史的剪影中，再现了汉末世积乱离、社会凋敝和民不聊生的真实图景；在深广的悲愤中，表现了诗人和平统一的渴望。此诗与作者的政治理想诗有内在统一的思想倾向。

叙事、议论和抒情的结合，是曹操史诗作品的基本特点，这首诗表现得尤为显著。这种结合，主要表现在

三个方面：

第一，叙事饱蘸感情。从叙事上说，诗以讨伐董卓开始，以讨伐袁术结束。关东义士举兵讨伐董卓，会盟孟津，志匡汉室，诗人充满强烈的期待。然而，各路军马虽已会合，却因为私利，观望犹豫、踌躇不前，这又让诗人何其焦虑；特别是各路所谓“义兵”，出于权势和利益，抢占地盘、掠夺人口等战争资源，互相厮杀，“乃心在咸阳”的政治目标已经荡然无存，诗人又该是多么的失落；尤其是“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不仅忘记了举兵的政治初衷，疯狂掠夺战争资源，而且悖逆篡主，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诗人已经是出离愤怒了。诗人叙事不是冷眼旁观，而是情融事中，所以充满艺术感染力。

第二，议论融入叙述。从议论上说，几乎所有的叙事都包含诗人的评价。关东诸郡起兵，作者以“关东有义士”称之，“义”就是一种包含价值判断的评价；“乃心在咸阳”，既是对义兵初起时军心的一种叙述，也是一种带有政治伦理的评价；“势利”二字的评价，揭示了“嗣还自相戕”的政治原因，补充交代了“军合力不齐”的心理原因。“义士”与“势利”、“心在咸阳”与“称号”“刻玺”云云，构成了一种强烈的反讽意味。这种评价性语言的介入，使冷静的历史叙事也显得惊心动魄。

第三，抒情交织叙事。从抒情上说，后六句是直接抒情，但也没有离开诗歌的意象和叙事，既有强烈的画面感，又进一步将叙事抒情化。“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前句重在意象描绘，后句重在事件叙述，然而前句

用一“生”字就有明显的叙事性，后句用一“以”字与上面的叙事勾连，揭示原因，是议论，也是感慨；“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有强烈的画面感，更有泱肌沦髓的悲怆，但何尝不是一种对事实的描述？即便是“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也是先叙述后抒情，而叙述中的深重叹息，抒情中的“断肠”意象，也同样使二者交织。这种交织就使情生于境，境融于情，从而充满深厚悠长的诗歌韵味。

此外，在结构上，先扬后抑的跌宕使这首诗表现出特殊的情调。前四句发端响亮高亢，接下二句转折延宕，再四句沉郁愤激，最后六句低沉哀伤。与《薤露》相比，虽然二者在情调上都是先扬后抑，但这首诗比《薤露》更为曲折。

苦寒行^[1]

北上太行山^[2]，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3]，
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4]，北风声正悲。熊黑
对我蹲^[5]，虎豹夹道啼。溪谷少人民^[6]，雪落何
霏霏^[7]。延颈长叹息^[8]，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
郁^[9]，思欲一东归^[10]。水深桥梁绝^[11]，中路正
徘徊^[12]。迷惑失故路^[13]，薄暮无宿栖^[14]。行行

朱乾《乐府正义》：“魏武《北上》，拟《东山》作也。魏武善用兵，今观其言，与士卒同甘苦如此，使能以周公之心为心，则此诗何遽出《东山》下哉！”将士同心，军纪严明，是曹操用兵的特点。

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北上’二字，已伏下‘东归’。山居趁坳，泽居趁突。曰‘溪谷少人民’，则真无人民矣，已伏下‘薄暮无宿栖’。‘延颈’者，望所怀也。‘水深’云云，东归不得，仍旧北上，故曰行行日远，而人马同时饥矣，此苦实过《东山》。”溪谷无人，不仅写荒凉，而且写战争造成的人口凋零，与“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同样怵目惊心！

所以特别点明《东山》，一是行役之苦，与《东山》类似；二是自己征讨叛将，正义同于周公东征；三是周公平定叛乱，统一天下，也正是曹操的理想。千古同心，惺惺相惜。

日以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15]，斧冰持作糜。悲彼《东山》诗^[16]，悠悠使我哀。

[注释]

[1] 苦寒行：曹操自拟乐府。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录于《相和歌辞·清调曲》。《乐府解题》说：“晋乐奏魏武帝《北上篇》，备言冰雪溪谷之苦。其后或谓之《北上行》，盖因武帝辞而拟之也。”按：曹操《苦寒行》有两种版本，一是本辞，本书所录。二是晋乐所奏，见《宋书·音乐志》。四句一解，每一解的首两句后，都有叠句。叠句取首两句的后八字，如第一解：“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下同。晋乐所奏的内容，本书不录。[2] “北上太行山”二句：我北上太行，山是何其高耸而艰险。北上，曹操从邺城（今河北临漳境内）出发，出兵壶关（在今山西长治境内），壶关在北，故曰北上。太行山，又名五行山、王母山、女娲山，绵延于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处的大山脉。[3] “羊肠坂诘（jié）屈”二句：羊肠坂，地名，在壶关东南，萦曲如羊肠，故称。坂，斜坡。诘屈，盘旋曲折。摧，毁坏，折断。[4] 萧瑟：风吹树叶之声，形容环境凄清。[5] 熊黑、虎豹：指出没的凶猛野兽。黑，大熊，又称人熊。道，一本作“路”。[6] 溪谷：山间沟壑。[7] 霏霏：形容雨雪浓密。此次曹操出兵是在建安十一年（206）正月，正是北方苦寒之季。[8] 延颈：伸长颈脖，眺望远方。[9] 怫郁：忧郁，心情不舒畅。[10] 一：句中助词，无义。东归：泛指回乡。曹操为谯（今安徽亳州）人，此地以太行之东南，故说“东归”。[11] 绝：即断。[12] 中路：途中。一本作“中道”。徘徊：

往返回旋。因山道萦曲如羊肠，故云徘徊。 [13] 故路：原来的路。一本作“径路”。 [14] 薄暮无：一本作“暝无所”。薄暮，黄昏。薄，迫近。 [15] “担囊行取薪”二句：军人挑着行李，边行军边拾柴，持斧凿冰，取水造饭。糜（mí），稀饭。 [16] “悲彼《东山》诗”二句：我不禁想起《东山》诗中战士行役之苦，内心哀伤悠悠不绝。《东山》，《诗经》中的行役诗。依据《毛诗序》，周公东征，战士离乡三年，在归途中思念家乡而作此诗。

〔点评〕

建安九年（204），曹操攻下邳城，袁绍外甥、并州牧高干降曹，曹以之为并州刺史。建安十年十月，高干听说曹操北征乌桓，后方空虚，立即举兵叛曹，派兵拒守壶口关（在今山西壶关境内）。建安十一年（206）正月，曹操率兵北击高干，三月平定。此诗是在出兵邳城、北上壶口途中所作。

诗极力描写军旅途中的苦寒和感慨。“北上太行山”四句，概述行役艰难。山的高峻艰险，一难；路的盘旋曲折，尤难。在登山途中，牛马倒地，连车轮都已断折，人困马乏就不难想象了。“树木何萧瑟”六句，描述环境恶劣。北风凄紧，树木萧瑟，野兽凶猛，声震林道，空谷无人，飞雪浓密。虽为写景，景中含情。风声林声、猛兽之声，回荡在空旷无人的山谷之中，令人悲凉、颤栗、忧伤。而溪谷无人，不仅伤时，而且伤世。“延颈长叹息”四句，直接抒情。面对此景、此境，诗人举首眺望，心头涌起种种复杂的情怀，不禁叹息不已：行军艰难，可叹息者一；远离故乡，可叹息者二；空谷无人，可

叹息者三。这种情怀郁积缠绕，难以排解，于是归乡之思油然而生。这种乡情，不仅是写自己，也是写将士；不仅留恋故乡的温馨，也包含对故乡的担忧——从空谷无人的眼前之境中，联想起战争造成故乡的凋敝。“水深桥梁绝”八句，转入叙事。水深桥断，无法前行，欲返来路，又迷失方向，只得在小道盘旋而上，偏偏又是黄昏渐近，无处投宿。渐行渐远，人马困乏饥饿，只好以斧凿冰，造饭充饥了。这一层虽是叙事，却与写景勾连：因为雪落霏霏，才导致“迷惑失故路”；空谷无人，才造成“薄暮无宿栖”；“斧冰持作糜”，又补写了天气奇寒。正是这种难以想象的艰难，更使诗人体恤将士“思欲一东归”的乡思。所以诗人联想起描写行役之苦、思乡之深的《东山》诗，种种复杂的忧伤情怀又泛上心头。以悠悠的哀伤和感叹收束全诗，在情感上与开头呼应，使诗境涂抹上更为浓郁的悲怆色调。

但是，悲怆诗境的背后仍然洋溢着一种坚韧的精神。虽然环境如此恶劣，行军如此艰苦，乡思如此浓郁，然而将士并没有退缩，“斧冰持作糜”是继续前进的一种体力上的准备，苦寒的环境反而成为将士坚韧斗志的反衬。所以，曹操的大军终于越过太行，并在三月攻下壶口关，高干败走荆州，为上洛都尉所杀，取得了这次战争的彻底胜利。

写景、叙事和抒情的相融相生，叹息的笔调贯穿始终，写景的背后交织着乱离的时世，环境苦寒的背后反衬将士的坚韧，而这一层意思则又隐蔽在语言的背后，从而使诗歌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却东西门行^[1]

鸿雁出塞北^[2]，乃在无人乡。举翅万里余，
行止自成行。冬节食南稻，春日复北翔。田中有
转蓬^[3]，随风远飘扬。长与故根绝，万岁不相当。
奈何此征夫^[4]，安得去四方。戎马不解鞍^[5]，铠
甲不离傍。冉冉老将至，何时反故乡。神龙藏深
泉^[6]，猛兽步高冈。狐死归首丘，故乡安可忘？

〔注释〕

〔1〕却东西门行：曹操自拟乐府。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录于《相和歌辞·瑟调曲》。《古今乐录》说：“王僧虔《技录》云：《却东西门行》，荀录所载。武帝《鸿雁》一篇，今不传。”〔2〕“鸿雁出塞北”以下六句：鸿雁出于塞北无人之地，展翅高飞万里之外，飞翔栖息，自然成行。冬季南方觅食，春天飞回北方。塞北，古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北即称塞北。乃，是。乡，古代基层行政编制，此泛指地方。〔3〕“田中有转蓬”以下四句：田有蓬草，随风飘扬远去，与故土长久分离，相会无日。蓬，多年生草本植物。其茎叶大于根部，遇大风拔地飞起，随风旋转，故称转蓬。根，指根基，生长转蓬的故土。万岁，夸张时间之久。相当，相遇，即回归故乡。〔4〕“奈何此征夫”二句：叹息这些征人，无奈地离开故乡征战四方啊。奈何，表感叹。安得，怎么能。〔5〕“戎马不解鞍”以下四句：马不离鞍，人不解甲，长年征战，征人渐老，何时才能返回故乡。冉冉，渐渐。反，同“返”。〔6〕“神龙藏深泉”以下

余冠英《三曹诗选》：“乐府有《东门行》《西门行》，又有《东西门行》。《东西门行》大约是合并《东门行》和《西门行》的调子。曹操此题作《却东西门行》，后来陆机又有《顺东西门行》，‘却’和‘顺’有人以为是倒唱和顺唱之别，这些都是乐调的变化。”若然，曹操对音乐研究也别有会心。

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狐死’句用比，意切。而以‘神龙’二句为兴，与狐相排，法变。”从句群的意义看，“神龙”“猛兽”都是用比，“神泉”“高岗”亦龙、兽之乡。

四句：神龙藏于深渊，猛兽奔跑在山岗，狐狸死时，头向狐穴，征人怎么能不怀念自己的故乡？泉，渊。唐人抄书改“渊”为“泉”，避唐高祖李渊之讳。狐死首丘，古代谚语。《礼记·檀弓上》：“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首丘，指狐死时头向狐穴所在的山丘。比喻对故园的思念。

[点评]

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并无明确记载，然而曹操“横槊赋诗”，多为写实。诗之发生多是“感物而动”，因此诗中之景必然与诗人的经历有隐约联系。清朱嘉徵《乐府广序》说：“《却东西门行》歌‘鸿雁’，征戍曲也。道将士离索之悲，以劝劳之。”今人也解释说：“写征夫久从征役的怀乡之情，也是作者自伤。”（《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也就是说，此诗是实写，作于曹操征戍途中，抒写将士的离索之悲、怀乡之情。诗中“鸿雁出塞北”之景，唯有北方才有。考《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曹操出征塞北，唯有建安十二年（207）北征乌桓，别无出征塞北的历史记载。

建安六年（201），官渡之战，曹操击败袁绍。七年（202），袁绍病死，其子袁尚即位，引发了袁绍诸子内部的争斗。建安十年（205）春，袁熙大将焦触、张南反叛，攻打袁熙、袁尚，熙、尚逃到三郡乌桓，“复图冀州”。曹操为了平定北方，肃清袁氏残余，举兵北征乌桓。原拟渡海直取蹋顿老巢柳城（在今辽宁朝阳境内）。夏五月，因为天降大雨，海水泛滥，海路不通，只好取道陆路，到达无终山（在今天津蓟州区北），在当地隐士田畴的引导下，绕道徐无山（今河北玉田东北），出卢龙塞（今河北唐山喜峰口）。然而，

塞外也道路不通，乃凿山填谷五百余里。八月，登白狼山（今辽宁喀左大阳山），大破乌桓，斩乌桓首领蹋顿，直捣柳城。袁氏兄弟逃往辽东，被太守公孙康所杀。至此，乌桓三郡彻底平定。九月，引兵自柳城还邺（今河北临漳境内）。此诗当作于北征乌桓、初出塞北之时。

前十句写景，以物喻人；后十句抒情，直写伤怀。写景又分两层，先六句写出塞，意思是我和我的将士犹如鸿雁，从塞北无人之地，展翅高飞千里，无论行军还是栖息，都行伍整肃。虽然冬季也去南方就食，但春天又回到北方。这就非常明确地说：我虽出征塞北，终究会奏凯归来。然而，接下四句反跌出“自伤”，意思是征夫却如田中转蓬，随风飘向远方，久别故乡，也不知何时才能归来。所以后十句自然转入对征夫的直接抒写。其抒情也分两层，先六句直写伤怀，感叹征夫离开故土，征战四方，过着马不解鞍、人不离甲的征战生活。正因为如此，诗人才感叹岁月流逝，老之将至，何时才能返回故乡呢。再以比喻推进一层，深化思乡之情。神龙、猛兽尚且留恋深渊、高岗，狐死仍然头向着自己的山丘洞窟，这些征夫怎么可能忘记自己的故乡呢？由此可见，曹操虽然一生戎马倥偬，却非好战，乃不得已也。在“自伤”之时，他推己及人，体恤将士在艰辛的征战中时时泛起的思乡之情。这种推己及人的怜悯情怀，骨子里仍然浸透着对和平安宁的渴望，与诗人“对酒歌，太平时”（《对酒》）的政治理想诗有内在一致之处。

在艺术上，此诗与《苦寒行》都是描写行役。同写征战乡思，《苦寒行》主要描述行役的艰险，思乡之情成为

行役艰险的点染；此诗则主要抒发思乡之情，“戎马不解鞍，铠甲不离傍”的战事紧张和艰辛，则成为思乡之情的点染。——两诗取材的侧重点不同。同是描写景物，《苦寒行》“树木何萧瑟”“雪落何霏霏”云云，主要是通过写景突出环境的恶劣，与行役的艰险相得益彰；此诗写景则纯用比兴，或明喻如“狐死归首丘”，或暗喻如“田中有转蓬”，或兴中兼比如“鸿雁出塞北”。——两诗的艺术手法不同。同有腾挪变化，《苦寒行》以“艰哉何巍巍”笼罩全篇，或以萧森寥落之景衬托之，或以叹息思乡之情衬托之，或以栖遑无宿、人马饥渴衬托之，形成一个“众星拱月”式的结构；此诗则由“举翅万里余”的高昂，反跌出“随风远飘扬”的悲怆，而后层层递进，抒写深重的乡思，构成反跌与递进并用的结构。——两诗的艺术结构不同。

步出夏门行五首^[1]

一、艳

这是乐府“艳”曲。艳，从音乐上说，是前奏曲，为进入主题曲提供一个引子；从组诗上说，是全诗引言，为理解全诗提供了一个背景。

云行雨步^[2]，超越九江之皋。临观异同^[3]，心意怀犹豫，不知当复何从。经过至我碣石^[4]，心惆怅我东海。

〔注释〕

〔1〕步出夏门行：乐府旧题，又叫《陇西行》。郭茂倩《乐府

诗集》收录于《相和歌辞·瑟调曲》。王僧虔《技录》说：“《陇西行》歌武帝《碣石》、文帝《夏门》二篇。”因此，此诗一名“碣石篇”。《宋书·乐志》归于“大曲”，前有“艳”（前奏曲），然后是《观沧海》《冬十月》《土不同》《龟虽寿》四解（章）。[2]“云行雨步”二句：连连降雨，海水泛滥。九江，泛指海边河道。皋，水边高地。《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北征乌桓，夏五月，至无终（今天津蓟州区）。七月，因为天降大雨，海水泛滥，海路不通。[3]“临观异同”以下三句：面对形势的变化，内心犹豫，不知何去何从。异同，不同，指与原先预料不同。犹豫，同“犹豫”。何从，即从何，从哪里，指进军路线的选择。[4]“经过至我碣石”二句：我经过碣石时，因为海水泛滥，内心充满惆怅。碣石，山名，在今河北昌黎北。曹操北征乌桓，经过此山。

[点评]

这是诗的“艳”曲，扼要回忆了北征乌桓经过碣石时的情景。天降大雨，海水泛滥，突如其来的天气和海潮变化，打破了原先从海路进军的计划，因此如何选择进军路线，曹操内心充满犹豫和忧虑。

建安十二年（207）春，曹操从邺城起兵北征乌桓。北征乌桓本来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一是陆路，漫长而艰险；二是水路，路近且便捷。曹操在建安十年（205）消灭袁谭之后，就开始准备北征乌桓。为了缩短进军路程，便于军需保障，他下令修筑了两条人工河：一是从呼沱（即今滹沱河）入泃水，命名为平虏渠；二是从洳水（源出天津蓟州区北）口入潞河，命名为泉州渠。这两条河流都可以从天津方向直接入海；而且两条人工河

之间又可以互通，从邺城漳水进入平虏渠，再进入泉州渠，经过潞河，从沟水口入海。如此精心的准备，却因为天降大雨，海水漫溢，无法从海路进入塞北柳城。只好改从陆路，经过无终（在今天津蓟州区），绕道徐无山（今河北玉田县东北），穿越卢龙塞（今河北唐山喜峰口），越过长城，然后还要跋涉数百里，方至柳城。所以到达碣石时，曹操面对涨潮的大海，如何选择进军路线，内心犹豫。此时，无论选择海路，还是选择陆路，都充满艰险，因而他充满忧伤。

一个“临”字，点明登高远眺。唯因人在高处，俯视大海，才可能望见海水澹荡，海岛挺拔。“洪波涌起”，则诗人视线稍移近处；而“日月”“星汉”的想象，视线又移向远方，海阔天高，水天相连，才产生如此奇想。

“日月”以下，想象奇妙而自然。远眺海阔天高、水天相连而自然联想；大海吞吐日月、包举星汉的壮阔，正折射出诗人的襟怀和境界。

二、观沧海

东临碣石^[1]，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2]，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3]，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4]，歌以咏志。

〔注释〕

〔1〕“东临碣石”以下四句：登上碣石山，东观大海，水波微起，唯有山上岛屿耸立海上。澹澹，水波摇荡。竦峙（sǒng zhì），高耸。竦，同“耸”。〔2〕“树木丛生”以下四句：岛上树木浓密，野草茂盛；海上秋风吹来，浪涛翻滚。萧瑟，风吹树叶之声。波，一本作“涛”。涌，一本作“踊”。〔3〕“日月之行”以下四句：是诗人联想，大海辽阔，仿佛日月运行、星河灿烂，都出乎其中。〔4〕“幸甚至哉”二句：非常庆幸，可以咏歌以抒发情志。这两句是合乐而歌的衬音，每章都有，与正文内容无关。

[点评]

建安十二年（207）九月，曹操北征乌桓凯旋途中，再次途经碣石，心境与出师时“经过至我碣石”的犹豫惆怅自然大不相同。此时，中国北方基本统一，南向用兵再无后顾之忧，因此在曹操眼里，平定蜀、吴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国家统一大业已是指日可待。事业的鼎盛，心情的愉悦，横槊赋诗的情境，叱咤风云的个性，使诗人对人生、事业和未来都充满极度自信。所以诗在白描的景物和质朴的语言中，蓄满飞动的气势，呈现壮阔的境界。而这种气势与境界，又充分展现了诗人昂扬进取的精神面貌，吞吐日月的胸襟胆略，举重若轻的英雄气魄。

诗人登高眺望，巧妙运用视点的转换，写出大海全景，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奇妙想象。先写远眺，以“水何澹澹”描写大海澹荡的波光，以“山岛竦峙”加以点染，以静衬动，动静相生；然后细致描写山上之景物，用“丛生”“丰茂”写出秋日晴空之下草木葱茏茂盛，将萧索的秋景描写得生机勃勃，春意盎然，蕴含着诗人喜悦的心情和舒展的襟怀。再写近观，当诗人由远眺而移向近处时，所见是秋风吹拂，海浪“涌起”。一远眺一近观，一“澹澹”一“涌起”，由静而动，详写静而略写动，如盘马弯弓，蓄满飞动气势。最后又将视点移向远处，引出大海吞吐日月星河的奇妙想象。

写大海，本应是怒涛霜雪，倾泻千里，惊涛裂岸，摄人心魄，然而诗人仅用“涌起”这一舒缓的语调一笔带过，化急为缓，化重为轻，在举重若轻中显现出巨人的气魄。在结构上，开头“东临”的远望、后文“日月”的想象，

构成内在逻辑联系。唯其远，故见风浪平缓；也唯其水波澹澹，才给人以通透的视觉，才能想象出日月、星汉运行于大海之中。这一想象，在漫不经意中，写出了大海包举星汉、吞吐日月的壮阔胸怀。不仅写出大海的壮美，也寓含了诗人豪迈的情感，表现了一种包举宇宙的精神境界。王国维《人间词话》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所谓“血书”，乃是比喻从心灵中流淌而出，而非堆垛文字的“创作”。曹操的这首诗正属于此类。

在中国文学史上，这是现存最早的一首完整山水诗，对后代山水诗的形成与发展都有深远影响，也受到后人景仰。毛泽东《浪淘沙·北戴河》：“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就与此诗有关。毛泽东以夸张的手法，写风急浪涌，是为突出渔船搏击风浪、处险不惊的胸襟气度，与曹诗异曲同工。但是，毛诗写景用重笔，诗境奇险；曹诗写景用轻笔，诗境奇隽；曹诗抒情突破空间的限制，毛诗抒情在穿越时间中突破了空间的限制；同是巨人之笔，也同有浪漫色调，但是毛诗奔泻千里，以气势胜；曹诗含蓄振荡，以气象胜。二者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

因为清晨行军，才使诗人产生北风“徘徊”、飞霜“霏霏”的感觉，“晨鸣”所闻，“南飞”所见，不仅叙事隐蔽于写景之外，而且这种感觉和所闻唯有在静谧的环境中才会产生，行进中的军队军纪整肃，也隐隐可见一斑。

三、冬十月

孟冬十月^[1]，北风徘徊。天气肃清，繁霜霏霏。鸛鸡晨鸣^[2]，鸿雁南飞。鸷鸟潜藏，熊罴窟

栖。钱镈停置^[3]，农收积场。逆旅整设，以通贾商。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注释〕

〔1〕“孟冬十月”以下四句：初冬来临，北风不断吹来。天气高朗清爽，浓霜飘落。孟冬，冬天的第一月。徘徊，形容寒风徐徐回环。霏霏，形容雨雪浓密，此指飞霜。〔2〕“鹄（kūn）鸡晨鸣”以下四句：鹄鸡早晨打鸣，大雁开始南飞。鸢鸟藏身巢中，熊罴栖息洞窟。鹄鸡，鸟名，黄白色，形状似鹤。鸢鸟，指鹰、雕、枭之类的猛禽。〔3〕“钱镈（bó）停置”以下四句：农具已经收拾停当，庄稼也堆积场中。整理布置好旅店，准备接待往来的商人。钱镈，古代整地、除草用的两种农具。逆旅，客舍，即旅店。贾（gǔ）商，商人。

〔点评〕

这首诗描写河朔初冬的景物风情。前四句写景，描写初冬天气的寒冷。“孟冬十月”，强调刚刚入冬。在南方天气中，这个季节还带有深秋的凉爽，然而河朔的初冬却已是北风凛冽，天气高爽清冷，严霜飘落浓密。接下四句写物，进一步描写天气的寒冷。鸿雁南飞，虽有鹄鸡传来阵阵鸣叫，但是平时频繁出没的猛禽、野兽却或栖息巢中，或蜷缩洞窟，寒冷的程度于此可见一斑。最后四句写人，突出民间的闲适和安宁。繁忙的季节已经过去，悠闲的冬季即将来临，往来的客商不仅会带来异乡的风情，还可以带来一点意外的收入呢。

诗人写景始终紧扣北方特点。首二句，写北方寒风扑面而来，身后也浸透寒意。“徘徊”既写出寒风连续

朱乾《乐府正义》：“《冬十月》，叙其路途所经天时物候。又自秋经冬，虽当军行，而不忘民事也。”

吹拂，也写出北方寒风给人所造成的特有的回旋感觉。“繁霜”本是落在草木叶上，作用于人的视觉，但是诗人用“霏霏”二数字化视觉为感觉，仿佛感受到霜花轻轻的飘飞。接下来，不仅“鸿雁南飞”是北方之景，而且“鸱鸡晨鸣”也为北方所特有。宋陈鹄《耆旧续闻》卷六：“男儿未老中原在，寄与鸱鸡莫浪啼。”南渡文人因为无法听到鸱鸡之鸣而产生深重的故园之思，可见鸱鸡之鸣是北国中原特有的景致。

诗人写景还隐含着一种特定的叙事因子。北风的“徘徊”、繁霜的“霏霏”，都不是纯粹客观的描写，而是写人对北风、繁霜的主观感受。没有置身于北风之中，就不可能产生回旋之感；也只有在身临其境、身着霜花时，才能感受到繁霜的飘落。这种特殊的感受，正是诗人和他的将士凌晨行军时才有可能产生。同样，鸱鸡、鸿雁、鸢鸟、熊黑，并非虚构想象，而是诗人写眼中所见，主体的活动也隐蔽在写景的背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写北方风情浸透着一种淡淡的喜悦。平定了北方，消除了乌桓“数入塞为害”（《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的后患，才可能出现这种安宁祥和的社会环境。漫不经意中，诗人将平定乌桓的战争伦理意义连带展现出来。此外，这四句也表现了曹操农商并重的治国理念，朱嘉徵《乐府广序》认为“立国规模略见”，是很有见地的。

上首诗开头直接写景，与下文构成并列结构；这首诗开头点明特点，笼罩全篇，是总分结构。“流澌浮漂”六句，直承“河朔隆寒”；“士隐者贫”四句，转承“乡土不同”。描写同一对象，视角不同，结构不同。

四、土不同

乡土不同^[1]，河朔隆寒。流澌浮漂^[2]，舟船

行难。锥不入地^[3]，蓴藟深奥。水竭不流^[4]，冰坚可蹈。士隐者贫^[5]，勇侠轻非。心常叹怨^[6]，戚戚多悲。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注释〕

〔1〕“乡土不同”二句：由于乡土气候不同，北方十月（或十一月）已是严寒。河朔，黄河以北地区。隆寒，严寒。〔2〕“流澌浮漂”二句：河朔大川冰块漂流，舟船难以通行。澌，漂浮的冰块。〔3〕“锥不入地”二句：地面冰冻坚硬，铁锥无法扎进地中，芜菁、藟（lài）蒿深厚堆积冰上。蓴（fēng），芜菁，别名蔓菁，二年生草本植物，根肥大，可供食用。藟，艾蒿。深奥，集聚深厚。奥，聚集。〔4〕“水竭不流”二句：河水好像干涸，不再流淌，河面的坚冰，可以行人。蹈，踏，踩。〔5〕“士隐者贫”二句：当地的壮士因为痛心于贫困，所以民风剽悍，重义轻非。士，壮士，此指年轻男子。一本作“土”，形近而误。隐者，痛心之事。勇侠，勇敢侠义。轻非，轻视是非。〔6〕“心常叹怨”二句：所以我常常叹息遗憾，内心充满悲痛忧伤。怨，恨，遗憾。戚戚，忧伤。

〔点评〕

这首诗描写河朔深冬的景物风情。先以“乡土不同，河朔隆寒”概括北方不同于故国的“隆寒”，再具体描写北方隆寒的景象，最后抒写对北方因为贫困而“勇侠轻非”的深重忧戚。结构与上诗基本相同，取景的视角和抒写的情感却又完全不同。

上首诗写乡风，是安宁祥和，着眼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首诗写乡风，是民情剽悍，着眼于社会的安宁和稳定。所以，前者浸透淡淡的喜悦，后者直写深深的隐忧。思考的维度不同，所产生的心理感觉必然不同。

同是写景，上首诗总写河朔之景，写风霜、写鸟兽，写山林；这首诗则特写河川之景，写浮冰、写植物、写川流。写寒冷，前诗突出“肃清”，此诗凸显“隆寒”。诗抓住河川浮冰漂流，以舟船难以通行衬托之，已见其寒冷；土地积冻深厚，以僵硬厚实的植物衬托之，更见其隆寒；小河全是冻冰，以冰上可以行人衬托之，简直是奇寒了。如此写来，一层深入一层，将河朔不同于南方的寒冬特点描写得淋漓尽致。上首诗所写是孟冬，这首诗所写已是深冬。曹操此次北征，直至十一月才返回邺城，这一首诗大约就是写于十一月初。

同是抒情，上首诗寓情于描写之中，这首诗却叙述寓抒情之中。此诗后四句直接抒情：年轻男子因为痛心于家贫，无法生存而铤而走险，尚勇任侠，作为一位统治者，自然忧虑叹息、戚戚悲伤。此次凯旋，曹操从辽西走廊折回邺城，经过燕赵之地，还在易水作短暂停留。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的侠士，由易水又很容易联想到荆轲、聂政等古代侠客。乱世，侠客可能伸张正义；治世，侠客则可能“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造成对法制的挑战。诗人的叹息，既有历史事实的依据，也有现实可能的忧虑，所以抒情的背后也隐含叙事的因子。倘若纯粹从抒情角度看，诗人不仅忧虑河朔尚侠任勇的剽悍民风，可能对国家法制和社会安宁的破坏，而且对形成这一民风的深层原因即贫困，有更深刻的思考，所以强化法制和纾民贫困的治政方针，也隐然包含其间。这正是政治家抒情与一般文人的差别之所在。

五、龟虽寿

神龟虽寿^[1]，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2]，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3]，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注释]

[1] “神龟虽寿”以下四句：神龟虽然长寿，仍有死亡之时；腾蛇虽也升天，死后同样化为土灰。神龟，传说中的神灵之龟，能活三千年。《庄子·秋水》：“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竟，终结，指死亡。腾蛇，一名“鼈蛇”，也叫飞蛇，传说中龙类的动物，能腾云驾雾。《韩非子·难势》：“飞龙乘云，腾蛇游雾。”[2] “老骥(jì)伏枥”以下四句：老马虽然卧于槽上，其志仍是驰骋千里；壮士即使暮年，雄心也不减当年。骥，骏马，千里马。枥，马槽，马棚。烈士，有气节有壮志之人。已，止。[3] “盈缩之期”以下四句：寿命长短，不仅仅在于自然，养性和心，也可以益寿延年。盈缩，满与亏，本指进退、成败、祸福，此指生命的长和短。养怡，犹养和，指修养心性、保持平和。

[点评]

建安十二年(207)，曹操五十三岁。这在“人到七十古来稀”的古代，也确实算是已入老境了。欧阳修作《醉翁亭记》时年仅四十，就感慨“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苏东坡作《江城子·密州出猎》时年仅三十七，也自谓“老夫聊发少年狂”。然而，对于一位包举宇宙、

生命有限，使人类永远充满一种悲情色彩。但是，也唯有生命有限，才使人生庄严而神圣。“志在千里”“壮心不已”，正是生命庄严而神圣的颂歌。少年因此而辉煌，老境因此而绚丽。

唯因生命有限与壮心不已构成了尖锐对立，才能鞭策人们珍惜生命，强化生命的密度；养生延年，拓展生命的长度。“密度”是生命存在的意义，“长度”是生命密度的保证。

昂扬进取的英雄而言，虽然也感觉到“年之暮奈何？时过时来微”（《精列》）的老之将至的残酷现实，如何延续生命的长度必然也时时泛上心头，所以才会创作超越生命的系列游仙诗。但是难能可贵的是，曹操清晰认识到“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精列》），不仅“圣贤不能免”，即便是“神龟”“腾蛇”也有“竟时”，都无法逃脱“终为土灰”的结局。曹操的过人处在于，他并未沉溺于“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古诗十九首》）的消极悲情之中，而高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将一般暮年最容易坠入的人生颓唐，转化为壮士之歌。仿佛让人又一次重温了诗人驰骋沙场、志匡天下的风云人生！曹操浪漫的情怀中始终有一份现实的清醒，风云人生的生命质量，毕竟还是蕴含在“盈缩之期”的生命长度之中，因此如何益寿延年，也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不过，诗人的养生态度也是积极的，他强调生命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存在，也是一种主体的存在，因此既需要顺乎自然，又不仅仅顺乎自然，而是通过修养心性、调节生命的节奏，达到“永年”的目的。显然，曹操扬弃了庄子“庖丁解牛”式的养生方法，又汲取了庄子“平易恬淡”的养神原则。

简要地说，生命有限，壮心无限；和心养性，就可以拓展有限。而“可得永年”，并不仅仅追求生命的长度，而是追求“壮心”的目标。“永年”和“壮心”的二元振荡，就能让生命绽放出一份别样的精彩。如果说游仙境界是一种追求生命超越的幻影，那么修养心性则是一种追求生命境界的现实。如果说“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

灿烂，若出其里”，表达的是虎视四海的胸襟气度；那么“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表达的则是老当益壮的精神情怀。故清敖陶孙《诗评》说曹诗如“幽燕老将，气韵沈雄”。

短歌行二首^[1]

其 一

对酒当歌^[2]，人生几何？譬如朝露^[3]，去日苦多。慨当以慷^[4]，忧思难忘。何以解忧^[5]，唯有杜康。青青子衿^[6]，悠悠我心。但为君故^[7]，沉吟至今。呦呦鹿鸣^[8]，食野之苹。我有嘉宾^[9]，鼓瑟吹笙。明明如月^[10]，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11]，枉用相存。契阔谈讌^[12]，心念旧恩。月明星稀^[13]，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14]，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注释〕

[1] 短歌行：乐府旧题。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录于《相和歌辞·平调曲》。崔豹《古今注》：“长歌、短歌，言人寿命各有定分，不可妄求。”或与《长歌行》相对，乃在曲调长短，而无关内

感慨人生几何，是一个古老的话题。然而，在曹操笔下，看似消极的人生态度，却蕴含积极的人生内容。陈沆《诗比兴笺》：“‘人生几何’发端，盖传所谓古之王者知寿命之不长，故并建圣哲，以贻后嗣。”与《古诗·驱车上东门》“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意义大相径庭。

陈沆《诗比兴笺》：“虽然，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天下三分，士不北走，则南驰耳。分奔吴蜀，栖皇未定。若非吐哺折节，何以来之？山不厌土，故能成其高；海不厌水，故能成其深；王者不厌士，故天下归心。”

容。[2]“对酒当歌”二句：面对美酒，放声高歌，人生短暂啊。当，应当，一说与“对”同义。几何，多少，形容短暂。[3]“譬如朝露”二句：犹如早晨露珠，日出即逝，何况逝去的岁月何其之多。苦，患。[4]“慨当以慷”二句：慷慨高歌，仍然难忘忧思。慨当以慷，即慷慨。慨，一本作“既”。[5]“何以解忧”二句：谓以酒解忧。何以，以何。杜康，传说中的“酿酒始祖”。一说黄帝时人，一说周代人。后代称酒。何以解忧，晋乐所奏作“何以解愁”。[6]“青青子衿”二句：那些贤才，让我思念不已。《诗经·郑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原是少女对所恋爱的学子的思念，并责备他忘记了自己，致使音信遥无。此诗所引成句，也包含后二句“责其忘己”之意。青衿，周代学子之服。衿，衣领。悠悠，形容思念不绝。[7]“但为君故”二句：只是因为你的原因，我至今仍然沉吟思念。君，指贤才。沉吟，深思自语。[8]“呦（yōu）呦鹿鸣”二句：小鹿呦呦而鸣，寻找田野的蒿草。呦呦，鹿鸣声。苹，艾蒿。[9]“我有嘉宾”二句：我有尊贵的客人，弹瑟吹笙，殷勤地礼遇他们。瑟，弦乐器。笙，管乐器。此处截取《诗经·小雅·鹿鸣》成句，但还包含全章后四句“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的含义。意思是不仅礼遇嘉宾，还将筐中礼物赠送给你们；你们爱我，就将治理国家的礼仪制度教我。因此，此诗运用《诗经》成句，意义却有转折。“呦呦鹿鸣”二句是以鹿之寻找艾蒿，比喻贤才择主而依；“我有”二句是以我之宴饮嘉宾，说明明主重用贤才。且隐含渴望贤才辅佐，共成统一大业。[10]“明明如月”以下四句：皎洁的月亮，何时会停止运行？我的忧愁就如这月亮一样，同样不能断绝啊。辍（duō），同“辍（chuò）”，停止。一本作“辍”。[11]“越陌度阡”二句：劳你远道而来，屈驾存问我。陌，与“阡”均泛指田间小道。东西为陌，南北为阡。枉，屈驾，屈就。

用，以。存，问候。 [12]“契阔谈讌”二句：久别重逢，推心置腹，饮宴款待，特别怀念旧日情谊。契阔，聚散。这里是偏义复词，偏用“阔”，久别。讌，同“宴”。 [13]“月明星稀”以下四句：比喻贤才犹如夜间南飞的乌鹊，反复绕树飞翔，哪里可以依托呢？南飞，比喻贤才投靠南方。当时曹魏在北，相对曹魏，吴蜀在南。匝（zā），周，圈。 [14]“山不厌高”以下四句：犹如高山可纳众土，大海可容百川，我会像周公那样，虚心地礼遇天下贤才。厌，满足。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助武王灭殷。武王死，周公辅佐成王，创设周朝典章制度，深远地影响了中国政治、礼仪、文化。吐哺，指周公虚心纳士。《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周公说：“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意思是我洗头、吃饭往往要停顿数次，起身接待贤才，还是担心失去天下贤士。曹操以周公自比，求贤若渴，谦恭下士。

〔点评〕

汉末动乱，为了拯救汉室，维护国家统一，必须网罗人才，方能力挽狂澜。所以曹操强调明扬仄陋、唯才是举，曾多次下令求贤。建安十三年（208）九月，曹操南征，刘琮举荆州以降。在汉末动乱中，荆州相对宁静，北方人才大量来此避乱。荆州归降后，这些人才大多随曹操北归。如何笼络南归人才，也是曹操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此诗当作于这一时期。

通过这首饮宴之歌，以艺术的形式表明自己的人才观念。全诗以忧思为抒情线索，四句一组，八组四层。第一层抒发人生短暂的感慨，难以驱遣的忧思；第二层表达求才不得的忧思，求才既得的欢乐；第三层对过去

求贤若渴的追忆，对现实客子存问的感动；第四层比喻客子择枝之难，自己求贤若渴的情怀。表达了这位雄才大略的诗人希望如周公那样，网罗人才，建功立业。结构的合与分，抒情的显与隐，表达的因与革，是此诗艺术审美的三大特点。

诗既抒发自我情感，也代拟对方抒情，因而此诗具有双重抒情主体——“我”和“君”，由此也形成了情感的分和合。如第一层是合写，人生朝露、汲汲功业以及因此而生的忧思，是我和君所共有。下三层则是分写：第二层“悠悠我心”的人才思念，写我；“呦呦鹿鸣”的事业渴望，写君。第三层“不可断绝”的深重相思，写我；“越陌度阡”的择主而依，写君。第四层“月明星稀”的择主之难，写君；“山不厌高”的求贤若渴，写我。且分写中也有合写，如“鼓瑟吹笙”“契阔谈宴”写主客相见的欢愉，又是合。在具体描写中追忆和现实交织，所写贤才不至的忧虑、不可断绝的相思，是追忆；宾主相见的欢愉、心念旧恩的归依，是现实。抒情主体和视角的转换，改变了汉乐府单视点的结构形式，诗歌史的意义特别重要。

抒情的显与隐，首先表现在表层义，显；深层义，隐。如第一层，表面上说人生短暂，时光匆匆，所以借酒浇愁。从深层看，诗人之所以忧虑人生短暂，是因壮志未酬而产生的焦灼，去日苦多的回味也浸透忧时伤乱的情怀。而拯救时世，完成统一，必须网罗贤才，故引出思念贤才。同时，人生短暂，韶华易逝，应及时建功立业，也隐含着对贤才的劝勉。其次，表现在写我的情

感，显；写对方情感，隐。第一层抒发的感慨与忧思，显写我而隐写君。分写时，写自己多用白描，多实写，如写渴慕贤才，用“悠悠”“沉吟”说明不得贤才的思念；用“鼓瑟吹笙”描述既得贤才的欢娱。以“不可断绝”直写忧思深重，以“周公吐哺”表达求贤若渴。写对方多用比喻，多想象，如“呦呦鹿鸣”表达贤才择主而依、建功立业的急切，用“月明星稀”比喻乱世中贤才无可依托、凄惶未定的心境，同时又隐含着规劝贤才归于自己的深义。总的说来，写自己直抒怀抱，披肝沥胆；写对方含蓄劝勉，比喻暗示。抒情方式的变换，增加了诗歌的审美张力。

此诗抒情，引用了大量《诗经》成句，既是传统的继承，也是诗人的创新。“青青子衿”二句引《子衿》第一章，原诗写少女思念恋人，此诗却借指思念贤才。而吟诵这两句诗自然使人联想起诗的后两句：“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原诗表达少女对恋人微微的嗔怪，此诗却是对士人的含蓄批评：即便我没有去请你，为什么你不能主动投奔我呢？紧接着又引《鹿鸣》第一章四句成句，前两句原诗是兴，无实在意义；引入此诗则是比，有深层寓意。同样，吟诵这四句也会使人联想后四句：“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意思是贤才一旦归我，我必将设礼以待；希望辅佐我建立统一的王朝。所蕴含的含蓄批评和诱之功名的意义虽然省略，却又通过联想可以获得。所以，引用《诗经》成句，字面是“因”，语义是“革”。既继承了先秦言诗明志的传统，又赋予了时代的新意，丰富了诗的内涵。在言外之意中，

同样增强了诗歌的审美张力。

所言之周文王、齐桓公、晋文公，都是孔子或儒家所推崇的历史人物。他们的共同点是：靖世安邦，功勋盖世，却又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尊重天子威仪。曹诗的取材就鲜明昭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态度。

在河阳之会上，晋文公挟周天子以会盟诸侯，实际已经违背了为臣的本分，所以曹操以批评的口吻叙述这一历史，既表现其不虚美、不隐恶的历史态度，也表明自己维护天子权威的政治立场。这一首诗对于理解曹操前期的政治倾向是非常有价值的。

其 二

周西伯昌^[1]，怀此圣德。三分天下^[2]，而有其二。修奉贡献^[3]，臣节不坠。崇侯谗之^[4]，是以拘系。后见赦原^[5]，赐之斧钺，得使征伐。为仲尼所称^[6]，达及德行，犹奉事殷，论叙其美。

齐桓之功^[7]，为霸之首。九合诸侯^[8]，一匡天下。一匡天下，不以兵车^[9]。正而不谲^[10]，其德传称。孔子所叹^[11]，并称夷吾，民受其恩。赐与庙胙^[12]，命无下拜。小白不敢尔^[13]，天威在颜咫尺。

晋文亦霸^[14]，躬奉天王。受赐圭瓚^[15]，秬鬯彤弓，卢弓矢千，虎贲三百人。威服诸侯，师之者尊^[16]。八方闻之，名亚齐桓^[17]。河阳之会^[18]，诈称周王，是以其名纷葩。

〔注释〕

〔1〕“周西伯昌”二句：周西伯昌，即周文王，商末周族领袖。姬姓，名昌，商纣时为西伯，亦称伯昌。怀此圣德，文王在位期间，“明德慎罚”，勤于政事，礼贤下士，所以人怀其德。〔2〕“三

分天下”二句：《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周文王听从太公之谋，伐崇、密须、犬夷，并建造丰邑，“天下三分，其二归周”。[3]“修奉贡献”二句：整备贡品，进贡天子，一直恪守臣节。贡献，谓进奉、进贡。臣节，为臣本分。《论语·泰伯》说：“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即臣节。坠，一本作“隆”。[4]“崇侯谗之”二句：因崇国诸侯虎的谗言，西伯被纣王拘捕。《史记·周本纪》记载：崇侯虎在纣王前诽谤文王说：“西伯积善修德，天下诸侯之心都向着他，这将对帝王不利啊。”于是，纣王将西伯囚禁在羑（yǒu）里。[5]“后见赦原”以下三句：后被赦免其过，并赐给他斧钺等仪仗，使他讨伐诸侯。《史记·周本纪》记载：文王被囚禁羑里后，友人闳夭设法营救，献给纣王美女、骏马、奇珍异宝，纣王非常高兴，赦免了文王，赐予弓矢斧钺，使西伯受命征讨天下。[6]“为仲尼所称”以下四句：因此文王受到孔子称赏，赞美他的德行，仍能“以服事殷”的臣节。《论语·泰伯》：“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曹操化用其意，表明自己尊奉汉室。[7]“齐桓之功”二句：齐桓公功业显赫，成为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即齐桓公，姜姓，名小白，齐襄公弟。在位期间，任用管仲，改革政治，使国力强盛。又以“尊王攘夷”相号召，抵御戎狄，安定王室内乱，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8]“九合诸侯”二句：齐桓公数次大会诸侯，订立盟约，统一天下。匡，正，纠正。[9]兵车：泛指武力。[10]“正而不谀”二句：齐桓公正直而不谄诈，经传称赞其道德。正而不谀，《论语·宪问》：“晋文公谄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谀。”传，泛指经传，《春秋》《左传》都称赞齐桓公道德之美。[11]“孔子所叹”以下三句：孔子赞叹夷吾，与齐桓并称，又说百姓受其恩惠。管仲，名夷吾。齐桓公任用为相，他辅佐齐桓公，使其成为春秋五霸之首。《论语·宪问》：“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

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思是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统一天下，百姓至今还受他的恩惠。如果没有他，我们就会成为野蛮夷狄了。 [12] “赐与庙胙（zuò）”二句：天子赐桓公祭祀之肉，并下令说受赐时无须下拜。庙胙，祭祀用的肉。 [13] “小白不敢尔”二句：天子之威就在我的面前，我小白不敢不拜。小白，齐桓公之名。天威在颜咫尺，意思是天子之威始终就在我面前。颜，眉目之间，指眼前。咫尺，形容距离非常近。咫，八寸。《左传》僖公九年记载：周襄王派宰孔赐给桓公祭祀的肉，并说天子有命，桓公年老，不必堂下拜谢。桓公说：“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我怎么敢因为天子之命而不下拜呢？”曹操引用这一历史典故，说明必须始终维护天子的尊严。 [14] “晋文亦霸”二句：晋文公虽也称霸诸侯，却亲自侍奉天子。晋文，晋文公，姬姓，名重耳。因其父献公立幼子为嗣，出奔在外十九年，后由秦护送回国即位。即位后整顿内政，增强军队实力，使国力逐渐强盛。又平定周室内乱，迎接周襄王复位，也以“尊王”相号召。城濮之战，晋国大胜楚军，文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15] “受赐圭瓚（guī zàn）”以下四句：《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打败楚国，把俘虏献给天子，以表示对天子的尊奉和忠诚。天子赐予伯的爵位，并赏赐圭瓚，柎鬯彤弓，卢弓矢千，虎贲三百人。圭瓚，一种玉制酒器，形状如勺，以圭为柄，用于祭祀。柎鬯（jù chàng），以黑黍和香草酿造的酒，用于祭祀降神及赏赐有功的诸侯。彤弓，红色弓。卢弓，黑色弓。虎贲，武士。 [16] 师之者尊：意思是以晋文公尊奉周室为师，并得到诸侯的推崇。 [17] 亚于：次于。 [18] “河阳之会”以下三句：晋文公召见天子，并假托天子名义，会盟诸侯，遭到后人纷纷的批评。河阳之会，在河阳（今河南孟州西）举行的一次诸侯会盟。《春秋》记载，周襄王二十一年（前632），“天王狩于河阳”，实际上是晋文公召周天子，

命诸侯以朝周天子名义举行的一次会盟活动。诈称周王，因为河阳之会是假借天子名义，所以用“诈称”。纷葩（pā），形容盛多，比喻议论纷纷。孔子批评“晋文公谄而不正”，即指此事。

〔点评〕

这首诗是曹操政治理想和政治态度的一个宣言书。建安十三年（208）六月，曹操为丞相。在群雄逐鹿中，成为实际上的中原霸主。如果说建安元年九月，曹操奉献帝迁都许昌（今河南许昌），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谋略；那么这时已成霸主的曹操，其政治动机以及如何对待汉室，就成为群雄和天下士子非常关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曹操先作此诗，后作《述志令》，明确回答了这些问题。

在这首诗中，曹操所选择的周文、齐桓、晋文，是殷代和春秋时期功勋盖世且又坚定维护国家统一的杰出历史人物，其共同的特点是“以大事小”“不坠臣节”，因而都受到孔子或儒家经传的赞美。周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仍然“犹奉事殷”“修奉贡献”；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仍然“正而不谄”，维护“天威”；晋文公“威服诸侯”，也仍然“躬奉天王”。这一切都借以宣示：我的功业虽然如周文、齐桓、晋文一样伟大，但是也如他们一样，在天下板荡之时，志在靖乱天下，安民治国，恪守臣节，忠于皇室，绝不臣之心！他甚至尖锐批评了晋文公“河阳之会，诈称周王”的僭越行为，再次昭示自己的政治态度。这一切都说明曹操思想的底色依旧是传统的儒家思想，曹操此时的志向也在匡扶汉室，平定天下。

秋胡行二首^[1]

其 一

牛马困顿僵硬，战车坠落山谷，并非实写，而是夸饰大散关的奇险。之所以安坐磐石上弹琴，也并非借琴音以消忧，而是言志。

“谓卿云何”四句，借仙人之言描述自己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内心的痛苦、怨艾和栖遑，用笔巧妙。

晨上散关山^[2]，此道当何难。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牛顿不起^[3]，车堕谷间。坐盘石之上^[4]，弹五弦之琴。作为清角韵^[5]，意中迷烦。歌以言志^[6]，晨上散关山。一解

有何三老公^[7]，卒来在我傍。有何三老公，卒来在我傍。负揜被裘^[8]，似非恒人。谓卿云何困苦以自怨^[9]，徨徨所欲，来到此间。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二解

我居昆仑山^[10]，所谓者真人。我居昆仑山，所谓者真人。道深有可得^[11]，名山历观，遨游八极，枕石漱流饮泉。沉吟不决^[12]，遂上升天。歌以言志，我居昆仑山。三解

去去不可追^[13]，长恨相牵攀。去去不可追，长恨相牵攀。夜夜安得寐^[14]，惆怅以自怜。正而不谏^[15]，辞赋依因。经传所过^[16]，西来所传。歌以言志，去去不可追。四解

〔注释〕

[1] 秋胡行：乐府旧题。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录于《相和歌辞·清调曲四》。《古今乐录》记载，《秋胡行》是清调六曲的第六支曲。 [2] “晨上散关山”二句：散关山，即大散关，在今陕西宝鸡境内。自古是川陕咽喉，兵家必争之地。当何难，何其艰难。当，应该，表确认语气。 [3] “牛顿不起”二句：驾车之牛僵硬倒地，车驾坠入山谷。顿，僵硬，形容疲惫至极。堕（duò），坠落，形容极为奇险。 [4] “坐盘石之上”二句：坐在磐石之上，弹奏五弦琴。这两句是暗用典故。《穆天子传》记载：天子北征，到达胡地，在磐石上举行酒宴。又《礼记·乐记》记载：舜制作五弦琴，歌唱《南风》：“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作此诗时，曹操西征张鲁，途经大散关，困顿不前，所以用《穆天子传》典故，说明自己代表天子讨贼，希望上天如《南风》所歌那样佑助他摆脱困境。盘石，即磐石。五弦之琴，即五弦琴。 [5] “作为清角韵”二句：弹奏凄清的清角，内心充满迷乱烦恼。清角，古代曲调，声调凄清，传为黄帝所作，道德深厚者才能弹奏此曲。《韩非子·十过上》记载：晋平公要师旷为他奏清角。师旷告诉他说：“主君道德不厚，不能听清角。一旦听了，恐怕将有灾难发生。”平公坚持要听，师旷不得已而演奏，当时就风雨大作，后来晋国大旱三年，平公也身患重症。曹操所以弹奏清角，自信道德深厚；所以又迷乱烦恼，是因为面对如此困境。 [6] 歌以言志：用歌声表明心志。这是音乐衬音，为配乐演奏所加，并非原来文本所有。 [7] “有何三老公”二句：有何，何故。三老公，三位尊者。三老，代指所尊。卒，同“猝”，仓猝，突然。 [8] “负揜（yǎn）被裘”二句：负揜被裘，即《礼记·玉藻》所说的“裼（xī）裘”，皮衣外面覆盖的罩衣。负揜，覆盖。被，披。恒人，常人。 [9] “谓卿云何困苦以自怨”以下三句：卿为何困

顿痛苦，自怨自艾，心神不宁，来到此处又有何求？卿，你，仙人对曹操的尊称。惶惶，形容心神不宁。〔10〕“我居昆仑山”二句：我们居住昆仑山上，就是人间所说的仙人。真人，道教中修行得道者。〔11〕“道深有可得”以下四句：我们修炼深厚，已得道行，遍历名山，遨游天下，隐居于丘山。枕石漱流饮泉，以石为枕，以水漱口，饮用山泉。描述超越人间烟火的仙人生活。〔12〕“沉吟不决”二句：因为我迟疑不决，仙人随即飞上天去。〔13〕“去去不可追”二句：仙人渐行渐远，无法追去，常恨自己牵于世俗，不能追随仙人而去。牵攀，牵挂羁绊。〔14〕“夜夜安得寐”二句：夜夜不能入睡，内心惆怅而怜惜自己。安得，怎么能。〔15〕“正而不谄（jué）”二句：自己正直而不谄诈，凭借辞赋而言志。谄，欺骗，诡诈。辞赋依因，借歌赋以言志。《吕氏春秋·举难》记载：春秋时期，宁戚希望求见齐桓公，穷困无法自达，于是去齐都经商，住东门外。一次，桓公城外送客，宁戚车下喂牛，叩牛角而歌，“生不逢尧与舜禅，短布单衣裁至骭（gàn）”。桓公听后，知道他才能过人，就用后车载入宫中，任以国事。曹操以桓公自比，以宁戚比“三老”，希望得到贤才辅佐，以成大业。〔16〕“经传所过”二句：这是典籍所记载，西方所流传。经传，儒家经典及其传述之作，这里泛指历史典籍。所过，记载的过去事迹。《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齐桓公说：“我西伐大夏，跋涉于流沙之中，经历艰险的山路，终于登上太行山，一直打到卑耳山才班师归国。”曹操以桓公西伐大夏，比喻自己西征张鲁。

〔点评〕

虽然这首诗也想象仙人降临，描写自己对仙境的渴望，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说，这是借游仙而写军旅行役。《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建安二十年（215）“三月，公西

征张鲁，至陈仓。……夏四月，公自陈仓以出散关”。诗描述的就是出大散关时行军的艰难以及复杂矛盾的心态。

诗分四解：第一解写行军艰难。开头直接用感慨语气点明“此道当何难”，然后以“牛顿不起，车堕谷间”，夸饰性描写途中经历的奇险，将“当何难”落到实处。唯因军旅如此艰难，诗人才借磐石弹琴的意象呈现内心的渴望：我为天子征讨天下，上天佑助我吧。他之所以选择只有道德深厚者才能够弹奏的清曲，乃因事业的正义和道德的深厚。然而，现实的窘境又与正义事业、深厚道德形成巨大反差，不禁让诗人意乱情烦，故借清曲以言志。第二解写仙人降临。诗人带着惊喜的口吻，描写三位仙人猝然来到我身边，他们身穿重裘，貌非凡人。款款深情地询问：卿何以困苦自怨、恹惶不宁，来到此间，却又何为？第三解写仙人自述。我是昆仑山的仙人，不食人间烟火，道行深厚，遨游天下，遍历名山。你何不随我而去？诗人低头沉吟，犹豫不决，于是仙人飞升而去。第四解是自我反思。仙人既不可追，内心又对自己牵挂世俗充满悔恨，于是长夜难眠，惆怅自怜。但是，坚信自己正直而不诡诈，一定会有像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宁戚之类的人才出现，自己也一定能像齐桓公那样历经艰险终成霸业！理想的昂扬创造了壮浪的境界，在充满浪漫激情中收束全诗。

此诗虽分四解，在结构上却细针密线。行军艰难→渴望佑助→仙人降临→佑助无果→追悔自振，基本上呈现出一种线型结构，这是曹操继承汉乐府“缘事而发”的叙事模式而形成的基本特点，与《短歌行》（对酒当歌）完全不同。但是，句式的回环、抒情的顿挫、文气的跳跃，却

又使全诗有鲜明的艺术个性。曹操游仙，在《精列》和此诗（包括其二）中都采用叠句手法。叠句，不仅形成音乐上的回环，还突出所强调的意义，形成叹息的意味。《精列》叠句是单句，此诗叠句是双句，在节奏长短和感叹浅深上都有所区别。此诗双句重叠，音乐节奏更长，感叹意味更深。这种感叹在全诗的结构中形成跌宕，在抒情上则形成顿挫。比如“牛顿不起，车堕谷间”，与上两句是顺承，与下两句则是顿挫，如此艰险怎么还有弹琴的闲趣？所以从形式上看，“坐盘石之上”二句与“牛顿不起”二句，是了不相连；同样“夜夜安得寐”二句，与前四句是顺承，与下四句则是顿挫，“正而不谪”云云，与夜不能寐、惆怅自怜有何关联？从文气上说，这就是跳跃。但是，全诗一往必达的文气，不仅体现在叙事性的结构上，而且也体现在抒情性的意脉上。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诗人借弹琴所言之志、所含之意、所蕴之情，正是由所进行的伟大事业、所面临的艰险处境所引起。诗人守正不偏的剖白、贤才是辅的期待、事业必胜的自信，不仅是弹琴言志的升华，是“意中迷烦”“沉吟不决”的缘故，也是夜不成寐、惆怅自怜的心理内容之一。“夜夜安得寐，惆怅以自怜”，恰恰是文气由低沉走向昂扬的承接与转折。在回环、顿挫、跳跃的跌宕起伏中鼓荡着一往必达的气势。

其 二

愿登泰山^[1]，神人共远游。愿登泰山，
神人共远游。经历昆仑山^[2]，到蓬莱。飘飘八极，

与神人俱。思得神药^[3]，万岁为期。歌以言志，愿登泰华山。一解

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4]。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世言伯阳^[5]，殊不知老。赤松、王乔^[6]，亦云得道。得之未闻^[7]，庶以寿考。歌以言志，天地何长久。二解

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昭^[8]。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昭。二仪合圣化^[9]，贵者独人不。万国率土^[10]，莫非王臣。仁义为名^[11]，礼乐为荣。歌以言志，明明日月光。三解

四时更逝去^[12]，昼夜以成岁。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大人先天而天弗违^[13]，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存亡有命^[14]，虑之为蚩。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四解

戚戚欲何念^[15]？欢笑意所之。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壮盛智慧^[16]，殊不再来。爱时进趣^[17]，将以惠谁？泛泛放逸^[18]，亦同何为？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五解

[注释]

[1] 泰华山：即华山，为五岳中的西岳，在今陕西华阴境内，传说是神仙聚居的地方。 [2] “经历昆仑山”以下四句：昆仑山，

曹操对得道成仙本持怀疑态度，但却注重顺乎自然，全性养生；超越自然，和心养性。可见求仙的本质是养生，长寿的目的是治世，这是他的基本人生逻辑。

“不戚年往，忧世不治”，此即“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业精于勤荒于嬉”之意。积极进取，是曹操的基本人生态度。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浩然远怀，始信旋疑。猝恐难至，得之未闻。且复上感前哲，庶以寿考，聊复乍顾今兹。因宝身贵人，慕名戚世，年往勿顾，竟以树建为期，而永念后来。岁道奄忽，几何壮盛，终用萦情。”

传说中的仙山，在古代神话中是西王母所居之处。蓬莱，蓬莱山，传说中的东海仙山，山有神仙和不死之药。飘飘（yáo），疾风飞扬。 [3] 神药：长寿延年之药。 [4] 人道：人生。居之：居天地之间。 [5] “世言伯阳”二句：伯阳，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谥号聃。既是道家学派创始人，也被道教尊为始祖。《老子》一书，是道家经典，也是道教的教义经典。殊，竟然。 [6] 赤松、王乔：传说中的仙人，赤松，即赤松子。刘向《列仙传》：赤松子，神农时雨师，服食水玉。常去昆仑山上。居于西王母的石室中。王乔，即王子乔。《列仙传》：王子乔，周灵王太子晋。灵王二十二年，游于伊水和洛水之间，遇见道士浮丘公，追随他隐于嵩山，修道成仙。 [7] “得之未闻”二句：未曾听说其得道之事，或许以长寿闻名。得之未闻，“未得闻之”倒装。庶，或许。寿考，长寿。 [8] 何所：何处。光昭：照耀。昭，同“照”。 [9] “二仪合圣化”二句：阴阳相合，化育万物，独不以人为贵么？二仪，天地阴阳。圣化，神圣造化，指化育万物。不，同“否”。 [10] “万国率土”二句：举国境内，无不是君王之臣。《诗经·小雅·北山》：“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率土，率土之滨之省。率，自，从。 [11] “仁义为名”二句：以施行仁义为职责，以治理礼乐为手段。名，名分，此指职分。荣，通“营”，经营，此指治理。 [12] “四时更逝去”二句：昼夜不息，四季更替，即为一年。 [13] “大人先天而天弗违”以下三句：有德之人先于天时而天不违人道，故不忧虑岁月流逝，却忧虑世道不宁。大人，有德之人。先天而天弗违，语出《周易·乾·文言》，意思是虽重于人事却合乎天道。 [14] “存亡有命”二句：生死顺乎自然，过度忧虑即为无知。蚩，无知。 [15] “戚戚欲何念”二句：何必时时忧惧，眷念生死，应该笑对人生，随心适意。戚戚，忧惧，忧伤。之，往。 [16] “壮盛智慧”二句：少壮盛年，智慧满腹，永远不会再来。 [17] “爱时进趣”

二句：爱惜时光，追求进取，必将惠及于谁？爱，吝惜。趣，同“趋”。[18]“泛泛放逸”二句：随波逐流，放纵享乐，同样也无益于谁？泛泛，漂浮。一本作“汎汎”，意同。何为，为谁。

〔点评〕

从艺术上说，这首诗不及上首，也不及《气出唱》《精列》，既缺乏情境、场景描写，也缺乏跌宕、顿挫的审美韵味。但是，也正因这首诗，我们明确了曹操对待游仙的基本态度和求仙的本质。因为此诗恰恰反映了曹操思想的变化历程：求仙→疑仙→贵人→忧世→进取。他的确渴望“思得神药，万岁为期”，但是转念一想：人生短暂，所以渴望长寿，然而世上真有仙道么？为何从未听说过真正的仙道呢？推想起来，老子不老、仙人长生，也不过比别人长寿而已。天地阴阳，造化万物，以人为贵，维护国家统一，推行仁义礼乐，才是人生的价值所在。时光流逝，世道不宁，必须重世事而合乎自然规律，所以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忧虑个人存亡，而是国家安宁。笑傲人生，积极进取，惠及自我，贡献社会，让青春智慧绽放出绚丽的光芒。这是怎样的人生境界啊！

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说：“首章自升仙而归于时业，次章自时业而悼于人生。会味其旨，总归‘沉吟不决’四言而已。序述回曲，转变反覆，循环不穷。若不究其思端，殊类杂集。引绪观之，一意凄楚，成佳构矣，笔古无俟言。”所论《秋胡行》的审美艺术，切中肯綮，所论思想境界，则在皮相之间。简要言之，上一首由行役艰难而生游仙遐思，这一首则因游仙之疑而在励志人生。

陌上桑^[1]

南至九嶷，北过玉门，形容遨游地域的辽阔；上至天河，下到昆仑，形容遨游空间的寥廓。结尾“景未移，行数千”，则夸饰遨游速度的迅疾。《长恨歌》“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则可视为此诗的概括性描述。

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若疾风游，上句连下，句法变宕，语亦飘忽，笔古无俟言。”全诗语言节奏虽同，但“食芝英”数句，语意舒缓，至结尾处则又风驰电掣，而结句的祝福、自诫之辞则又转向舒缓，回荡着袅袅不尽的余音。

驾虹蜺^[2]，乘赤云，登彼九嶷历玉门。济天汉^[3]，至昆仑，见西王母谒东君。交赤松^[4]，及羡门，受要秘道爱精神。食芝英^[5]，饮醴泉，拄杖桂枝佩秋兰。绝人事^[6]，游浑元，若疾风游欻飘翩。景未移^[7]，行数千，寿如南山不忘愆。

〔注释〕

〔1〕陌上桑：乐府旧题。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录于《相和歌辞·相和曲》。《古今乐录》记载，《陌上桑》是相和十五曲的第十五支曲。〔2〕“驾虹蜺”以下三句：驾着彩虹，乘着红霞，登上九嶷山，又经过玉门关。虹蜺，即虹霓。红色在外，紫色在内叫“虹”；紫色在外，红色在内叫“蜺”（霓）。九嶷，即九嶷山，又称苍梧山，山有九峰，所以称九嶷，在今湖南宁远县境内。《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南巡，死于苍梧之野，葬在九嶷山。嶷，一本作“疑”，意同。玉门，即玉门关，在今甘肃敦煌西。〔3〕“济天汉”以下三句：渡过银河，到达昆仑，拜谒西王母和东王公。东君，指东王公。西王母是女仙之首，主宰阴气；东王公是男仙之首，主宰阳气。《搜神记》分别称之为东华帝君和西华金母，共理二气，育养天地，造化万物，掌握天下登仙得道者。〔4〕“交赤松”以下三句：与赤松子、羡门高交游，接受仙人养生秘笈，颐养精气元神。赤松，即赤松子，见《秋胡行》其二注。羡门，复姓，名子高，原为燕地方士，后得道成仙。要秘道，秘道的精要。秘道，指仙人传授的长寿延年之术。精神，精气、元神。〔5〕“食芝英”以

下三句：食灵芝之花，饮甘美泉水，拄着桂枝手杖，佩戴芬芳秋兰。芝英，灵芝花。醴（lǐ）泉，甘美泉水。传说昆仑山上有醴泉、瑶池。[5]“绝人事”以下三句：超绝世俗之事，遨游于天地自然之气间，如疾风飘动，泠然轻飏。人事，指功名利禄、饮食男女之事。浑元，天地元气。歔（xū），吹动。飘飏，形容轻疾飞行。[6]“景未移”以下三句：日影尚未移动，我已飞行数千里，祝君寿比南山，愿我无过无失。景未移，形容时间短暂。景，日影。不愆（qiān），不忘不愆的省略，诗人自诫之语。《诗·大雅·假乐》：“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意思是不妄为，无过错。愆，过失。

〔点评〕

这是一首游仙诗。在创作时间上，应在《气出唱》《精列》之前。虽然以奇幻的想象，驾虹霓、乘朝霞，升天入地，遨游四海；与赤松子、羡门高交游，接受道家秘笈，延年益寿；超绝世俗，心游天地元气，追求寿如南山。但是此诗与《气出唱》《精列》在境界、格调上却大相径庭。

此诗取境，无论是“驾虹蜺，乘赤云”“济天汉，至昆仑”等拜谒各路仙人，还是餐灵芝之花，饮纯净甘泉，拄桂枝，佩秋兰，都渊源于《楚辞·离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理想追求。长寿延年的畅想，并不是因为“莫不有终期”的忧惧，也没有“陶陶谁能度”的愁绪。也就是说，对生命的热爱，不是简单地追求肉体的存在，而是以生命为载体，追求理想的实现。诗的结句运用《诗经》典故，尤其包含深刻意蕴。“寿如南山”出自《小雅·天保》：“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

不崩。”在祝寿之辞中蕴含着对如月而趋于圆满、如日而逐渐光明的辉煌事业的期待。“不忘愆”出自《大雅·假乐》：“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忘不忘，率由旧章。”在自诫之辞中蕴含着对天子肃敬王事、诸侯光明正大的伟大盛世的期待。这些方面都使这首诗洋溢着昂扬进取的精神，也折射出曹操的雄才大略、体国经野的壮阔胸襟。

据钟来茵《中古游仙诗精华》考证：“此诗许多句子，都是汉朝早已流行的，汉代铜镜铭文云：‘上太（泰）山，食玉英，饮醴泉，驾交龙，乘浮云，白虎引兮直上天。’”但是，经过曹操的改造，形成了完整的诗境，境界格调也与原文迥异。鲁迅说，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爷。他的诗何尝不如此！

气出唱三首^[1]

其 一

诗人想象驾龙车，乘风云，遨游四海，俯视天下。境界高远、恢弘、奇谲，颇有《楚辞》之风。

驾六龙^[2]，乘风而行。行四海外^[3]，路下之八邦。历登高山临溪谷^[4]，乘云而行。

行四海外，东到泰山^[5]。仙人玉女^[6]，下来遨游。骖驾六龙饮玉浆^[7]。河水尽^[8]，不东流。解愁腹，饮玉浆。

奉持行^[9]，东到蓬莱山，上至天之门。玉阙

下^[10]，引见得入。赤松相对^[11]，四顾而望，视正焜煌。开玉心正兴^[12]，其气百道至。传告无穷闭其口^[13]，但当爱气寿万年。

东到海^[14]，与天连。神仙之道，出窈入冥。常当专之^[15]，心恬澹，无所悒欲。闭门坐自守^[16]，天与期气。愿得神之人^[17]，乘驾云车，骖驾白鹿。上到天之门，来赐神之药^[18]。跪受之，敬神齐^[19]。当如此，道自来^[20]。

“东到海”二句，既与“东到蓬莱山”呼应，又补充描述蓬莱仙境的寥廓、悠远、缥缈，同神仙之道的幽微、高深、玄妙形成暗示性的联系。

〔注释〕

〔1〕气出唱：乐府旧曲。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录于《相和歌辞·相和曲》。《古今乐录》记载，《气出唱》是相和十五曲的第一支曲。〔2〕驾六龙：神话传说日神乘车，以六龙为驾，以羲和为御。〔3〕“行四海外”二句：遨游四海之外，在天路中遍览了天下邦国。路，天路。之，到。八邦，八方邦国，泛指天下。〔4〕“历登山临溪谷”二句：乘着云气飞行，上遍登高山，下降临溪谷。历，遍。〔5〕泰山：又名岱宗、岱岳，为五岳中的东岳，在今山东泰安境内。古人认为泰山最高，离天最近，所以诗人想象，天上仙人玉女下至泰山遨游。〔6〕“仙人玉女”二句：玉女，少年修道的女孩称玉女，男孩称金童。遨游，一本作“翱游”，意同。〔7〕骖（cān）驾：古代以三马驾车，中间的叫服，两旁的叫骖，又叫骍（fēi）。这里用作动词，驾驭。玉浆：仙人所饮的液体，或指美酒。〔8〕“河水尽”二句：是以黄河干涸、不再东流，暗喻年寿终有尽时，所以下两句借饮仙人玉浆，消解满

腹忧愁。 [9] “奉持行” 以下三句：虔诚修道，东到蓬莱，登上天门。奉，恭奉。持行，犹修行、修道。蓬莱山，传说中的东海仙山，山有神仙和不死之药。 [10] “玉阙下” 二句：到达仙人居住的宫阙，在仙童引见下进入宫阙。玉阙，传说中天帝、仙人所居的宫阙。 [11] “赤松相对” 以下三句：进入仙人宫阙，与赤松子相对而坐，环顾四周，宫阙如此辉煌。赤松，即赤松子，上古传说中的仙人。见《秋胡行》其二注。焜（kūn）煌，明亮辉煌。 [12] “开玉心正兴” 二句：天上星星正闪烁明亮，上百道紫气照进宫阙。开玉心，都是星名。开，开明星，即木星。因为它十二年运行一周天，古代将周天分为十二份，称十二次。木星每年行经一次，古代用以纪年，所以又称岁星。玉，即玉井星，参（shēn）星下面的四小星。心，心宿，二十八宿之一。 [13] “传告无穷闭其口” 二句：赤松子传授我奥妙无穷之道，常闭口，养元气，就能长寿万年。气，元气。道家主张闭口咽下唾液，以养元气。 [14] “东到海” 以下四句：东到蓬莱，山在海中，水接云天，这里的神仙之道也深奥幽微。出窈入冥，出入于深奥幽微之理。窈冥，同“杳冥”，深奥不明。 [15] “常当专之” 以下三句：既到仙山，矢志不渝地专心神仙道术，心境恬淡，贪欲不生。之，指道术。恬澹，同“恬淡”。悵（kài）欲，贪欲。 [16] “闭门坐自守” 二句：闭门打坐，修持上天赐予的元气。这是道家修道的方式之一。守，修持。与，赐予。期，期待。 [17] “愿得神之人” 以下三句：愿得神仙相助，乘着云车，以白鹿为驾。云车，仙人所乘之车。骖驾，三匹马所驾的车，此是动词，谓以三鹿驾车。白鹿，古代以为是祥瑞之兽，故仙人多骑白鹿。乐府《长歌行》：“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 [18] 神之药：仙丹妙药。 [19] 齐：同“斋”，原指祭祀前戒绝嗜欲，洁净身心，以示虔诚。此指虔诚。 [20] 道：仙道，长生之术。

[点评]

远古人类，在采集、渔猎过程中，逐渐发现了时间是单元化的存在；在灾难、死亡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了生命是阶段性的存在。这种对时间和生命的人文文化认知，推进了人类对生命的深刻认识，诞生了生命意识。生命意识一旦诞生，也给人类带来了永恒的精神困境——死亡成为无法解开的生命死结。如何超越死亡，成为人类面临的具体问题，也成为哲学的永恒命题。于是，中国神话产生了“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羿妻嫦娥窃之奔月”的神话故事，哲学上产生了“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理论。或追求肉体的不朽，或追求精神的永恒。

《诗经》，尤其是《楚辞》，将美丽的神话传说引入诗歌创作中。自此，中国诗歌开始了描写超越生命境界的审美历程。曹操是汉末以“游仙诗”的形式描写这一境界的第一人。然而，纵观曹操思想，并非真正相信仙境的真实存在。这不仅从《龟虽寿》“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中可以明确看出，而且从同是“游仙”系列的《精列》中也可隐约感受到这一点。这与秦始皇、汉武帝的求不死之药有本质的不同。所以，朱乾《乐府正义》认为“魏武之心，汉武之心也”，乃是一叶障目之见。

那么，曹操何以创作“游仙诗”？实际上也是浪漫诗人所追求的“列仙之趣”。《气出唱》三首所表达的就是“列仙之趣”。其中有游仙的境界、求道的虔诚、歌舞的欢快、饮宴的热烈、祝福的温馨，表现了自由逍遥

而又充满人间情趣的仙人世界。其深层当然也蕴含着对长生不老的向往。这种向往，既包含势位权要、荣华富贵的世俗贪恋，也包含“不戚年往，忧世不治”的价值追求。

这一首写遨游泰山、蓬莱仙境。首先描绘驾龙车、乘风云遨游四海、遍历天下的自由、超越、逍遥的境界，作为组诗的引起。然后具体描述东游泰山、再游蓬莱的情境。遨游泰山，简略描写仙人降临，且与诗人同饮仙界玉浆，以解满腹忧愁。遨游蓬莱，则描述登上仙界的过程，仙人宫阙的辉煌及其所笼罩的祥瑞紫气，详写赤松子的传道和自己虔诚受道学道的过程。

写蓬莱突出海上仙山的特点，写华山突出陆上仙山的特点：宏伟、高耸、空灵，用笔不同。同写陆上仙山，泰山略，华山细，详略不同。写神仙之会，在泰山重点写饮宴，在华山重点写歌舞，取境也不同。

登上蓬莱，主要写修持道术，重点在学道；登上昆仑，主要写神仙饮宴，重点在祝福。祝福之辞与学道内容构成内涵上的呼应关系。

其二

华阴山^[1]，自以为大，高百丈，浮云为之盖。仙人欲来^[2]，出随风，列之雨。吹我洞箫^[3]，鼓瑟琴，何閤閤。酒与歌戏^[4]，今日相乐诚为乐。玉女起^[5]，起舞移数时。鼓吹一何嘈嘈。

从西北来时^[6]，仙道多驾烟，乘云驾龙，郁何蓊蓊。遨游八极^[7]，乃到昆仑之山，西王母侧，神仙金止玉亭。来者为谁^[8]？赤松、王乔，乃德旋之门。乐共饮食到黄昏^[9]。多驾合坐，万岁长，宜子孙。

〔注释〕

〔1〕“华阴山”以下四句：华阴山本来就很宏伟，山高百丈，浮云笼罩。华阴山，即华山，又名泰华山，为五岳中的西岳，在今陕西华阴境内，传说是神仙聚居的地方。自，本来。盖，覆盖，谓浮云笼罩山顶。〔2〕“仙人欲来”以下三句：仙人出行，风雨相随。列，行列。〔3〕“吹我洞箫”以下三句：与仙人一起吹洞箫，奏琴瑟，音乐和谐悦耳。洞箫，古代以竹管制箫，以蜡密封底，没有封底者称洞箫。瑟琴，古代弦乐器。瑟，五十弦，后改为二十五弦。琴，五弦，后改为七弦。闾（yín）闾，叠音词，形容声音和悦。一本作“甌（yǎn）甌”，古同音通假。〔4〕“酒与歌戏”二句：美酒与音乐相得益彰，今日相聚之乐才是人生真正的快乐。戏，嬉戏。诚，果真，确实。〔5〕“玉女起”以下三句：玉女起身，久久地翩翩起舞，歌舞音乐萦绕，何其热闹。移数时，经过数个时辰，形容时间之久。一何，何其，多么。嘈嘈，形容声音繁多喧闹。〔6〕“从西北来时”以下四句：仙人从西北来时，乘云车，驾飞龙，飞腾在烟霞之中，威仪何其盛大。仙道，得道成仙者。烟，烟霞。郁何荔（mǎo）荔，形容众仙威仪何其盛大。郁、荔荔，茂盛意。〔7〕“遨游八极”以下四句：仙人从僻远之处遨游而来，才到达昆仑山上，车驾停在西王母宫殿旁边。八极，八方极远之地。昆仑之山，昆仑山，古代神话中西王母所居。在道教神话中，西王母是女仙之首，主宰阴气、修仙的女神，对应的男仙之首是东王公。金止玉亭，金车玉辇都停下来。金、玉，金车玉辇的省称。止、亭，停下。亭，同“停”。〔8〕“来者为谁”以下三句：所来的仙人有赤松子、王子乔，且有德星、璇星与南门星。赤松、王乔，传说中的仙人。见《秋胡行》其二注。乃，犹且。之，犹与。德、璇、门，星宿名。德星，即填星，填通“镇”，又称镇星。璇，同“璇”，璇星是

北斗七星中的第二星。门星，南门星。 [9] “乐共饮食到黄昏”以下四句：仙人满座，其乐融融，饮宴一直持续到黄昏，齐声祝福主人长寿，子孙众多。多驾合坐，指驾临的众多仙人合坐一席。万岁长、宜子孙，乃祝福之辞。

[点评]

这一首写遨游华山、昆仑仙境。写华山时，首先描述华山宏伟、高耸和空灵的境界，再描摹神仙降临时风雨相随的神异情景，最后重点渲染歌舞饮宴的欢快场景。在渲染饮宴场景时，既有描写洞箫、琴瑟之音的和谐悦耳，又有玉女翩翩起舞的动人情境。音乐、美酒、歌舞构成了一幅自由欢快的人间图画。写昆仑时，首先描绘各路仙人驾龙车、乘烟霞而至西王母瑶台的情景。用“郁何蓊蓊”的同义复用，渲染仙人众多、仪仗盛大；用“遨游八极”的途中经历，渲染仙人所来路途的遥远和境界的恢弘。然后选择松乔、星宿的典型意象，暗示所来仙人的道术高深。最后简约交代了饮宴时间之长和气氛的融洽快乐，在温馨祝福的高潮中结束全诗。

其 三

上首诗只点到众仙人来到西王母宫殿旁边，重点交代所来仙人道行高深的身份，在这里补充描述西王母所居瑶台的金碧辉煌。前后互相补充。

游君山^[1]，甚为真。确崑砢砢^[2]，尔自为神。乃到王母台^[3]，金阶玉为堂，芝草生殿旁。东西厢^[4]，客满堂。主人当行觞，坐者长寿遽何央，长乐甫始宜孙子。常愿主人增年^[5]，与天相守。

[注释]

[1]“游君山”二句：翱游君山，恭敬虔诚。君山，古称洞庭山，是洞庭湖中的一个岛屿，与岳阳楼相对。传说山浮水上，玉女居之，四时金石丝竹之声，响彻山顶。后因舜帝妃子娥皇、女英葬于此，屈原据此传说创作《九歌》的《湘君》《湘夫人》，故后人将此山改名为君山，又名湘山。张华《博物志》记载：“君山上有美酒数斗，得饮者不死。”甚为真，非常虔诚。 [2]“碓嵬（cuī wěi）砢砢（zuò luò）”二句：君山高峻磊落，自然是神灵之地。碓嵬，同“崔嵬”，高峻。砢砢，岩石错落不平。尔，你。 [3]“乃到王母台”以下三句：到达西王母所住的瑶台，那里以黄金为台阶，宫殿铺满白玉，宫殿旁长满灵芝。乃，其，指示代词。芝草，灵芝。传说炎帝小女死后，灵魂化为灵芝，服之可以延年益寿。汉乐府《长歌行》：“主人服此药，身体日康强。发白复更黑，延年寿命长。” [4]“东西厢”以下五句：两边厢房坐满了客人，王母依次行酒，祝福宾客长寿无疆，永远快乐，子孙满堂。当，正在。觴，古代一种酒器。遽（jù），遂，就。何央，无尽。甫始，开始。宜，所安。 [5]“常愿主人增年”二句：这两句是宾客答谢主人之辞。常，一本作“当”。年，寿。与天相守，与天地共存。

[点评]

第三首写遨游君山而后到达西王母瑶台仙境。首先交代遨游君山的心境虔诚，君山的高峻、绵延和神灵；然后描绘到达王母瑶台时所见宫殿的辉煌和环境的神异；最后仙人满座，宾主互相祝福，带有收束组诗的意味。

纵观组诗，艺术上也很有特点。首先，内容互补的结构形式。作为组诗，如何组织全诗内容，使之形成互补性的联系，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组诗处理得非常巧

妙。开头所描述的驾龙车、乘风云的游仙境界，不仅笼罩首章，也笼罩整个组诗。所以下面二诗不再重复描述这一境界，只是在第二章中以“从西北来时”数句加以呼应。同是描写仙人遨游，首章是“驾六龙，乘风而行”“乘云而行”，次章是“出随风，列之雨”“仙道多驾烟”，内容前后互补，描绘了不同仙人不同的遨游方式。在第二章中，西王母只是作为叙事因子出现，但是在第三章中则补充描述了王母所居住的瑶台“金阶玉为堂”的辉煌和“芝草生殿旁”的神异。在抒情上，首章“解愁腹”暗示“河水尽，不东流”的比兴内容，而在后两章中却借用宾主的祝辞，明确并丰满了所“愁”的内容。

其次，虚实结合的艺术表达。组诗所描写的遨游仙境有两类：一是人间仙境，二是传说仙境，对于两种仙境的描写手法不同。泰山、华山和君山，是人间仙境，所以除写泰山以“东到泰山”一笔带过之外，写华山之大之高以及“浮云为之盖”，写君山“碓嵬砢砢，尔自为神”，都用实笔。蓬莱、昆仑瑶台，是传说仙境，所以用“东到海，与天连”写蓬莱的环境，用四顾焜煌、紫气百道写天门、玉阙的辉煌和奇幻，用金阶玉堂、殿旁灵芝写昆仑瑶台的华美高贵和神异，都是虚写。但是诗人特别善于以实写虚，或化虚为实。如到达蓬莱玉阙之下，必须“引见得入”，后来白居易《长恨歌》“金阙西厢叩玉扃，转教小玉报双成”，也是如此；与“赤松”相对时，通过“我”的“四顾相望”，描写宫阙的金碧辉煌，群星的灿烂闪烁和盈室的吉祥之气，既虚无缥缈，又真实可信。特别是以我眼之所望，不仅真实，还暗示性地描绘

了初到仙人宫阙的惊讶神态。第二章描述仙人歌舞，第三章描述饮宴以及饮宴上的祝福，都弥漫着浓郁的世俗色彩。这种以实写虚、化虚为实的手法，使本是虚幻的神仙世界，既真实可信，又充满人间烟火气息。

此外，相比于其他诗歌，这一组诗语言更是不拘一格。语言以散文化为主要特点，长短不拘，有三言、四言乃至七言，句式活泼；叙事说理以口语为主，状物写景以白描为主；或押韵，或失韵，或换韵，是完全的自由体。既保留了汉乐府句式自由的特点，又消解了汉乐府用韵整饬的特点。一切语言的表达形式无不随性为之，充分表现出诗人通脱的个性。从组诗内容以及曹操个性和思想发展上看，这一组诗当创作于晚年时期。

精 列^[1]

厥初生^[2]，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莫不有终期。圣贤不能免^[3]，何为怀此忧？愿螭龙之驾^[4]，思想昆仑居。思想昆仑居^[5]。见欺于迂怪，志意在蓬莱。志意在蓬莱^[6]。周孔圣徂落，会稽以坟丘。会稽以坟丘^[7]。陶陶谁能度？君子以勿忧。年之暮奈何^[8]？时过时来微。

天生万物，莫不生死相因，这是困扰人类的一个情感死结。所以面对死亡，无论贤愚都心存忧惧。但是诗人认为，有生必有死，这是自然造化的必然规律。

古代圣贤最终也只能“徂落”而长卧“坟丘”。求仙只是心造的幻影，一旦回归现实，谁也无法逃避自然造化的必然规律。诗人究竟还是朴素的唯物论者。

〔注释〕

〔1〕精列：古乐府曲名。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录于《相和歌辞·相和曲》。《古今乐录》记载，《精列》是相和十五曲的第二支曲。〔2〕“厥初生”以下三句：生物之初，天地自然化育万物，无不有终结之时。厥，其，代指一切生物。〔3〕“圣贤不能免”二句：即便圣贤也无法免于死亡，世人为何还要忧虑呢？〔4〕“愿螭龙之驾”二句：希望以龙驾车，飞向昆仑仙人聚居之处。螭龙，传说中无角的龙。〔5〕“思想昆仑居”以下三句：希望居住在昆仑山上，却又被神灵怪异所欺，所以决意去蓬莱仙山。见，表被动。欺，一本作“期”，形近而误。迂怪，《山海经·西山经》记载：昆仑山上，其神的形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或即指此。〔6〕“志意在蓬莱”以下三句：虽然决意求仙，然而古代圣贤也终究无法逃避死亡。周孔，周公、孔子，中国历史上的两位圣贤。徂（cú）落，死亡。徂，同“殂”。会稽，即会稽山，在今浙江绍兴境内。坟丘，原指山陵，此指大禹墓。《史记·夏本纪》：舜帝逝世后，大禹就天子位，十年，到东方巡视，至于会稽而崩，葬于此。〔7〕“会稽以坟丘”以下三句：大禹的墓陵告诉人们，即使人生漫长，也无法逃脱死亡，所以君子不必忧惧死亡。陶陶，漫长。〔8〕“年之暮奈何”二句：然而时光流逝，人至暮年，来日无多，多么无可奈何啊。时过，时光流逝。一本作“过时”。时来微，来日无多。

〔点评〕

虽然同是游仙诗，《精列》与《气出唱》格调完全不同。前诗描写游仙的境界，此诗写对游仙的思考。所以，诗一开头就直接点明人类所面临的自然规律：自然造化，

万物都无法逃避死亡。无论贤愚凡圣，死亡都是上天赐给人类最为公平的“礼物”。生命消逝是对肉体的彻底否定。当人步入暮年，不得不直面死亡时，必然产生对生命的留恋和对死亡的忧惧，曹操也是如此。所以，他渴望游仙，获得生命的永恒。然而，圣人周、孔名悬日月，终不免于死亡；帝王大禹功垂青史，仍埋骨于会稽。当心造的幻影坠入残酷的现实时，他清醒地认识到，“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是冰冷的铁的规律。事实上，曹操的诗也唤醒了迷执求仙者。

此诗亦当创作于曹操晚年，时间又在《气出唱》之后。如果联系曹操的行迹，这首诗可能创作于建安二十四年（219）。这一年三月，曹操北征刘备，已经身染小恙；五月还军长安，病情加重，终于在建安二十五年正月逝于洛阳。当病染沉疴时，曹操已经明白死神向他逼近，所以此诗和《遗令》所表现的“雄心摧于弱情，壮图终于衰志”（陆机《吊魏武帝文》）的心态，是基本一致的。

诗所表达的主题，汉代《古诗十九首》已经有明确的表达：“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然而，此诗的说理更让人惊悚，抒情更淋漓尽致，表达也更曲折有致。开篇就将死亡的主题不加铺垫，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用一个“莫不”，将任何自然和人类都无可逃避的事实深刻揭示出来。求仙么？或是“见欺于迂怪”，或是“会稽以坟丘”。无论是虚拟的游仙情境，还是真实的残酷人生，都打碎了追求长生不死的幻想。全诗基于自然与人生的

两个维度，从抽象到具体的说理方式，撕开了死亡的面纱，使死亡毫不掩饰地呈现在眼前，既透彻骨髓，又惊心动魄。但是，即便面对圣贤的枯骨、帝王的坟丘，他已经清晰地认识到生命消亡的不可逆转，却仍然“何为怀此忧”，无法跳出对死亡的忧惧；“年之暮奈何”，无法释怀对生命的留恋，这在曹操临去世之前“分香卖履”的絮絮叮咛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在这里，曹操将人性所固有的感性渴求和理性认知的矛盾揭示得非常深刻。

正是这种矛盾的纠结缠绕，使诗歌表达曲折有致。比如对待死亡“莫不有终期”的理性认知，似乎已经释然，但是“何为怀此忧”又陡生波澜；面对“徂落”“坟丘”，明确说明“陶陶谁能度”“君子以勿忧”，似乎已经释然，结尾又感慨“年之暮奈何”，再次跌入生之留恋、死之忧惧中。全诗采用自问自答的句式，隐含着曹操自言自语的叙述语气。而前一问之后，夹入数句描述；后面两问，直接点明结果。语气由舒缓而趋于急促，在情感高潮时戛然而止，留下袅袅回味。如此小诗，抒情却跌宕回环，不能不令人惊叹于诗人的艺术匠心。

从《周易》的善恶因果论，到汉代的“天人感应”论，形成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固定认知模式。但是，曹操从现象认知出发，第一次对这种天命观提出了疑问。这疑问正是对传统哲学的一种挑战。

董卓歌^[1]

德行不亏缺^[2]，变故自难常。郑康成行酒伏
 地气绝^[3]，郭景图命尽于园桑。

[注释]

[1] 董卓歌：乐府曲调。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录于《相和歌辞·清调曲》，名《董逃行》。崔豹《古今注》说：“《董逃歌》，后汉游童所作也。” [2] “德行不亏缺”二句：虽然人的德行并无亏损，但是意外发生，并不合于常道。 [3] “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二句：郑玄行酒之时倒地而死，郭景图意外丧命于桑园。郑康成，郑玄字康成，东汉著名经学家。行酒，依次敬酒。郭景图，不详。所言康成伏地气绝，景图命尽园桑，事迹失载，待考。

[点评]

这首诗《宋书·乐志》《乐府诗集》均未收录，最早见于《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裴松之注引王粲《英雄记》。究竟是残篇，还是完整短诗，不得其详。而且因所说之事史籍失载，所以诗歌意蕴也难以确证。从所存四句而言，曹操似乎对善恶因果的天命论持怀疑态度。《易传》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意思是修善积德之家，必然吉庆盈余；作恶无德之人，必然灾祸相续。然而，曹操提出疑问：郑康成、郭景图都是道德完美之人，何以都意外死亡！足见所谓的善恶因果的天命论是不可信的。用今天的观点来说，曹操对生死相依、善恶因果的认知是唯物而非唯心的。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指出：“曹操做诗，竟说是‘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他引用离当时不久的事实，这也是别人所不敢用的。”毫无避讳，笔锋直指眼前，也是一种通脱。

谣俗词^[1]

瓮中无斗储^[2]，发篋无尺缙。友来从我贷^[3]，
不知所以应。

〔注释〕

〔1〕谣：歌谣。因为民谣反映民间风俗和百姓情感，所以称为“谣俗”。这首《谣俗词》最早见于《初学记》卷十八，或是残篇，疑不能明。〔2〕“瓮（wèng）中无斗储”二句：瓦瓮中没有一点存粮，打开竹箱没有一尺余布。意取汉乐府《东门行》：“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瓮，瓦瓮，盛粮的瓦器。篋（qiè），竹箱。缙（zèng），丝织品的总称。〔3〕“友来从我贷”二句：亲友来向我借贷，真不知如何回答。

〔点评〕

作为一名政治家，关注民生是其基本情怀。曹操诗文也有大量反映民生疾苦、将士死亡的作品，“铠甲生虱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蒿里行》）是典型代表。但是，完全以百姓口吻描写人间苦难，则唯有这首民谣。诗歌截取一个生活的断面，反映战乱频仍中人民生活的现状。亲友借贷，已经是走投无路，可是自己既无存粮，也无余布，拿什么借给他呢？前两句和后两句隐含着一种递进关系：“我”的生活已经十分窘迫，可是亲友还来向“我”借贷，说明亲友生活比“我”更加窘迫。最后一句还蕴藏一层人间温情：面对亲友借

贷，“我”的感觉并不是亲友强人所难，而是理解亲友走投无路的无奈之举，所以即使无法满足借贷要求，却又不忍拒绝，这种微妙的心理正折射了人性的善良。比汉乐府《东门行》“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更浸透无限酸楚。

国家图书馆

文集

令

置屯田令^[1]（建安元年）

《管子·问篇》说：“官府之藏，强兵保国。”“保国”必先“强兵”，“强兵”必先“足食”（即官府之藏）。故曹操将“强兵足食”作为安邦定国的基本方略。

夫定国之术^[2]，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3]，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

〔注释〕

〔1〕屯田：汉代利用驻守边疆的兵士垦荒生产，保证军队给养。曹操的屯田政策，又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种。令：命令，是上级对下级发布的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文。〔2〕定国：安定国家。术：道，指方法、方略。〔3〕“秦人以急农兼天下”以下三句：秦孝公以推行农耕政策，兼并天下；汉武帝以屯田方法，平定西域。这是前代优良的治国用兵模式。秦人，指秦孝公。孝公重用商鞅实行变法，奖励耕战，增加生产。急农，把发展农业作为急迫任务。孝武，即汉武帝。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今新疆库尔勒）。

[点评]

因为连年战乱，加上灾荒不断，经济凋敝，军粮匮乏，于是在建安元年（196），曹操采纳枣祗、韩浩等人建议，实行屯田。此令引证历史，说明屯田的意义，言简意赅。关于屯田问题，可参阅《枣祗子处中封爵令》。

造发石车令（建安五年）

《传》言^[1]：旛动而鼓。

[注释]

[1]《传》：《左传》。《左传》桓公五年：“旛（kuài）动而鼓。”

旛：一是指用于指挥作战的令旗。旛动而鼓，是说令旗挥动，擂鼓进军。二是指发石车。旛动而鼓，是说一擂战鼓，发石车立即发射石头。此取第二义。

[点评]

这一军令虽然只留下六个字，但对于了解军事史和官渡之战却很有意义。《太平御览》卷三七引《魏武本纪》说：曹操与袁绍战于官渡，袁绍堆积土山，造瞭望楼，用弓箭射击曹营，使曹军士卒即使行于军营中，也都必须披上铠甲，造成曹军人心惶恐。曹操下令：按照《左传》所说：“旛动而鼓。”于是制造发石车，攻击袁绍军中的瞭望楼，仅一日工夫就全部毁坏了绍营瞭望楼，所以袁

军士兵称之为“霹雳车”。发石车的巧妙运用，对于稳定曹营军心和击溃袁军十分重要，为官渡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为徐宣议陈矫下令^[1]（建安五年）

此令虽由具体事件引起，却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战乱不仅导致民生凋敝，也导致人文教化堕落。所以建安八年，曹操下《修学令》，令各郡国“各修文学”，复兴儒学，教化天下。

丧乱已来^[2]，风教彫薄，谤议之言，难用褒贬。自建安五年已前^[3]，一切勿论^[4]。其以断前诽议者^[5]，以其罪罪之。

〔注释〕

〔1〕为徐宣议陈矫下令：《魏武帝集》作“禁用诽谤令”。此据严可均《全三国文》。徐宣，字宝坚，广陵海西（今江苏灌南县东南）人。因平定海西民众反叛，被曹操任命为齐郡太守，入为门下督。历事曹丕、曹叡，深得信任，官职不断升迁。陈矫，字季弼，广陵东阳（今安徽天长西北）人。早年避乱江东，曹操辟为丞相掾属，历任彭城、乐陵太守等。曹丕称帝，领吏部事，封高陵亭侯，迁尚书令。〔2〕“丧乱已来”以下四句：自从时局动乱以来，风俗教化衰颓，非议之言，不可用来褒贬人物。已，同“以”。彫薄，衰颓。彫，同“凋”。〔3〕已前：同“以前”。〔4〕勿论：不准妄加议论。〔5〕“其以断前诽议者”二句：以断限之前的事非议他人者，按照所非议他人的罪过处罚他。前“其”，副词，殆，一定。后“其”，代词，他。断前，意即断限，指以建安五年为断限。

[点评]

据《魏氏春秋》记载：陈矫本姓刘，因为过继给舅舅而改姓陈，后来娶本族刘姓女子为妻，违背同姓不通婚的伦理，因而遭到徐宣非议，并常常在大庭广众之下议论其过错。太祖爱惜陈矫才干，希望保全他的名声，就下了这一命令。

首先为陈矫过错开脱：因为丧乱，才会出现有违风教之事，所以非议陈矫的言辞，不能作为褒贬人物的标准。然后定下一条准则：以现在即建安五年（200）为限，之前发生的事一律不予追究，切勿妄加议论，有违此令者必加处罚。由此令可以看出两点：一是曹操用人唯才而不唯道德，二是曹操待人有原则而不唯原则。但是，在不唯道德、不唯原则中，又包含唯道德、唯原则的标准，即既往不咎，令行必止。

枣祗子处中封爵令^[1]（建安六年）

故陈留太守枣祗，天性忠能^[2]。始共举义兵^[3]，周旋征讨。后袁绍在冀州，亦贪祗^[4]，欲得之。祗深附托于孤^[5]，使领东阿令。吕布之乱^[6]，兖州皆叛，惟范、东阿完在，由祗以兵据城之力也。后大军粮乏^[7]，得东阿以继，祗之功也。及破黄巾^[8]，定许，得贼资业，当兴立屯田。

“天性忠能”是本篇公文之眼，下文所有阐释皆围绕这一核心展开。这既是曹操加封枣祗之子的依据，也是曹操用人的基本准则——不仅唯才是举，而且必须忠贞不二。“能”是必要条件，“忠”则是充要条件。

时议者皆言当计牛输谷^[9]，佃科以定。施行后^[10]，祗白以为餽牛输谷，大收不增谷，有水旱灾除，大不便。反覆来说^[11]，孤犹以为当如故，大收不可复改易。祗犹执之^[12]，孤不知所从，使与荀令君议之。时故军祭酒侯声云^[13]：“科取官牛，为官田计。如祗议，于官便，于客不便。”声怀此云云^[14]，以疑令君。祗犹自信^[15]，据计画还白，执分田之术。孤乃然之^[16]，使为屯田都尉，施设田业。其时岁则大收^[17]，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军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祗兴其功。不幸早没^[18]，追赠以郡，犹未副之。今重思之^[19]，祗宜受封。稽留至今^[20]，孤之过也。祗子处中^[21]，宜加封爵，以祀祗为不朽之事。

结尾有两点十分精彩：一是将屯田的意义上升到“摧灭群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的高度，既突出枣祗功勋卓著，也为“祗宜受封”提供了坚实依据；二是将“祗宜受封”与“稽留至今”对比，突出“孤之过也”，在“今重思之”的自我反省中，既进一步强调枣祗的功勋，也表现了曹操对枣祗缅怀不已的情感。前者是理，后者是情。

〔注释〕

〔1〕枣祗（zhī）子处中封爵令：严可均《全三国文》作“加枣祗子处中封爵并祀祗令”。枣祗：姓棘，先祖避难改姓枣，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州）人。曾任东阿令、羽林监。建安元年，建议实行“屯田制”，迁屯田都尉。祀，祭祀。〔2〕天性忠能：秉性忠诚而有才干。〔3〕“始共举义兵”二句：关东初举义兵，枣祗即追随我征战讨贼。共举义兵，指关东起兵讨伐董卓。周旋，辗转追随。〔4〕“亦贪祗”二句：也爱惜枣祗之才，希望得到他的辅

助。 [5]“祗深附托于孤”二句：枣祗坚定依附于我，使之任东阿令。孤，王侯谦称。领，统辖，此指接受官职。东阿，汉置东阿县，隶属东郡，在今山东阳谷县阿城镇。 [6]“吕布之乱”以下四句：吕布之乱，兴平元年（194），陈留太守张邈和曹操部将陈宫在操攻打徐州陶谦时，举兵叛操，迎吕布为兖州牧，唯鄆城、范、东阿三城固守。范，汉置范阳县，隶属东郡，在今河南东北部。以兵据城，率兵固守城池。 [7]“后大军粮乏”以下三句：后来我大军缺粮，得到东阿后续支援，这也是枣祗的功劳。 [8]“及破黄巾”以下四句：及，至。定许，定都许昌。得贼资业，指得到黄巾军的大量兵源。初平三年（192）冬，曹操追击黄巾军至济北（今山东济南长清区南），黄巾败降，收编精锐三十余万，号“青州兵”。因为人口、军队骤然扩大，首先必须解决粮食问题，所以讨论建立屯田制。屯田，见《置屯田令》注。 [9]“时议者皆言”二句：当时参与讨论者都认为应统计耕牛征收租粮，按照征收租粮的章程确定数额。计牛输谷，即按照农民租借官牛的数目，征收租粮。佃科，官田收租的章程。 [10]“施行后”以下五句：这一政策施行后，枣祗反复辩白，认为计牛输谷在丰收时不能增收谷物，遇到旱涝灾害又必须减免租粮，这对政府非常不利。僦（jiù），租赁。除，减免。不便，不利。 [11]“反覆来说”以下三句：枣祗反复来说服我，我仍然坚持按照旧的章程，丰收年成也不能再改变。覆，同“复”。 [12]“祗犹执之”以下三句：祗犹执之，枣祗还是坚持己见。所从，听从谁。荀令君，是对尚书令荀彧的爱称。 [13]“时故军祭酒”以下六句：军祭酒侯声说：“按照章程以官牛收租，是为扩大官田考虑。按枣祗建议，对官府提高租粮有利，对屯田农民不利。”时，《全三国文》无此字。军祭酒，即军师祭酒，军中幕僚长官。科，法令条文。客，指屯田流民。 [14]“声怀此云云”二句：侯声坚持这一观点，因使

荀彧迟疑不决。怀，犹坚持。以，因。疑，使动词。 [15] “祗犹自信”以下三句：枣祗仍然十分自信，按照自己的计划往还辩白，坚持原来分田收租的方法。计画，同“计划”。术，道，此指方法。 [16] “孤乃然之”以下三句：我才认为枣祗是对的，使他任屯田校尉，实施屯田之事。然，意动词，以之为然。屯田都尉，管理屯田的武官，官阶相当于郡守。 [17] “其时岁则大收”以下七句：年初实行屯田，这一年就获得丰收，后来因此而扩大屯田，军中粮饷充足，消灭群凶逆贼，平定天下，王室兴盛，这是枣祗建立的功业。时岁，是岁，指建安元年。时，通“是”。以，因。隆，使动词，使王室兴隆。 [18] “不幸早没”以下三句：枣祗不幸早逝，追赠郡守，还是不能与他的功勋相称。没，同“歿(mò)”，死亡。副，相称。 [19] “今重思之”二句：现在我反复思考，枣祗应该再受封爵。 [20] “稽留至今”二句：是说拖延到现在，是我的过错啊。稽留，迁延。 [21] “祗子处中”以下三句：枣祗的儿子处中，应加封爵，用来褒扬枣祗不朽功业。

[点评]

建安元年(196)初，曹操采纳枣祗屯田建议，任命枣祗为屯田校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率先在许昌推行屯田，当年就得谷百万斛。然后，按照许昌屯田体制，推广到地方州郡，实行民屯。数年之中，所在积粟，仓廩皆满。建安五年，曹操与袁绍决战官渡，所以能大获全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曹操有“军国之富”，袁绍“仓库无积”，因此一旦曹操烧毁袁绍鸟巢粮草，战争胜负已定。当时，枣祗已经去世，任峻负责粮草运输。战后，曹操封峻为都亭侯；又追思枣祗功绩，封爵其子，故下此令。

此令全面回顾了枣祗功绩，先以“天性忠能”概括其人品才干，然后叙述他在征战南北时忠贞不二的情感，兖州之乱中中流砥柱的作用，制定屯田中力排众议的坚持，以及不幸早逝后自己的缅怀之情。在追述功绩时，特别详细地叙述了枣祗在制定屯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及其独特见解，尤其鲜明地表现了枣祗自信、耿介、执着的个性，以及从容、理性、耐心的办事风格。

曹操叙述，始终围绕“忠能”展开。“共举义兵，周旋征讨”“吕布之乱”“范、东阿完在”“大军粮乏，得东阿以继”，写其“忠”；“祗白”“据计画还白，执分田之术”，写其“能”，这就将“天性忠能”的概括，落到实处。其叙述还通过漫不经意的对比，突出其“忠能”。时局板荡时，袁绍“贪祗”与“祗深附托于孤”，“兖州皆叛”与“范、东阿完在”，枣祗的矢志不移与他人的朝秦暮楚，对比鲜明，突出其“忠”；讨论屯田时，“时议者皆言”与“祗白”，“孤不知所从”“以疑令君”与祗“据计画还白，执分田之术”，枣祗的胸有成竹与众人的迷惘犹豫，对比鲜明，突出其“能”。

举泰山太守吕虔茂才令^[1]（建安六年）

夫有其志必成其事^[2]，盖烈士之所徇也。卿在郡以来^[3]，禽奸讨暴，百姓获安，躬蹈矢石，所征辄克。昔寇恂立名于汝、颍^[4]，耿弇建策于

“贪夫殉财，烈士殉名”，自古而然。所谓名，并非虚名，而是功名——建功立业。建功立业，先必有志，无志则不可能成名，所谓“有志者事竟成”。

青、兖，古今一也。举茂才^[5]，加骑都尉，典郡如故。

〔注释〕

[1] 举泰山太守吕虔茂才令：《魏武帝集》作“褒泰山太守吕虔令”。此据严可均《全三国文》。吕虔，字子恪，任城（今山东济宁东南）人。曹操初领兖州，任命虔为从事，后迁泰山太守，与夏侯渊共同征讨济南等地的黄巾军残余，有功，被推举为茂才，加封骑都尉。茂才，汉代的一种察举科目，原作秀才，因避光武帝刘秀讳而改。[2] “夫有其志必成其事”二句：有志者必能成就事业，所以壮士为之献身。烈士，有气节有壮志之人。徇，《全三国文》作“殉”，献身。[3] “卿在郡以来”以下五句：你任郡太守以来，擒获奸贼，讨伐暴徒，百姓获得安宁，而你亲冒箭石，每战必胜。禽，通“擒”。躬蹈，亲身履行。辄，就。克，战胜。[4] “昔寇恂(xún)立名”以下三句：从前寇恂因治理汝、颍而闻名，耿弇(yǎn)制定策略平定了青、兖二州，你的功勋和二位前人相同。寇恂，字子翼，东汉昌平（今北京昌平区）人。镇守河内，治理颍川、汝南，发展生产，为刘秀输送粮饷，并与冯异征讨绿林军，为建立东汉王朝立下殊勋。立名，扬名。耿弇，字伯昭，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光武即位，拜耿弇建威大将军，率军平定青州、兖州的张步、五校等地方军阀。建策，制定策略。[5] “举茂才”以下三句：特举荐为茂才，加封骑都尉，依旧领郡太守。

〔点评〕

吕虔任泰山太守，是在平定昌豨(xī)之乱前。据《资治通鉴》记载，建安六年（201），吕虔协助夏侯渊平定

昌豨，而后又合兵征讨徐和，大获全胜。于是，曹操下令举虔茂才，加封骑都尉。

曹操首先称赞吕虔有壮士建功立业之志，然后表彰其在郡太守任上，擒奸除暴，安宁境内，冲锋陷阵，战功显著，比之前人，既如寇恂善于治理地方，又如耿弇能够决胜千里。

军谯令（建安七年）

吾起义兵^[1]，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2]，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其举义兵已来^[3]，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为存者立庙^[4]，使祀其先人。魂而有灵^[5]，吾百年之后何恨哉。

自古是“一将成名万骨枯”。然而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的伦理之别。曹操所举义兵，“为天下除暴乱”，这就从战争伦理上突出其正义性。

“禁断淫祀”是曹操初出仕时治理地方的一项重要举措，“无神”也是曹操的基本思想特点，然而明知无神却宁愿“魂而有灵”，其眷眷哀思何其深厚！

〔注释〕

[1] 吾起义兵：指举兵讨伐董卓。中平六年（189），董卓杀何太后及弘农王（即少帝刘辩），曹操至陈留（今河南开封陈留镇），广散家财，招募义兵，将诛董卓。次年，即初平元年正月，参加关东讨伐董卓的盟军。见《蒿里行》注。 [2] “旧土人民”以下五句：故乡人民几乎死丧殆尽，城中行走终日，也不见故旧，令我悲痛心伤。旧土，因谯是曹操故乡，故称旧土。凄怆（chuàng），悲

痛。 [3] “其举义兵已来”以下六句：对自举义兵以来，那些死亡而无后代的将士，要寻求其亲属作为后代，官府授予田地，分配耕牛，并设立学校，延请教师教育他们。 [4] “为存者立庙”二句：为幸存者建立宗庙，使他们祭祀前辈。 [5] “魂而有灵”二句：若死者灵魂有知，我死后还有什么遗憾。百年之后，此为死亡的讳称。

[点评]

建安六年（201）九月，曹操南征屯兵汝南（治河南上蔡县）的刘备。七年春正月，部队驻扎于谯（今安徽亳州），所见满眼悲怆，于是下达此令。

令文虽短，却细致描述了战乱以来人口骤减的惨烈现象。战乱所造成的死亡，一是将士战死沙场而“绝无后者”，一是百姓埋骨村野使“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所以曹操之令也包含两个方面：战死沙场而无后者，寻其亲属以继嗣香火，授予基本生活资料，提供必要教育条件；战乱中的幸存者，也必须提供宗族祭祀的祠堂，使之祭祀先人。曹操从“克绍箕裘”的传统出发，以安慰亡者的在天之灵，充满了人文情怀。此外，在“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的连续叠映的镜头中，将“死丧略尽”具象化，尤为惊心动魄。

严败军令^[1]（建安八年）

《司马法》：“将军死绥^[2]。”故赵括之母^[3]，乞

不坐括。是古之将者^[4]，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5]，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6]，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

曹操严令整饬军队，强化对败军之将的处罚，但是他的处罚仅限于“抵罪”“免官爵”，而不再实行古代的连坐法，在严厉中尚留下一份人道的温情。

〔注释〕

[1] 严败军令：《文馆词林》卷六九五作“败军抵罪令”，严可均《全三国文》作“败军令”。 [2] 《司马法》：又名《司马兵法》，是早于《孙子兵法》的一部古代兵书，并非一人所撰。《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成甫）能绍而明之。”可见，《司马法》最初是由周朝姜尚所撰，后人重加编撰。又据《司马穰苴列传》：齐威王使大夫论《司马兵法》，将穰苴申述阐明《司马兵法》的内容也附录其中，因此后代又称《司马穰苴兵法》。由此可见，《司马兵法》与《司马穰苴兵法》是同一类型的两种不同兵书，后人多混淆之。将军死绥：率兵之将临阵退却必须处死。绥，退却。 [3] “故赵括之母”二句：从前赵括的母亲，请求不要因赵括之罪而受连坐。《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战国名将赵奢之子赵括，只善于纸上谈兵。奢谓括母说：“如果赵国以括为将，必将毁了赵军。”后来赵王以括为将，替代廉颇。括母上书劝阻赵王，王不听。括母说：“王一定要遣括为将，若有不满时，不能连坐于我啊。”赵王答应了括母。后来括为秦将白起所败，括被杀，“赵前后所亡者四十五万”。赵王因为括母有言在先，没有诛杀括母。连坐，他人犯罪受牵连而被处罚。 [4] “是古之将者”以下三句：这因为古代为将者，在外打了败仗，后方亲属也必须受牵连而治罪。 [5] “自命将征行”以下三句：我自遣将出征以来，只赏有功而不处罚罪过，不符合国家大法。 [6] “其令诸将出征”

以下三句：所以现在命令，诸位将领出征，失败者按律治罪，造成损失者免去官爵。其，表命令语气。

[点评]

官渡之战，曹操击败袁绍。而后又击败袁绍二子袁谭、袁尚，北方大局已定。为了进一步统一北方，进而统一全国，则必须总结经验，整顿军队，严明军纪，赏罚分明，而且在平定袁氏的过程中，也有部分袁氏旧部并入曹军，对这一部分将士也必须严加整肃。所以在建安八年（203）五月，曹操下达此令。

令文引证古代兵法，说明严厉处罚败军之将的理由，然后检讨自己过去率兵遣将“赏功而不罚罪”之失，最后明确今后对败军之将的处罚条例。语言短促，条例简明，口气严厉，是此军令之特点。

重功德令^[1]（建安八年）

“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是曹操治乱治平非常重要的两大方略。强调“明扬仄陋，唯才是举”，是曹操的战时方略，并非治国方略，这是必须明确加以分辨的。

议者或以军吏虽有功能^[2]，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所谓“可与适道，未可与权”者也^[3]。管仲曰：“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4]，斗士食于功则卒轻死，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5]，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6]，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

德行^[7]，有事赏功能。论者之言^[8]，一似管窥虎坎。

[注释]

[1]重功德令：严可均《全三国文》作“论吏士行能令”。 [2]“议者”二句：有议论者认为，军吏虽有战功和作战才能，但道德品行不能胜任郡国的行政长官。郡国，郡与封国，泛指地方行政区划。 [3]可与适道，未可与权：语出《论语·子罕》：“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意思是能学习道的人，未必能坚守道；能坚守道的人，未必能通达权变。曹操引用此句意在说明：在议论者看来，军吏可以为将帅，未必能治郡国。 [4]“使贤者食于能”以下三句：使贤才因才能而享受俸禄，则君主尊贵；使战士因军功而享受俸禄，则士卒勇猛。国家实行这两条措施，则天下大治。此语节录于《管子·法法》。 [5]并：皆。 [6]不官：不授予官职。官，使动词。 [7]“治平尚德行”二句：国家安宁时崇尚德行，动乱时奖赏军功。 [8]“论者之言”二句：议论者的话，全似以一管而窥视全虎。一，副词，全部。

[点评]

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看，此令与《严败军令》作于同一时期。官渡之战后，曹操面临两大任务：一是严令整饬军队，提高战斗力，以利迅速肃清北方残敌；二是北方领土尽入曹操之手，需要大批地方行政官员，选拔有军功、有才能者出任地方行政长官，势在必行。后一问题引起了内部争议，认为有军事才能的人未必适宜出任地方官吏。曹操下达此令予以正面回答。

此令首先指出怀疑论者的问题本质：军吏唯有军事

才能，德行不能胜任地方官吏；然后引用管仲之论说明尚贤能、重军功是治理国家的两条基本方针，正面指出无能无功而受封爵，不可能使国家强盛；最后点明自己治国的两条基本方略：“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按军功授予地方郡守，正是这一方略的组成部分，故直接指出议论者是管中窥虎，眼界狭隘，不能把握全局。令文虽短，却有正面回应，有反面说明。结尾比喻，虽语气严厉却表达委婉，与《严败军令》微有不同。

建学令^[1]（建安八年）

“仁义”是儒家的基本价值观，“礼让”是儒家的基本伦理观，弘扬“先王之道”是儒家的社会教化观，可见曹操“揽申、商之法，该韩、白之奇策”，仅仅是战时政策而已。

丧乱已来，十有五年^[2]，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3]，县满五百户置校官^[4]，选其乡之俊^[5]，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

〔注释〕

〔1〕建学令：严可均《全三国文》作“修学令”。〔2〕有：同“又”。〔3〕修文学：设置文学之官。文学，文章博学，此指掌管文献学术教育之官。〔4〕校官：学官。〔5〕“选其乡之俊”以下四句：选拔乡里才俊之士，入学校接受教育，希望儒家仁义礼让之教不致荒废，并由此而有利于天下。俊，俊士。造，就，去。庶几，表希望和可能。先王之道，古代帝王的治国之道，此指儒家之道。

[点评]

自中平六年（189）以来，东汉社会持续处于动荡之中，以太学为核心的教育体制遭到空前破坏。曹操在北方渐趋统一时，于建安八年（203）七月下令恢复学校教育。

这篇令文提供了三点值得注意的信息：第一，天下稍一安宁，曹操虽未“偃武”却已“修文”，即注意恢复教育制度；第二，曹操“修文”的目的是为了匡正“仁义礼让之风”的衰颓，继承“先王之道”，这就非常明确地提倡以儒家思想为教育核心的价值取向；第三，曹操的这种核心价值取向是其“治平尚德行”的治国方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蠲河北租赋令^[1]（建安九年）

河北罹袁氏之难^[2]，其令无出今年租赋。

[注释]

[1]蠲(juān)：免除。河北：黄河以北地区，此指冀州。[2]罹：遭受。

[点评]

袁氏家族统治河北地区以来，豪强兼并严重，加之连年战乱，农业生产凋敝，民不聊生。建安九年（204），

曹操占领袁氏老巢邺城之后，于九月下达此令，免除河北当年租税，百姓皆喜，冀州遂安。

抑兼并令^[1]（建安九年）

孔子“均贫富”而使天下安宁的赋税观念，是中国早期富有创造性的经济学理论，也成为后世基本的赋税准则。

抑制兼并，使百姓有基本生活资料，使国家保证有效的赋税制度，既可以改善社会的政治生态，也可以保证国家的繁荣昌盛。

“有国有家者^[2]，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3]，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徭鬻家财，不足应命。审配宗族^[4]，至于藏匿罪人，为逋逃主；欲望百姓亲附^[5]，甲兵强盛，岂可得邪？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6]。郡国守相明检察之^[7]，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

〔注释〕

〔1〕抑兼并令：严可均《全三国文》作“收田租令”。抑，抑制。兼并，指豪强世族霸占或侵吞人民土地。〔2〕“有国有家者”以下三句：无论诸侯之国或是大夫之家，不必忧虑财富少而要忧虑财富不均，不必忧虑人民少而要忧虑境内不安。语出《论语·季民》，然文有错简。杨伯峻《论语译注》认为当作“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所言极是。〔3〕“袁氏之治也”以下七句：袁氏治理河北时，使豪强大族横行无忌，亲属兼并土

地，百姓贫困潦倒，被迫替豪强交纳租税，即使变卖家产，也无法完成。街鬻（xuàn yù），犹叫卖。应命，从命。 [4]“审配宗族”以下三句：审配家族甚至隐藏罪犯，成为逃犯窝主。审配，字正南，魏郡阴安（今河北清丰北）人，是袁绍的重要谋士。曹操围邺，审配死守数月，城破，曹操杀之。藏匿（nì），隐藏。逋（bū）逃，逃亡。 [5]“欲望百姓亲附”以下三句：如此却希望百姓依附你，建设强盛的军队，怎么能够做到呢？ [6]擅：擅自。兴发：意谓另行征收。 [7]“郡国守相”以下三句：郡中太守、封国之相必须严格监督考察，不要让豪强逃避，而由弱势小民为他们交纳赋税。郡国守相，是郡太守和封国之相的合称。

〔点评〕

初平二年（191），袁绍胁迫原冀州牧韩馥，巧夺冀州，自任冀州牧，自此冀州一直为袁绍所统治。袁绍出身于四世三公的豪强世族，其部下也多出于高门。因此，河北地区豪强横行，土地兼并严重，而且豪强大族收揽流民，窝藏逃犯，通过隐匿人口，逃避国家赋税。曹操占领冀州之后，受命出任冀州牧。要改革弊政，增加赋税，首先就必须打击豪强。《抑兼并令》正是曹操打击豪强的第一剑。

此令引证孔子的赋税理论，强调一税收，均贫富，是境内安宁的基本举措。指出袁绍治理冀州的根本失误在于纵容豪强兼并土地，世族隐匿人口，将国家的赋税征收转嫁到普通百姓身上，造成百姓的积贫积弱，难以生存，因此也造成百姓与统治者离心离德，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针对这一现象，曹操改革赋税，采取薄赋轻

敛，统一按照田亩征收（即田租制）的政策，这样既能有效防止豪强逃避赋税，也能减轻普通百姓的赋税负担。从政治层面上说，这一政策还能有效防止了豪强扩张佃户，进而拥兵自重；同时普通百姓直接向政府交纳赋税，增强了对政府的经济依附性，从而形成一种隐性的政治向心力。

选举令（建安九年）

邳县甚大^[1]，一乡万数千户，兼人之吏，未易得也。

〔注释〕

〔1〕“邳县甚大”以下四句：邳县广阔，一乡之中有一万几千户，要选拔能力过人者，不容易得到啊。兼人之吏，指官员一人要做两人之事。兼，加倍。

〔点评〕

建安九年（204）八月，曹操攻下邳城，需要选拔一位治理邳县的官员，因为邳地地广人稠，加之邳地新附曹操，民心浮动，必须选择一位才能出众、精力过人者才可胜任。所以曹操下达此令，选拔人才。

诛袁谭令^[1]（建安十年）

敢有哭之者^[2]，戮及妻子。

〔注释〕

[1] 袁谭：字显思，大将军袁绍长子，曾任青州刺史。建安九年（204）八月曹操击败袁尚之后，举兵攻谭。十二月，袁谭夜逃南皮（今河北南皮县），建安十年（205）正月，为曹操所败，被杀。[2] “敢有哭之者”二句：是说有敢于吊唁袁谭者，妻儿同诛。

〔点评〕

曹操攻下邳城时，还亲自祭奠袁绍墓陵，为之流泪，慰劳绍妻，还其家人宝物，赠其绢帛，并供给廩食，表现出温情的一面。那么何以对袁谭如此刻薄寡恩呢？原因在于袁谭乃反复无常之人。建安八年（203），袁谭为袁尚所攻，派遣辛毗向曹操乞降，并请救兵。曹操不仅伸出援手，而且与谭约为婚姻。曹操破邳之后，袁谭复又叛逆，曹操写信给谭，责其负约，与之绝婚，然后举兵攻谭。建安十年正月，曹操打败谭军，斩谭并诛其妻儿，并下达一系列禁令。此是第一令。

赦袁氏同恶及禁复仇厚葬令^[1]（建安十年）

其与袁氏同恶者^[2]，与之更始。令民不得复

私仇，禁厚葬，皆一于以法^[3]。

〔注释〕

〔1〕禁袁氏同恶及禁复仇厚葬令：《魏武帝集》作“更始令”，唯有“其与袁氏同恶者，与之更始”二句。今中华书局点校本《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亦仅以前二句为令。此标题及内容皆依据严可均《全三国文》。〔2〕“其与袁氏”二句：那些跟随袁氏共同作恶的人，应给予重新做人的机会。更始，重新开始。〔3〕皆一于以法：都统一按照这一法令。

〔点评〕

建安十年（205）正月，曹操诛袁谭、定冀州之后，面临三个问题：一是如何处理袁氏余党；二是如何处理失势豪强之间以及豪强与百姓的原有矛盾；三是连年征战，经济凋敝，死伤众多，如何禁止厚葬而节约社会资源。曹操此令虽仅二十余字，却对分化瓦解袁氏余党、谨防仇杀以及厉行节俭都做了强制性规定。

整齐风俗令^[1]（建安十年）

“阿党比周”者利益至上，既泯灭了“父父子子”的家庭伦理，也毁坏了为人须“忠”的社会伦理。

阿党比周^[2]，先圣所疾也。闻冀州俗^[3]，父子异部，更相毁誉。昔直不疑无兄^[4]，世人谓之盗嫂；第五伯鱼三娶孤女^[5]，谓之挝妇翁；王凤

擅权^[6]，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议^[7]，张匡谓之左道。此皆以白为黑^[8]，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齐风俗^[9]，四者不除，吾以为羞。

这种堕落的社会风气，不仅违背了社会的基本价值原则，而且对国家政治也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

〔注释〕

〔1〕整齐风俗令：《魏武帝集》作“禁比周令”。严可均《全三国文》作“整齐风俗令”，考其内容，此题为善。〔2〕“阿党比周”二句：结党营私、相互勾结，是古代圣人所痛恨的。〔3〕“闻冀州俗”以下三句：冀州风俗，父子分属不同人主，或互相诋毁，或互相吹捧。异部，指投靠主人不同。毁誉，诋毁与赞美。〔4〕“昔直不疑”二句：从前直不疑没有兄长，别人却说他与嫂子私通。直不疑，南阳（今河南南阳）人。汉文帝征为郎官，后迁太中大夫。一次上朝，有人诽谤他与嫂子私通。不疑听后，唯说“我乃无兄”，然后不再自我辩解。〔5〕“第五伯鱼”二句：第五伦三次娶孤女为妻，有人却说 he 殴打岳父。第五伯鱼，第五伦字伯鱼，京兆长陵（今陕西咸阳）人。东汉光武帝时，举孝廉，候补淮阳国医工长。后随淮南王入朝，光武问以政事，伦应对为政之道，帝大悦。一次，光武开玩笑说：“听说你为吏时，殴打岳丈，有这事么？”伦回答说：“我三次娶妻，都是孤女。”挝（zhuā），击打。〔6〕“王凤擅权”二句：王凤专擅朝政，谷永却比作古代贤臣。王凤，字孝卿，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县东）人，是汉元帝皇后之兄。成帝刘骘即位，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兄弟四人皆位居要津，形成“王凤专权，五侯当朝”的局面。谷永，字子云，长安（今陕西西安）人。汉成帝即位，大将军王凤专权，谷永依附之，竟上奏章，将凤比作周代贤臣申伯。申伯，是周代“宣王中兴”的

名臣，尹吉甫作《崧高》（《诗经·大雅》）赞美之。 [7] “王商忠议”二句：王商奏议忠诚，张匡反而污蔑为邪道。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今河北博野县）人，汉宣帝生母王翁之侄。元帝即位，商为右将军、光禄大夫；成帝即位，为丞相。上书弹劾王凤姻亲琅邪郡太守杨彤，反遭太中大夫张匡上书诬陷“执左道以乱政”，被罢官，吐血而亡。张匡，蜀郡（今四川成都）人，官太中大夫，为人佞巧，党附王凤。 [8] “此皆以白为黑”二句：这些都是颠倒黑白，欺骗上天，蒙蔽君主。罔，同“惘”，迷惑。 [9] “吾欲整齐风俗”以下三句：我将整顿社会风气，上述四种现象不根除，我认为是耻辱。整齐，含有整顿、规范、齐一之义。

〔点评〕

冀州自古为燕赵之地，“勇侠轻非”是这一地域文化的基本特点。以江湖之义为核心的侠客文化，往往以“阿党比周”的小集团形式存在。儒家所重视的道德伦理、忠孝节义，在这里都显得相当淡漠。加之，曹操攻下邳城之后，即以邳城作为自己的政治文化中心，其地位类似陪都。因此，要保证社会安宁，必须从整顿社会风气入手。于是曹操下达此令。

文章以历史为鉴，列举四种恶劣的社会风气：谓无疑盗嫂，乃无端猜忌，毁其为弟之“悌”；伯鱼挝翁，是无中生有，毁其为子之“孝”；王凤奸贼，谷永却比之申伯，乃媚附权臣，毁其为人之“节”；王商忠臣，张匡诬之左道，毁其为臣之“忠”。四种现象分属两大类型，一是诽谤，一是阿谀；产生的缘由是利益驱使，结党营私；

事件的本质是颠倒是非，欺天惑君；造成的恶果是利益至上，毁誉随心。社会丧失了基本的道德准则，群体丧失了基本的人性良知，所以曹操决计整顿风俗，并以“四者不除，吾以为羞”表明自己的态度和决心。

与张范令^[1]（建安十年）

邴原名高德大^[2]，清规邈世，魁然而峙，不为孤用。闻张子颇欲学之^[3]，吾恐造之者富，随之者贫也。

此令语气虽是批评，但是求贤若渴的期待、志匡世难的目标，却也隐含其中。

〔注释〕

〔1〕与张范令：严可均《全三国文》和《曹操集》作“为张范下令”。《魏武帝集》作“与张范令”。张范，字公仪，河内修武（今河南修武）人。出身于世家，性格恬静乐道，不爱荣华。曹操平定冀州，遣使迎范，不就。曹操南征荆州还，次年初，范与操相见于陈（今河南商丘睢阳区），以为议郎，参丞相军事。〔2〕“邴原名高德大”以下四句：邴原名声高洁，道德深厚，品行清高，超然世外，特立独行，不为我所用。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虚（今山东临朐县东）人。初为北海相孔融所举，曹操为司空，任邴原为东阁祭酒，后又任丞相征事、五官将长史等。清规，品行清高。规，行为准则。邈世，远离世俗。魁然，形容高大。峙（zhì），耸立。〔3〕“闻张子颇欲学之”以下三句：听说你很想学习他，我担心开风气的人可得大名，追随他的人必然困顿。张子，对张

范的尊称。造，开端。富、贫，比喻名声大、小。

〔点评〕

建安十年（205），曹操平定冀州，派遣使者迎接名士张范，范以生病为由，仅使弟弟张承拜见曹操，曹操作此令。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当时“名士”如邴原之流面对苦难时世却超然世外的做法，希望张范放下“名士”招牌，为我所用。结尾二句，在假设之中，包含着一种双关：“随之者贫”，既指名气之小，也指人生困顿。意思是你既不为我所用，恐我亦可使你困顿矣。霸权的语气，威胁的意味，系于言外。要补充说明的是，此后不久，邴原也入幕曹府，任丞相掾。

禁绝火令^[1]（建安十一年）

古代贤人，非止介子推一人，为何只为子推禁火寒食？若为纪念先贤，“子胥沉江”，吴人应该断绝用水，岂非荒唐之至！北方苦寒，禁火寒食，甚至造成羸弱老少因此而病死，岂非违背人性！所以，陋俗必革，令行必止。

闻太原、上党、西河、雁门^[2]，冬至后百五日皆绝火寒食^[3]，云为介子推^[4]。子胥沉江^[5]，吴人未有绝水之事。至于子推独为寒食^[6]，岂不偏乎？且北方沍寒之地^[7]，老少羸弱，将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长半岁刑，主使百日刑^[8]，令长夺一月俸^[9]。

[注释]

[1] 禁绝火令：严可均《全三国文》作“明罚令”。 [2] 太原、上党、西河、雁门：东汉郡名，属于并州。其治所，太原在晋阳（今山西太原）、上党在长子（今山西长治）、西河在离石（今山西吕梁离石区）、雁门在阴馆（今山西代县西北）。 [3] 绝火寒食：《后汉书·周举传》：太原郡旧俗，以介子推忌日的一个月之内，不举火，吃冷食。百姓不堪，每年都有死人。周举任并州刺史，始改革此俗。后由一个月改为只在清明节前一天，即冬至后第一百零五日，这一天禁火，俗称“寒食节”。 [4] 介子推：又名介之推，春秋时期晋国（今山西介休）人。曾跟随晋公子重耳在外流亡十九年。重耳回国即位，即晋文公，封赏随他流亡者，没有封介子推，介子推便带着母亲隐居绵山。后来晋文公想起他，派人召他受封，知其隐居绵山，则放火烧山，介子推宁肯被烧死，也不愿出山受封。 [5] “子胥沉江”二句：子胥，即伍子胥，名员，春秋时期吴国大夫。初为楚国人，其父伍奢被杀，逃亡入吴。帮助公子光即吴王阖闾，刺杀吴王僚，夺回王位。又整军经武，攻破楚国，以功封于申，又称申胥。吴王夫差时，劝王拒绝越国求和并停止伐齐，吴王不听，最后被吴王赐剑自杀，并将其尸体沉入江中。绝水，禁绝用水。 [6] “至于子推”二句：到了纪念介子推时却唯独为他禁火，难道不是错了吗？偏，不正。 [7] “且北方沍（hù）寒之地”以下三句：再说北方极为寒冷，老少身体瘦弱，如若寒食，将有无法忍受的后患。沍，闭。羸（léi），弱，瘦弱。 [8] 主使：主管官吏。 [9] 令长：县级长官。汉代制度，万户以上的县级长官称为令，不足万户者称为长。夺：丧失，此指扣除。

[点评]

建安十一年（206）正月，曹操率兵北击并州刺史高

干，三月平定。此令是在这一年寒食节之前发布的。是时，并州之战已近尾声，为了保存军队的战斗力，也为了保护当地居民而发布此令。曹操以“子胥沉江，吴人未有绝水之事”的绝对性例证，对比说明为介子推“绝火寒食”的荒谬。然后以极端寒冷之地，对老人孩子身体的影响，说明“绝火寒食”的恶劣后果。最后明确指出具体处罚措施。

根绝陋俗，是曹操的一贯方针。从人情、事理上说明政令执行的理由，也是曹操令文的一贯风格。

求直言令^[1]（建安十一年）

曹操每在用兵、决策之前，都能集思广益，充分听取部下意见，如采纳荀彧建议，迎天子而都许昌；因为枣祗坚持，实行屯田制，即为明证。这里所说的“频年以来，不闻嘉谋”，并非真的没有听到大臣良策，而是虽大臣时献良策，曹操犹嫌不足。其善于纳谏，于此可见。

夫治世御众^[2]，建立辅弼，诚在面从。《诗》称“听用我谋，庶无大悔”^[3]，斯实君臣恳恳之求也。吾充重任^[4]，每惧失中，频年以来，不闻嘉谋，岂吾开延不勤之咎邪？自今以后，诸掾属、治中、别驾^[5]，常以月旦^[6]，各言其失，吾将览焉。

〔注释〕

〔1〕求直言令：严可均《全三国文》作“求言令”。〔2〕“夫治世御众”以下三句：治理天下，驾驭百姓，设置辅佐大臣，尤须警戒当面顺从。辅弼（bì），指辅佐君主的大臣。面从，指当面顺从，背后不满。《尚书·益稷》：“汝无面从，退有后言。”曹操

引此语典也包含后一层含义。 [3]“《诗》称”二句:《诗》说“听从我的主张,大概不会有大错”,这实在是君臣之间的恳切要求啊。引诗出自《诗·大雅·抑》。庶,庶几,表达希望。 [4]“吾充重任”以下五句:我担负重任以来,每每担心出现偏差,连年以来,没有听到好的建议,难道是虚心求教不够的过错吗?失中,有失中允,指偏差。开延,开启贤路,延揽人才,此指广纳视听。 [5]掾(yuàn)属:东汉时三公府分曹办事,各曹主管官员称掾,副职称属。治中:州刺史下主管文书的官员。别驾:州刺史的佐吏。此均指曹操丞相府中的僚属。 [6]月旦:即月旦评,泛指评论人物。《汉书·许劭传》:许劭与许靖当时皆有盛名,喜欢评论乡党人物,每月初一更换一个题目,时称“月旦评”。此指评论得失。

[点评]

建安十一年(206)三月,曹操击败高干,收复并州,原先袁绍家族所盘踞的地盘尽入曹操之手,中国北方除了边夷之外,已经基本统一,统一中国的蓝图已经在曹操的胸中逐渐清晰。要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必须效仿古代明君,广开言路,故下达此令。

治理天下,设置股肱大臣的目的,一在辅佐功业,一在匡正过失。如何防止大臣面谀而腹诽,是明君必须时时警惕的问题。所以“听用我谋,庶无大悔”,成为君臣之间开诚布公的明训。唯因如此,曹操身居重位,却战战兢兢,唯恐出现偏差,希望广纳视听,鼓励部下以“月旦评”的形式,直陈过失。一纸令文,不足百字,一个从谏如流的政治家形象却跃然纸上。

掾属进得失令^[1]（建安十一年）

自今诸掾属、侍中、别驾，常以月朔各进得失^[2]，纸书函封^[3]，主者朝常给纸函各一^[4]。

〔注释〕

[1] 掾属进得失令：严可均《全三国文》作“求言令”（求直言令），与《求直言》合为一篇，《魏武帝集》单列为一令，作此题。[2] 月朔：每月朔日，即初一。[3] 函封：用匣子盛而封之。[4] “主者”句：凡进言者在朝会时发纸一张、封函一个。

〔点评〕

此令与《求直言令》应属于同一令，或因《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有删改，令文全貌已不详，此是《魏武帝集》从《初学记》卷二十一辑出。“纸书函封”，对进言方式已有明确要求；“主者朝常给纸函各一”，实际上也将掾属进言得失制度化了。这说明曹操求言得失，并非政治作秀，而在于“镜于人，则知吉与凶”（《墨子·非攻》）。

戒饮山水令（建安十一年）

凡山水甚强寒^[1]，饮之皆令人痢^[2]。

[注释]

[1] 强寒：非常寒冷。 [2] 痢：痢疾，此指腹泻。

[点评]

此令下达时间不详，疑与《明罚令》禁止“寒食”下达的时间差近，即建安十一年（206），曹操率兵北击并州刺史高干时所下。

封功臣令（建安十二年）

吾起义兵诛暴乱^[1]，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天下虽未悉定^[2]，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3]。而专飡其劳^[4]，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

[注释]

[1] “吾起义兵”以下五句：我举义兵，平定暴乱，至今已十九年，所征必胜，哪里是我功劳呢？都是诸位贤能将士的力量啊。士大夫，指将帅。《周礼·夏官·司马》：“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故统帅军将皆曰士大夫。 [2] 虽：只是，表示确然的事实。悉：全部。 [3] 要：约，约定。 [4] “而专飡（xiǎng）其劳”以下三句：而我独自享受这些功劳，怎么能安心？应该迅速评定功绩，进行封赏。飡，同

“士大夫攀龙附凤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祿”（《梁书·沈约传》），是封建社会将士甘冒矢石的心理动力。因此，封爵是统治者激励将士最为有效的手段。曹操封爵的目的非常明确：“要与贤士大夫共定”天下！所以，这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享”。何以，以何，凭什么。其，表命令语气。

〔点评〕

令文开头“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曹操于中平六年（189）十二月举兵讨董卓，逆推之，则知此令作于建安十二年（207）。这时，袁绍集团虽已灭亡，然北有乌桓，南有孙权、刘表、刘璋、刘备、张鲁，统一大业任重道远。为了有效激励将士死心塌地地效忠自己，是年二月，曹操大封功臣。二十余人被封列侯，其余亦依次受封。

令文主要说明：封赏的理由，“所征必克”，乃将士之力；封赏的目的，约定与将士“共定”天下；封赏的准则，“定功行封”。其中“专飨其劳，吾何以安”，在进一步申述封赏的必要性的同时，也透露出曹操不贪将士之功以为已有的襟怀。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封赏并非表请献帝，而是由曹操直接决定，隐含着君臣权力分配的微妙变化。

不慕钱财，以求名节，以成大业，是古代圣贤的基本价值标准。战国赵奢、西汉窦婴，甚至曹操都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中国历代的廉吏形象也成为古代吏制精神的一把标尺。

分给诸将令^[1]（建安十二年）

昔赵奢、窦婴之为将也^[2]，受赐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济成大功^[3]，永世流声。吾读其文^[4]，未尝不慕其为人也。与诸将士大夫共从戎事^[5]，

幸赖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是以夷险平乱。而吾得窃大赏^[6]，户邑三万。追思窦婴散金之义^[7]，今分所受租与诸将掾属及故戍于陈、蔡者，庶以酬答众劳，不擅大惠也。宜差死事之孤^[8]，以租谷及之。若年殷用足^[9]，租奉毕入，将大与众人悉共飧之。

[注释]

[1] 分给诸将令：严可均《全三国文》作“分租与诸将掾属令”。 [2] 赵奢：战国时期赵国邯郸（今河北邯郸）人，因战功卓著，赵惠文王赐号“马服君”，与廉颇、蔺相如地位相同。赵奢用兵有两点：一是受命之日，不问家事；二是所得赏赐，尽分给将士。窦婴：字王孙，清河观津（今河北衡水东）人。吴楚七国之乱时，被景帝任为大将军，赐金千斤，婴将赐金放在廊庑之下，军吏经过，就令取之。 [3] “故能济成大功”二句：所以能成就大业，声名流传后世。 [4] “吾读其文”二句：我读史书记载他们的文字，未曾不羡慕他们的为人。 [5] “与诸将士大夫”以下四句：我与诸位将士共同征战，幸而贤才不吝惜自己的智谋，兵士竭尽全力，因此化险为夷，平定暴乱。戎事，兵戎之事，指征战。爱，吝惜。夷，平。 [6] 窃：窃取，谦辞。 [7] “追思窦婴”以下四句：追想窦婴分金给部下的义举，现在我也将封地的租税分给诸位将领的佐吏，以及因戍守陈、蔡而战死之人，希望以此报答众人的功劳，不独揽这丰厚的赏赐。陈、蔡，陈留、上蔡，今河南开封、上蔡一带，曹操早年举义兵之地。擅，专，独揽。 [8] “宜差死事之孤”二句：应该分别等级，将所收租谷给予战死者的后代。差，

作为一名统治者，不忘初起义兵时阵亡的将士，关爱阵亡将士的遗孤；不忘仍然追随自己南北征战的下层佐吏，关心他们的现实生活，这既是一种御人之术，也是一种人道关怀。

分别等级。死事，因战事而死。及，至，给予。 [9] “若年殷用足”以下三句：如果年成丰收，用度丰足，租税俸禄全部收齐，我将大多数与众人共同分享。奉，同“俸”，俸禄。飧，同“享”。

〔点评〕

建安十二年（207）二月，曹操在大封功臣的同时，又下令将自己食邑所得的田租分别赐予下层佐吏，以及初起义兵时戍守陈留、上蔡的阵亡将士的遗孤。曹操坦率地说，他仰慕赵奢、窦婴散尽千金，终于成就大业、名垂后世。之所以效仿前贤千金散尽的义举，是因为感激在自己安天下、平暴乱过程中将士们的出生入死、出谋划策。其分租谷赐予的对象主要是俸禄微薄的官府佐吏，战死疆场无人抚养的烈士遗孤。同时，他告诉诸位将士，对自己而言，这将成为一个定例。

与一般统治者不同，曹操一生躬奉节俭，但是每逢紧要关头，散尽千金，毫不吝惜。早年“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而今又分租谷赐予下层佐吏及烈士遗孤。前者是为臣之“节”，后者是为主之“义”。这与东晋孙盛《杂记》所渲染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极端自私的曹操形象，实在大相径庭。

论功行封二荀令^[1]（建安十二年）

忠正密谋^[2]，抚宁内外，文若是也。公达其

次也^[3]。

〔注释〕

[1]论功行封二荀令：严可均《全三国文》作“下令大论功行封”。二荀，指荀彧、荀攸。[2]“忠正密谋”以下三句：忠诚正直，谋划周密，又能安抚朝廷内外，文若就是这样的人。文若，荀彧字。[3]公达：荀攸字。

〔点评〕

在建安五年至十一年之间消灭袁绍集团的过程中，荀彧、荀攸皆立下汗马功劳，所以曹操曾先后上《请爵荀彧表》《请封荀攸表》。建安十二年（207），大封功臣，二人自然成为重要封爵对象。曹操既高度评价了二人的功绩，又作了明确区分。这特别体现他不徇私情、论功行赏的治政原则。

修卢植坟墓令^[1]（建安十二年）

故北中郎将卢植^[2]，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乃国之桢干也。昔武王入殷^[3]，封商容之间；郑丧子产^[4]，而仲尼陨涕。孤到此州^[5]，嘉其余风。《春秋》之义^[6]，贤者之后，有异于人。敬遣丞掾修其坟墓^[7]，存其子孙，并致薄醊，以彰厥德。

乱世必以法为上，崇法令；治世必以儒为先，尚教化，是封建时代治政御民的基本举措。曹操祭奠卢植，彰显其道德学问，推崇周代、孔子所赞赏的人格典范，显然是为了弘扬儒家教化。这说明他已经为治世的来临做好了思想上和国策上的准备，表现出一位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注释〕

〔1〕修卢植坟墓令：严可均《全三国文》作“告涿郡太守令”。〔2〕“故北中郎将”以下五句：原北中郎将卢植，声名显于天下，学问以儒学为宗，行为是士大夫的楷模，乃国家耿直大臣。卢植，字子干，涿（zhuō）郡涿县（今河北涿州）人。汉末著名经学家，师从太尉陈球、大儒马融等，著有《尚书章句》《三礼解诂》等。历任侍中、尚书、北中郎将等。其性格刚毅有大节，因反对董卓议废少帝，险遭杀害，从而离京隐居。中郎将，统领皇帝侍卫的武官，东汉统兵将领亦用此名。桢干，原指筑墙所用的木柱，比喻耿直大臣。〔3〕“昔武王入殷”二句：从前武王进入殷都，尊崇商容的乡里。《尚书·武成》：“释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闾。”意思是武王入殷，经过商容闾巷时，在车上礼敬其间，以示尊崇忠贤。武王，周武王姬发，公元前十一世纪攻入殷都朝歌（今河南淇县西），灭纣，建立周朝。商容，殷大臣，因进谏纣王而被黜。〔4〕“郑丧子产”二句：郑国子产死后，孔子为之落泪。《左传》昭公二十年载：子产死后，孔子流涕说：“古之遗爱也。”郑，春秋时期小国，在今河南郑州一带。子产，郑国大夫公孙侨，字子产。其执政期间，改革弊政，广开言路，施行仁政。陨（yǔn）涕，落泪。〔5〕“孤到此州”二句：我到达涿州，就赞美他留下的风范。嘉，意动词，以之为美。余风，遗留风范。〔6〕“《春秋》之义”以下三句：按照《春秋》的微言大义，贤哲的后代，不同于常人。《春秋》，据传为孔子所撰的编年史，记载了春秋鲁国从隐公元年（前722）到哀公十四年（前481）的历史大事。寓褒贬于“微言大义”是《春秋》叙事的重要特点，使“乱臣贼子惧”是《春秋》隐含的价值取向。《春秋公羊传》昭公二十年说：“君子之善善也长，……善善及子孙。”故曰“贤者之后，有异于人”。〔7〕“敬遣丞掾”以下四句：恭敬地派遣下属官吏修缮他的

坟墓，慰问他的子孙，并且致以祭奠，用来彰显他的德行。丞掾，公府属官。存，抚恤慰问。薄醑（zhù），微薄的祭品。醑，祭祀时以酒酹（lèi）地。曹操提倡节俭，故嘱其准备微薄祭品。厥，其。“存其子孙”四字，《魏武帝集》及裴松之注引《续汉书》无，今据《艺文类聚》卷四十、严可均《全三国文》补。

〔点评〕

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北征乌桓，经过卢植故乡，缅怀卢植，下令涿郡太守派遣下属修缮卢植坟墓，抚恤子孙，并请代为祭奠，以彰先贤的光辉品德。

此令对于研究曹操思想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在学术上，卢植出身于太学博士，是汉代大儒，曾经师从著名经学家马融，与汉末经学大家郑玄同门，有《尚书章句》《三礼解诂》（今佚）而“名著海内”。第二，在行为上，卢植并非以谋士或虎将著称，他曾以北中郎将的身份率兵征战黄巾张角，大败获罪，后来才复任尚书，说明卢植并不以事功见长。但是，他却以忠义之臣垂名汗青：何进谋诛宦官，张让等劫持少帝逃奔小平津（在今河南孟津东北黄河上），植持剑责让张让等人罪过，叱令让等放下兵器，让等遂垂泣谢罪而自杀，植于危急时刻，舍身护主；董卓议废少帝，朝臣唯唯诺诺，唯有卢植不畏虎狼，敢于直接驳斥董卓，维护汉室尊严。曹操称赞其“士之楷模”，乃因“学为儒宗”；誉之为“国之桢干”，乃因恪守臣节。毫无疑问，卢植是以儒家思想立德、立功、立言的人格典范，曹操如此推崇卢植，有着鲜明的以儒学治世的政治取向。而且曹操所推举的商容、

子产，也是周武王、孔子所赞赏的历史人物，这从侧面印证了这一政治取向。

船战令（建安十二年）

出征前严格的秩序、出征时整肃的队形，是部队的基本要求，所以无论此文还是后文《步战令》，首先就强调这两个方面。

雷鼓一通^[1]，吏士皆严。再通^[2]，什伍皆就船，整持櫓棹；战士各持兵器就船，各当其所；幢幡旗鼓^[3]，各随将所载船。鼓三通鸣^[4]，大小战船以次发，左不得至右，右不得至左，前后不得易。违令者，斩。

〔注释〕

〔1〕“雷鼓一通”二句：擂鼓一通，官兵都严装待发。雷，通“擂”。一通，古代以擂鼓三百三十六槌为一通。严，同“俨”，威武。〔2〕“再通”以下五句：擂鼓二通，伍长什长登船，统一手持船桨，战士各持兵器登船，各就其位。什伍，古代军队的基层编制，五人为伍，首领为伍长；两伍为什，首领为什长。櫓棹，船桨。〔3〕“幢幡旗鼓”二句：令旗、军旗、战鼓，各自安置于将领的指挥船。幢幡，令旗。〔4〕“鼓三通鸣”以下五句：擂鼓三通，大小战船按次序出发，左右不能偏离，前后不可改变。

〔点评〕

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北征乌桓，大获全胜，中

国北方基本趋于统一，所以曹操又开始计划南征。十三年正月，操还邳城后，就在邳城所开凿的人工湖玄武池中训练水军，七月南征刘表。此令当在训练水军时所下。主要规定水军号令与次序的关系，对将士的行动次序、战船的队形展开，都有明确规定。

步战令^[1]（建安十二年）

严鼓一通^[2]，步骑悉装；再通^[3]，骑上马，步结屯；三通^[4]，以次出之，随幡住者，结屯住幡后。闻急鼓音^[5]，整阵，斥候者视地形广狭，从四角而立表，制战阵之宜。诸部曲者^[6]，各自安部，陈兵疏数，兵曹举白。不如令者，斩。

斥候侦察地形，因地确定战阵的布局，是战前行军布阵的基本原则。

〔注释〕

〔1〕步战令：《魏武帝集》及严可均《全三国文》均将“步战令”作为一个整体。唯有中华书局点校本《通典》按照宋本《通典》，以宋本圆圈标记为分段依据，将此分为十八节。考其内容，又可分为三层，故本书分三层注释。〔2〕“严鼓一通”二句：擂鼓一通，步兵骑兵全部整装待发。严鼓，战鼓。一通，古代以擂鼓三百三十六槌为一通。〔3〕“再通”以下三句：擂鼓二通，骑兵上马，步兵集结。〔4〕“三通”以下四句：擂鼓三通，按次序出发，随令旗停下，集结在令旗后面。〔5〕“闻急鼓音”以下五

句：听到紧急鼓声，各部部署战阵，侦查人员察看地形宽狭，在四角树立标志，制定适宜的战阵。斥候，古代侦察兵。〔6〕“诸部曲者”以下四句：军中各部，按部排兵布阵，疏密合理，兵曹将各部的布阵情况报告将领。部曲，古代军队编制单位。将军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五部，部下有曲，曲下有屯。部，校尉一人；曲，军侯一人；屯，屯长一人。安，通“按”。疏数，即疏密。兵曹，军中掌握作战部署的机构。

战阵一旦布置就绪，所有士兵必须保持肃静，严格服从号令指挥，这是取胜的前提。

兵若欲作阵对敌^{〔1〕}，营先白表，乃引兵就表而阵。临阵皆无讙哗^{〔2〕}，明听鼓音，旗幡麾前则前，麾后则后，麾左则左，麾右则右。不闻令而擅前后左右者^{〔3〕}，斩。

伍中有不进者，伍长杀之^{〔4〕}；伍长有不进者，什长杀之；什长有不进者，都伯杀之。督战部曲将，拔刃在后察^{〔5〕}，违令不进者，斩之。

一部受敌，余部不进救者，斩。

临战，兵弩不可离阵^{〔6〕}，离阵，伍长、什长不举发^{〔7〕}，与同罪。

无将军令，有妄行阵间者^{〔8〕}，斩。

临战^{〔9〕}，阵骑皆当在军两头；前陷，阵骑次之，游骑在后。违令^{〔10〕}，髡、鞭二百。

兵进，退入阵间者，斩。

〔注释〕

〔1〕“兵若欲作阵对敌”以下三句：部队如若列阵迎敌，营中兵曹先说明标志，然后部曲率兵按照标志列阵。〔2〕“临阵皆无讙（huān）哗”以下六句：将士临阵，不准喧哗，静听鼓声，令旗指前部队向前，指后部队向后，指左部队向左，指右部队向右。讙，喧哗。麾，指挥。〔3〕“不闻令”二句：不听号令、擅自向前后左右移动者，斩首。〔4〕伍长、什长、都伯：部队下级军官，统领五人曰伍长，十人曰什长，百人曰都伯。〔5〕察：督察。〔6〕兵弩：兵器弓箭。〔7〕举发：举报告发。〔8〕妄行：随意穿行。〔9〕“临战”以下五句：交战时，阵前骑兵应在部队两头，前队攻入敌阵，阵前骑兵随之前进，机动骑兵跟随阵后。阵骑，主力作战骑兵。游骑，骑兵机动力量。〔10〕“违令”二句：如果违背将令，处以剃发、鞭打二百的刑罚。髡（kūn），古代割去头发的刑罚。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故割发就是一种处罚方式。

若步骑与贼对阵^{〔1〕}，临时见地势便，欲使骑独进讨贼者，闻三鼓音，骑特从两头进战，视麾所指，闻三金音，还。此但谓独进战时也^{〔2〕}，其步骑大战，进退自如法。

在地势便利的情况下，骑兵突进，必须采用两头夹击的阵势，也必须号令为准。

吏士向阵骑驰马者^{〔3〕}，斩。

吏士有妄呼大声者^{〔4〕}，斩。

追贼^{〔5〕}，不得独在前在后，犯令者，罚金四两。

士将战^{〔6〕}，皆不得取牛马衣物，犯令者，斩。

进战^[7]，士各随其号，不随号者，虽有功不赏；进战，后兵出前，前兵在后，虽有功不赏。

临阵^[8]，牙门将、骑督明受都令。诸部曲都督将吏士各战时^[9]，校督部曲督住阵后，察凡违令畏懦者。

有急^[10]，闻雷鼓音绝后，六音严毕，白辨便出。

卒逃归，斩之。一日^[11]，家人弗捕执，及不言于吏，尽与同罪。

〔注释〕

[1]“若步骑与贼对阵”以下八句：如果步兵、骑兵共同与敌对阵，临时看到地势便利，准备使骑兵独自冲锋，听到擂鼓三通后，骑兵只从两头进攻，服从令旗指挥，听到鸣金三声，退回本阵。金，钲（zhēng），古代军中的一种乐器。以鸣金表示进攻、停止或撤退的号令。[2]“此但谓独进战时也”以下三句：这是指骑兵单独进攻作战的情况。如果步兵、骑兵协同作战，进退自然如同上法。[3]“吏士向阵骑驰马者”二句：保持战阵整齐，官兵擅自驰马阵前，斩首。[4]“吏士有妄呼大声者”二句：保持战阵肃静，官兵有大声喧哗者，斩首。[5]“追贼”以下四句：追赶敌人，保持步调一致，不准独自向前退后，违令者，罚金四两。[6]“士将战”以下四句：将士作战，均不准擅自拾取战场上的牛马衣物，违令者，斩。[7]“进战”以下八句：前进作战，士兵必须坚守规定的战斗位置，服从号令，不服从号令者，前后位置错乱者，即使有功也不

奖赏。 [8]“临阵”二句：临阵对敌，牙门将、骑督必须明确接受统帅命令。牙门将，负责防御的武官。骑督，督率骑兵的武官。都，都督，军中统帅。 [9]“诸部曲都督”以下三句：各部曲统帅率领将士作战时，检查督促部曲的督战官在阵后，督察所有违反军令、懦弱退缩者。校督，检查督促。 [10]“有急”以下四句：有紧急情况，听到紧急擂鼓六通的鼓声结束，辨明号令立即出击。严，指鼓声紧急。白辨，犹明辨。 [11]“一日”以下四句：士卒逃归家中，家人没有逮捕他，也没有报告官吏，家人与逃兵同罪。

[点评]

“步战令”是曹操关于陆地作战的命令，所作时间不详。其内容总共十八条，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第一，部队集结和战阵部署：详细规定鼓声三通与部队集结次序、方位；地形地貌侦察、标志和战阵设置；战阵的部署要求和报告制度。第二，临阵杀敌的基本军纪：布阵程序与要求；战时军纪和处罚条例，即不准喧哗，必须服从号令，保持战阵齐整；必须勇敢前进，临阵怯敌者则执行战场纪律；一部受敌，余部必须全力相救；士兵武器必须临阵以待，违者及时上报；保持各自战斗岗位，行伍整肃；主力骑兵队形布局，骑兵和步兵冲锋次序；不准临阵退缩。第三，步骑兵协同作战的军纪和处罚条例：整体原则是借助地势冲锋陷阵，必须听从号令；具体要求是不得驰马于骑兵阵地，不得大声呼喊，追敌保持阵营齐整，不得擅取战利品，出击听取号令、战斗位置不乱，督察负责纠察，军情紧急以鼓声为号，处置逃兵及连坐条例。这三个方面内容，从军种构成上，涉及步兵、

骑兵两大部类，以及两大部类如何协同作战；从战斗次序上，涉及战前、战中和战后的具体军纪及惩处条例；从战阵部署上，涉及战前战阵选择的原则和程序、战中战阵形态的构成和部伍齐整的要求。

陆战和水战是冷兵器时代最主要的两种作战方式，所以曹操所下达的“步战令”和“船战令”，是研究曹操军事思想和用兵特点的重要史料。既体现了曹操治军严明甚至严酷的特点，也完整体现了曹操的具体战术原则。强调军令的绝对权威性、战阵的稳定统一性、全军的协同一致性，以及战场选择的重要性、战场督察的必要性，是战术原则的具体要求；士卒各自为战、有死无退的战斗精神，是战斗胜利的根本保证。这种战术原则，推开来，也是治军的战略方针之一。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下田畴令^[1]（建安十二年）

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2]。

〔注释〕

〔1〕田畴：字子泰，右北平无终（今河北玉田）人。初为幽州牧刘虞从事，虞为公孙瓒所害，畴举家及从者数百，入徐无山（在今河北玉田县东北）隐居。袁绍屡次遣使招命，且授予将军印，田畴皆不受。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北征乌桓，

畴投曹操，任司空户曹掾。因为引导曹军平定乌桓有功，封亭侯，亦不受。 [2] “田子泰”句：田畴不应只作为我的府吏使用。

〔点评〕

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北征乌桓，派遣使者征辟田畴为官，畴随使者来到军中，操任命为司空户曹掾，并咨询进攻乌桓的路线。第二天曹操即下此令，意思是田畴仅为府吏未免屈才。所以，当即举茂才，拜为蓐（xiū）县（今河北景县南）令，因其随军北征，并未到任。

下田畴让封令^[1]（建安十三年）

昔伯成弃国^[2]，夏后不夺，将欲使高尚之士^[3]，优贤之主，不止于一世也。其听畴所执^[4]。

〔注释〕

[1] 下田畴让封令：严可均《全三国文》作“听田畴谢封令”。让封，不受封赏。 [2] “昔伯成弃国”二句：从前伯成子高辞去封国诸侯而归隐，夏朝之君不夺其志。伯成，伯成子高，唐尧时代的诸侯。《庄子·天地》记载：尧让位于舜，后来舜又让位于禹。伯成子高认为，道德自此衰落，刑名自此建立，后世的混乱局面也自此开始。于是就辞去诸侯，隐居耕种。夏后，夏朝君主，指大禹。夏朝君主在位称“后”，死后称“帝”。夺，失去，这里是

在叙述历史中，写出了曹操对待士族的一种态度——出处随性，不夺人之志。“听田畴所执”，正是“夏后不夺”的一种历史延续。

使动词，意谓剥夺。 [3] “将欲使高尚之士”以下三句：是希望隐居避世之士，优崇贤才之君，不只是出现在一代。 [4] 其听畴所执：就听任田畴所坚持的志向吧。其，表命令语气。

〔点评〕

北征乌桓胜利之后，论功行赏，封田畴亭侯，邑五百户。田畴认为，因为世道混乱，率众逃避山中，此次随军北征，节操道义尚未树立，反而因此取利，这不是我的本意，所以坚辞不受。曹操明白他的至诚之心，就同意他继续隐居。这既反映了田畴不慕荣利的品质，也反映了曹操用人的通脱。

列孔融罪状令^[1]（建安十三年）

汉末以来，清流集团由最初的激扬时政、品评人物，逐步转化为“嘘枯吹生”的清谈之风。孔融是汉末著名的清流名士，好以浮艳之辞而作耸人之语，这也是事实，但是说他“违天反道，败伦乱理”，则是深文周纳。

太中大夫孔融^[2]，既伏其罪矣，然世人多采其虚名，少于核实，见融浮艳，好作变异，眩其诳诈，不复察其乱俗也。此州人说^[3]，平原祢衡受传融论，以为父母与人无亲，譬若瓠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饥馑而父不肖^[4]，宁赡活余人。融违天反道^[5]，败伦乱理，虽肆市朝，犹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6]，宣示诸军将校掾属，皆使闻见。

[注释]

[1] 列孔融罪状令：严可均《全三国文》作“宣示孔融罪状令”。孔融，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孔子二十世孙。曾任北海相，世称孔北海。在任六年，修城邑，立学校，举贤才，表儒术，经刘备表荐兼领青州刺史。建安元年（196），袁谭攻北海，孔融与其激战数月，最终败逃山东。不久，被朝廷征为将作大匠，迁少府、太中大夫。性好宾客，喜抨议时政，言辞激烈，后因触怒曹操而为其所杀。 [2] “太中大夫孔融”以下八句：太中大夫孔融，已经伏法，然而世人多取其虚名，很少考核其实际。看到孔融浮华艳丽、翻新异端之词，往往被其虚假欺诈所迷惑，而不再考察其败坏风俗的后果。太中大夫，光禄勋（九卿之一，总领宫内事务）属官，官秩相当于千石。伏罪，指受到应有的惩罚。眩，眼花，此指迷惑。诳诈，虚假欺诈之言。 [3] “此州人说”以下五句：这一州中有人说，平原祢衡接受并传播孔融的谬论，认为父母与孩子没有亲情，母亲怀孕就像瓦瓶，孩子寄托其中而已。《后汉书·孔融传》载路粹诬枉孔融说：“前与白衣祢衡跌宕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甔中，出则离矣’。”语意更为清晰。甔（fǒu）器，瓦器。甔，同“缶”。寄盛（chéng），寄托。 [4] “又言若遭饥馑”二句：又言如果遭遇饥荒，父亲品行不好，宁肯赡养别人。 [5] “融违天反道”以下四句：孔融违反天理，败坏人伦，虽然陈尸市朝，还恨太晚。肆，陈，指陈尸示众。市朝，集市朝堂。 [6] “更以此事列上”以下三句：再将这些事陈述于上，宣告诸位武将文官，使之全部知道。将校，指武官。掾属，指府吏。

[点评]

建安十三年（208）八月，曹操杀太中大夫孔融，夷

其族。曹操公文一向说理充分，充满无可辩驳的气势。但是，此令气势虽在，说理却十分勉强。尤其是仅仅依据“此州人说”这一类耳食之言，即加定罪，简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即便所列罪状是真实存在，显然也未涉及大节，唯有浮华怪论而已。说其“违天反道，败伦乱理”，已是事小帽大；陈尸市朝，戮及孩童，更是惨无人性。至于曹操与孔融为何如此不共戴天，其根本点在于二人政治取向的不同，而且孔融的行为客观上已经阻碍了曹操统一中国的宏图以及日益膨胀的政治野心。这一点，可以参阅“导读”的相关论述。

必须说明的是，孔融被杀时，曹操正在南征刘表。是御史大夫郗（xī）虑联合丞相军谋祭酒路粹，上表诬枉孔融，“欲谋不轨”“谤讪朝廷”“不遵朝仪”“大逆不道”云云，曹操所谓的“败伦乱理”只是其中一个插曲而已，而“夷其族”更与曹操无关。从曹操所列罪状看，他对这一案件的具体情况并不完全知悉。

表青州刺史刘琮令^[1]（建安十三年）

楚有江、汉山川之险^[2]，后服先强，与秦争衡。荆州则其故地^[3]，刘镇南久用其民矣。身没之后^[4]，诸子鼎峙，虽终难全，犹可引日。青州刺史琮^[5]，心高志洁，智深虑广，轻荣重义，薄

利厚德。蔑万里之业^[6]，忽三军之众，笃中正之体，敦令名之誉。上耀先君之遗尘^[7]，下图不朽之余祚。鲍永之弃并州^[8]，窦融之离五郡，未足以喻也。虽封列侯一州之位^[9]，犹恨此宠未副其人。而比有笈求还州^[10]，监史虽尊，秩禄未优。今听所执^[11]，表琮为谏议大夫，参同军事。

〔注释〕

〔1〕表青州刺史刘琮（cóng）令：严可均《全三国文》作“表刘琮令”。刘琮，山阳高平（今山东微山县）人，荆州牧刘表次子。表死后，琮继其官爵。曹操南征荆州，琮降，被封为青州刺史，后迁谏议大夫，爵封列侯。〔2〕“楚有江、汉山川之险”以下三句：楚国有长江、汉水，山川险要，中原有明君则最后臣服，中原无明君则率先叛之，故后来与秦国争霸中原。齐桓公称霸时，派兵讨伐楚国。楚人惧，派遣使者屈完结盟于齐；齐国衰落后，楚国背盟，问鼎中原，引发与秦国之间的霸主之争。后服先强，即后服先叛。《公羊传》僖公四年：“楚有王者则后服，无王者则先叛。”意思是中原有君主之道则后臣服之，中原无君主之道则先叛逆之。争衡，较轻重，争高下，此指争霸。〔3〕“荆州则其故地”二句：荆州原是楚国之地，刘表治理这里的百姓已经很久了。刘镇南，刘表，字景升，山阳郡高平县（今山东微山县）人，官镇南将军、荆州牧。治理荆州期间，远交袁绍，近结张绣，内纳刘备，据地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称雄荆江。〔4〕“身没之后”以下四句：刘表死后，诸子相互对立，虽然最终难以保全，但还可以延续时日。没，同“歿（mò）”，死亡。诸子鼎峙，指刘琦与刘琮争

“鲍永之弃并州，窦融之离五郡”，归顺光武刘秀，与刘琮束手而降，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历史事件，曹操强作比拟，实在是因为像刘琮这样庸弱无能，简直是前无古人。

位。刘表病逝。蔡瑁等人废长立幼，奉表次子刘琮为主，引发兄弟对立。 [5]“青州刺史琮”以下五句：青州刺史刘琮，心志高洁，智慧深远，谋虑周全，轻视荣华，犹重大义，鄙薄私利，崇尚道德。 [6]“蔑万里之业”以下四句：刘琮无视万里基业，忽略三军士卒，厚养正直的德操，敦崇美好的声誉。笃、敦，皆深厚意，此作动词。 [7]“上耀先君之遗尘”二句：上可显耀先父的功业，下可谋存不朽的福荫。遗尘，留下的轨迹，此指遗业。 [8]“鲍永之弃并州”以下三句：鲍永放弃并州，窦融离开五郡，也不足以与琮比拟啊。鲍永，字君长，上党屯留（今山西长治屯留区）人。曾割据并州，刘秀即位后，遣散士卒，归顺刘秀，后官至东海国相。窦融，字周公，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曾割据酒泉、金城、张掖、武威、敦煌五郡，刘秀即位，窦融放弃五郡，归顺刘秀，授职凉州牧。 [9]“虽封列侯”二句：虽然封为列侯，位居一州，仍然遗憾皇上的恩宠不能与他的功绩相符。 [10]“而比有笈求还州”以下三句：而最近来信请求回到荆州，刺史虽然尊贵，然而官位俸禄不够优厚。监史，刺史。 [11]“今听所执”以下三句：现在听凭刘琮要求，上表请封谏议大夫，并参与军事谋划。

〔点评〕

建安十三年（208）七月，曹操南征刘表，未至荆州，刘表病死，少子琮嗣位。操大军一到，刘琮即举荆州束手投降。这是刘琮投降后，曹操为之请封所上的奏表。

这一奏表虽言辞严肃，却内容滑稽。奏表所言，荆州山川险要，与刘琮不战而降；轻忽万里基业、三军之众，与刘琮苟全性命……读来似乎都具有嘲讽意味。刘表之后，刘琮“犹可引日”的苟延残喘之态，所谓心志、智虑、荣义、利德的去就选择，也让人忍俊不禁。虽然

都是正面叙述，却活画出一位庸碌无为、虽耻犹荣的贪生苟且之辈。这样的奏表是十足的表面文章，实际上曹操本人对刘琮的行为也十分鄙视。不然，后来在濡须之战中，曹操见孙权舟船器仗军纪整肃，何以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的感慨呢！

褒赏令（建安十三年）

别部司马请立齐桓公神堂^[1]，使记室阮瑀议之^[2]。

〔注释〕

〔1〕别部司马：汉代大将军属官有军司马，秩比千石，其中别领营属者称为别部司马。司马是军中掌管司法的官。齐桓公：见《善哉行》注。〔2〕阮瑀(yǔ)：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建安七子”之一。曾任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后迁仓曹掾属。

〔点评〕

此令所作时间不详。然而，按照汉代官职，别部司马是大将军的属官，建安元年（196），献帝以曹操为大将军；是年，又拜曹操为司空。建安三年（198）正月，曹操初置军师祭酒（《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阮瑀任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应在建安三年正月之后。建安十三年（208）六月，曹操为丞相，而后阮瑀转丞相曹掾属，具体时间不详，

然必在建安十三年六月之后。也就是说，从阮瑀任职迁转看，《褒赏令》或作于建安十三至建安十四年之间。其中还有一条微妙的线索：曹操早期创作的《善哉行》对齐桓公晚年任用小人，导致国家和个人的悲剧颇有微辞，但是到建安十三年所创作的《短歌行》二首，则对齐桓公大加赞美。别部司马请立“齐桓公神堂”，必是揣摩人主之心而作的请求。综合考察，则此令当在建安十三年曹操任丞相之初。

遣使令^[1]（建安十三年）

夫遣人使于四方^[2]，古人所慎择也。故仲尼曰^[3]：“使乎，使乎。”言其难也。

〔注释〕

〔1〕遣使令：严可均《全三国文》作“选举令”。〔2〕“夫遣人使于四方”二句：派遣人出使他国，古人选择慎重。〔3〕“故仲尼曰”以下四句：所以孔子感叹：“好使者，好使者。”说明选择使者难啊。《论语·宪问》：卫国大夫蘧伯玉使人拜访孔子。孔子问：“你家先生在做什么？”使者答：“先生希望少犯错误，却未能做到。”使者出，孔子说：“使乎！使乎！”赞叹使者回答得体。

〔点评〕

此乃选拔使者所下之令，所选何人，出使何处，均不详。然而，考证史料，曹操派遣使者最重要的一次，

就是出使东吴和西蜀。因为赤壁战败后，如何处理与东吴、西蜀的和战关系，如何利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资源，是一个重要问题。从这一点推断，《遣使令》当与《遗孙权书》和《与诸葛亮书》产生于同时，即建安十三年（208）末或十四年（209）初。

表封田畴令^[1]（建安十四年）

蒋令田畴^[2]，志节高尚，遭值州里戎夏交乱，引身深山，研精味道，百姓从之，以成都邑。袁贼之盛^[3]，命召不屈，慷慨守志，以徼真主。及孤奉诏征定河北^[4]，遂服幽都，将定胡寇，特加礼命，畴即受署。陈建攻胡蹊路所由^[5]，率齐山民，一时向化，开塞导送，供承使役，路近而便，令虏不意。斩蹋顿于白狼^[6]，遂长驱于柳城，畴有力焉。及军入塞^[7]，将图其功，表封亭侯，食邑五百，而畴恳恻，前后辞赏。出入三载^[8]，历年未赐，此为成一人之高，甚违王典，失之多矣。宜从表封^[9]，无久留吾过。

田畴面临乱世，并非简单地逃避战乱，而是能在战乱中重建安宁的“都邑”，若与《三国志·魏书·田畴传》对照阅读，则更能见其过人之处。

袁绍“命召不屈，慷慨守志”，而曹操一至，召之即来，田畴的前后行为形成鲜明对比。在对比之中，隐含着忠君爱国的情怀。

〔注释〕

[1]表封田畴令：严可均《全三国文》作“爵封田畴

令”。[2]“蔣（tiáo）令田畴”以下七句：蔣县令田畴，志向操守高尚，遭遇州里戎狄、华夏交替动乱，抽身退往深山，研究立身处世之理，百姓追随他，从而使深山成为都市。蔣令，畴投曹操，封蔣县（今河北景县南）令，未赴任。蔣，一本作“蔣”，古二字同。志节，一本作“至节”。[3]“袁贼之盛”以下四句：袁绍兴盛时，召其为官而不屈就，身守正气，矢志不移，以等待真正的君主。命召不屈，袁绍父子数次召命田畴为官，并授将军印，畴拒不受命。慷慨，充满正气。徼（jiǎo），求。[4]“及孤奉诏”以下五句：及至我奉命北定河北、征服三郡、平定乌桓之时，特以礼相召，畴即接受任命。署，官署，此指司空户曹掾之职。服，使臣服。幽都，北方之地，此指辽西、辽东、右北平三郡。胡寇，指乌桓。特，一本作“时”。[5]“陈建攻胡”以下七句：陈述进攻乌桓所经的山路，率领所有山民，同时归顺，开边塞，做向导，承担劳役，所选道路既近且便，出乎乌桓意料。蹊路，狭路，小路。[6]“斩蹋顿于白狼”以下三句：在白狼山斩杀蹋顿，大军即直达柳城，畴有功劳啊。蹋顿，辽西乌桓（乌丸）首领，总摄三郡。白狼，即白狼山，在今辽宁凌源。柳城，蹋顿老巢，在今辽宁朝阳南。[7]“及军入塞”以下六句：及至军队进入塞内，将论其功，故上表封畴亭侯，食邑五百，然而畴诚恳悲切，反复辞让。[8]“出入三载”以下五句：经历三年，一直没有赏赐，这是成全一人的高尚名声，却严重违背国家典制，过失很大。[9]“宜从表封”二句：应该按照前表再次封爵，不要让我一直犯这一过错。

[点评]

赤壁战败，曹操心境可能非常复杂，对于在北征乌桓中建立大功的谋士，尤其怀念，两次遗书荀彧，追思

郭嘉。还邳之后，又追念田畴殊勋，遗憾以前听任田畴的谦让，未加封赏，复以前爵（亭侯、食邑五百户）封赏田畴，故下此令。

此令与《请封田畴表》内容近似，但剪裁有所不同。此令着重谈田畴的三点过人之处：一是生遭乱世，“志节高尚”的人格感召力，“以成都邑”的社会组织能力；二是群凶蜂起，“慷慨守志”的政治判断力，“畴即受署”的忠贞爱国之操守；三是北征乌桓，“陈建攻胡”的军事运筹谋略，“令虏不意”的奇兵制胜之贡献。最后追述田畴恳恻辞赏的过程，以及遵从王典、宜从表封的目的。

论田畴之功和“宜从表封”的目的，是叙述和说理的核心。论田畴之功，先揭示战争的结局：“斩蹋顿于白狼，遂长驱于柳城”。而这一结局，一是得益于田畴选择“攻胡蹊路”的“路近而便，令虏不意”；二是得益于田畴“率齐山民”的“开塞导送，供承使役”。从战争开始的谋略和战争过程的戮力王师两方面叙述其功勋，为“宜从表封”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理由。然后推进一层说明：田畴不封，有违王典，是我之过，这就从国家制度和个人情感两方面说明“宜从表封”的必要性。

存恤令^[1]（建安十四年）

自顷以来^[2]，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

文明发展的悖论在于：欲望和贪婪，刺激了人类的不断求索和奋进，推进了文明进程；也刺激了人类的扩张和掠夺，延缓了文明发展。战争是人类生存发展中悖论的极端体现。曹操看出了人类战争的“不得已”一面，但是他没有发现这一“不得已”的真正原因。

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3]？不得已也。其令^[4]：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廩，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

〔注释〕

〔1〕存恤令：严可均《全三国文》作“存恤从军吏士家室令”。存恤，抚恤。〔2〕“自顷以来”以下六句：近年来，部队数次出征，有时还遇到瘟疫之气，将士死亡不能归家，夫妻不能团聚，百姓流离失所。怨旷，长期别离，此指夫妻生离死别。〔3〕“而仁者岂乐之哉”二句：仁爱之人难道乐意如此吗？不得已啊。〔4〕“其令”以下五句：因此下达此令：凡是死者家中没有基业、家属赡养自己，县官不可断绝廩供，长官抚恤慰问，以符合我心。廩，指廩食，政府供应口粮。抚循，安抚、慰问。

〔点评〕

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南征，因为中原将士不习水土，又发生大范围的瘟疫，再加上赤壁战败，将士死亡很多。次年七月，曹操驻军合肥，又与东吴作战，曾经南征的阴影难免影响士气，为了提振军心，就下达了此令。

战争的残酷和不得已而战的矛盾，在温情抚恤背后的尸骨和血色，也从此令中隐隐地显露了出来。

蒋济为扬州别驾令^[1]（建安十四年）

季子为臣^[2]，吴宜有君。今君还州^[3]，吾无
忧矣。

〔注释〕

〔1〕蒋济：字子通，楚国平阿（今安徽怀远）人。先后任九江郡吏、扬州别驾，后迁丹阳太守、丞相府主簿、西曹属，成为曹操的心腹谋士。扬州：三国时期，魏国、吴国各置扬州。魏国所置扬州，治所在寿春（今安徽寿县），后迁合肥。吴国所置扬州，治所在建业（今江苏南京）。别驾：州刺史佐吏。〔2〕“季子为臣”二句：季子，即季札，姬姓寿氏，又称公子札、延陵季子，春秋时期吴王寿梦第四子。《公羊传》襄公二十九年：“吴无君，无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贤季子也。……以季子为臣，则（吴）宜有君者也。”意思是吴国本无所谓国君，无所谓大夫，为何《春秋》记载“吴子使札来聘”，承认它有国君、有大夫呢？因为季子有贤德，承认季子是吴国大臣，那么吴国就应该有君了呀。曹操称赞蒋济有季子的贤德，由蒋济任扬州别驾，必然能够弘扬天子之威。〔3〕今君还州：蒋济曾任扬州治中，现在又回扬州任别驾，故曰“还州”。

〔点评〕

赤壁之战后，曹操为了固守东南，建安十四年（209）七月，重新建制扬州郡县，选拔官吏，以温恢为扬州刺史，蒋济为别驾，并将治所由寿春迁往合肥，开芍陂（今安徽寿县安丰塘）屯田，以作对吴作战的持久之计。因

为扬州处于对吴作战前沿，故曹操对所选官吏十分重视，令文语言简约，却充满对蒋济的信任和期待。

蒋济为丞相西曹属令^[1]（建安十四年）

舜举皋陶^[2]，不仁者远。臧否得中^[3]，望于贤属矣。

〔注释〕

〔1〕蒋济为丞相西曹属令：严可均《全三国文》作“辟蒋济为丞相主簿西曹属令”。西曹属，丞相府属吏分曹治事，有西曹，正者称掾，副者称属。初主领百官奏事，后改为主管府内官吏署用。〔2〕“舜举皋陶”二句：舜任用皋陶掌管刑罚，不仁的人就远去了。舜、皋陶，见《度关山》注。〔3〕“臧否得中”二句：褒善黜恶，公允中正，寄希望于贤明下属。臧否，善恶，引申为褒贬。

〔点评〕

蒋济任扬州别驾，不久即“民有诬告济为谋叛主率者”。曹操听到这一消息后，指着《蒋济为扬州别驾令》对于禁、封仁等将帅说：“蒋济宁有此事！有此事，吾为不知人也。此必愚民乐乱，妄引之耳。”大约为了避嫌，曹操下令，将蒋济调任丞相西曹属。不过，别驾虽为刺史佐官，但总理众务，职权甚重。而西曹属，官秩比四百石，蒋济实际上还是被降了职。不知曹操此令是表

达期待，还是一种安慰。

求贤令（建安十五年）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1]，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2]，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3]，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4]，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5]，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6]？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7]，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求贤”而不是等贤，曹操的人才态度不同于一般统治者；“唯才是举”而不是以德为先，曹操的人才标准不同于一般统治者；“明扬仄陋”而不论门第，曹操的人才选择也不同于一般统治者。

〔注释〕

〔1〕“自古受命”二句：自古以来天子和中兴君主，何尝不是得益于贤人君子与他共同治理天下吗？受命，即受命于天。古代帝王均自称受命于天，故称天子。曷尝，何尝。〔2〕“及其得贤也”以下四句：他们希望求得贤才，却不愿走出闾巷，难道能侥幸遇到贤才吗？这是执政者没有主动求才啊。〔3〕“今天下尚未定”二句：现在天下还没有安宁，这是访求贤才特别迫切之时。〔4〕“孟公绰为赵、魏老”二句：孟公绰做赵、魏两家的家

臣非常优秀，却不能作滕国和薛国的大夫。此句引自《论语·宪问》。孟公绰，鲁国大夫，廉静寡欲，却短于才智。赵、魏，晋国贵族赵氏和魏氏。老，家臣之长。曹操引用《论语》的意思是，孟公绰虽然清廉，却缺少治国才能。 [5] “若必廉士”二句：如果一定是廉洁之人然后才能用，那么齐桓公怎么能够称霸于世！齐桓公，见《善哉行》注。齐桓用管仲而称霸，管仲并非廉洁之士。《列子·力命》记载：管仲年轻时穷困，与鲍叔牙一起做生意，分财物时，每次都多分给自己。 [6] “今天下得无有”二句：今天天下难道没有身着布衣而垂钓于渭水边的姜尚吗？难道没有蒙受“盗嫂受金”之名而没有遇到魏无知的陈平吗？钓于渭滨，传说姜尚垂钓渭水之滨，遇到周文王（姬昌），举为太师，后来姜尚协助周武王（姬发）灭商而建立西周。盗嫂受金，楚汉相争时，陈平经魏无知的引荐，投奔汉王刘邦。绦侯、灌婴等谗言陈平居家与嫂子通奸，在军中收受钱财。汉王疑之，责问魏无知，无知说：“我所说的是才能，陛下问的是品行。”后来陈平助汉王平定天下，建立汉朝。陈平也成为西汉著名的丞相。无知，即魏无知，秦末人。楚汉战争时从汉王刘邦，陈平背楚降汉，也因无知的推荐而得重用。 [7] “二三子”以下三句：你们辅佐我举荐地位低下者，只要有才就举荐他，让我能够任用他们。二三子，指左右僚属。明扬，举用选拔。仄陋，指所居之狭隘简陋。唯才是举，即唯举才。是，助词，宾语前置的标志。

〔点评〕

赤壁之战后，从曹操对郭嘉的深切怀念以及再次表封田畴，就可以看出：他认为这次战争失败，关键在于缺乏超绝过人的谋士为之运筹帷幄。也就是说，人才问

题仍然是完成统一大业的首要问题。所以，曹操于建安十五年（210）春即下达这一求贤令。首先说明求才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受命”或“中兴”的历史转折时期，人才是治理天下的最重要因素；必须“求才”，而不是“遇才”；天下未定、国未统一，求才尤为迫切。然后说明人才的具体标准：不在于廉洁，不在于出身，不在于德行，其核心在于能够辅佐我统一天下、平定乱世！最后要求部下举荐人才，为我所用。

《求贤令》的历史意义在于：“明扬仄陋”，打破了东汉以来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社会现象，打破了汉代以来举“孝廉”“秀才”之类唯德是举的选才标准，为庶族寒门、怀抱用世之才者进入仕途打开了一条通道。在科举制度产生之前，这一选才标准和方式，不仅有一定的政治权力分配的合理性，而且也有效地改善了官僚队伍的构成。毋庸置疑，这不是简单的改良，而是近乎革命。然而，又有两点必须说明：第一，在任何一个历史变革时期，“唯才是举”实际上是所有统治者所采用的人才政策。战国时期，孟尝君豢养鸡鸣狗盗之徒，为己所用；汉高祖麾下，魏无知所举的陈平以及以屠狗为业的樊哙，无不如此。所不同的是，前代统治者“用而不言”，曹操则公开宣示。这在统治者中确实不多见。第二，曹操虽是突出“唯才是举”，但是从所列举的历史人物来看，也并非道德卑下之人。管仲所谓贪财，是因为家贫；姜尚垂钓渭水，也有一分清高；陈平“盗嫂受金”，只是小人谰言，曹操何曾真是不重道德。所不同的是，汉代取士强调“德才兼备”，曹操举贤强调“才德兼备”，只是将

“才”与“德”的关系颠倒了次序而已。即便是汉代选官重“德”，如果所选是真正的道德之士，为何还会出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民谣呢？

述志令^[1]（建安十五年）

论少年出身，曹操表达得非常微妙：为何说明自己“本非岩穴知名之士”？宦官的家庭出身，既非士族，亦非庶族。言出自官宦之家，士族不屑；言出自寒门，事实不是。这种尴尬的出身，使他对自家的家世既有自豪，又有自卑。所以不说出身，也不明确说明身份，只是含糊带过。

孤始举孝廉^[2]，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3]，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济南^[4]，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迕诸常侍，以为强豪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

〔注释〕

〔1〕述志令：严可均《全三国文》作“让县自明本志令”。〔2〕“孤始举孝廉”二句：我开始被举孝廉时，年龄还小。孤，王侯谦称。孝廉，意即“孝顺亲长、廉能正直”，是汉武帝时设立的察举制考试、以任用官员的一种科目。西汉时，规定地方长官必须定期向中央推举各科人才，分孝廉、贤良、方正等科目。东汉时，每年各郡、国从二十万人中荐举一人。熹平三年（174），曹操举孝廉，年二十。〔3〕“自以本非岩穴”以下六句：认为自己本非隐居的知名人物，唯恐被天下人看作平庸愚昧之辈，所以希望做一郡太守，治理好政治教化，以此建立声誉，使世人真正了解我。岩穴，山洞石室，隐士所居之处。〔4〕“故在济南”以下七句：所以在任济南相时，

清除残暴，扫去陋俗，公正选拔人才，得罪了诸位宦官，也因此为豪强世族所忌恨，唯恐招致家族之祸，所以辞病还乡。济南，指济南（治所在今山东济南历城区东）相。中平元年（184），曹操由骑都尉迁济南相。除残去秽，清除残暴陋俗。济南所属十余县，官吏多趋附权贵、贪赃枉法，曹操奏免其八。又禁断淫祀，奸宄（guǐ）逃窜，郡界肃然。违迕（wǔ），违背，触犯。常侍，即中常侍，皇帝的侍从近臣，东汉时由宦官充任。

去官之后^[1]，年纪尚少，顾视同岁中，年有五十，未名为老。内自图之^[2]，从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故以四时归乡里^[3]，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4]，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然不能得如意。

〔注释〕

[1]“去官之后”以下五句：辞官之后，年纪还轻，环顾同年被举为孝廉的人中，有年已五十者，他们还没说自己老。去官，中平四年（187），曹被征为东郡太守，不就，称疾归乡里。同岁，指同年被举为孝廉的人。是年，曹操年三十三。[2]“内自图之”以下四句：所以我内心盘算，从此退隐二十年，等到天下安宁，才与同年举孝廉者年龄相同呢。[3]“故以四时”以下五句：所以四季之内皆在故乡，在谯城东五十里处，建筑书房，准备秋天夏季读书，冬天春季射猎。精舍，精神所居之所，汉时称学舍，

辞官归乡后，读书射猎，绝客避世，俨然隐士。曹操意在说明，自己少年时期并无大志，遑论政治野心！然而“读书”与“射猎”并举，终究不是一般的书生隐士，而闪烁着壮士的风采。

后来称出家修炼之处。[4]“求底下之地”以下四句：本来希望寻找一个偏僻之地，凭借道路不通，与外界隔绝，断绝宾客往来的念头，然而并不能如愿。底下之地，偏僻之地。泥水，指道路泥泞。自蔽，自隐于世。

叙述由隐居故乡而出仕的原因。“意遂更”是人生转折，由避世隐居而积极用世：一是为国讨贼，二是立功扬名。然而作者反复强调“此其志”“其本志有限”，旨在说明年轻时，自己虽然积极事功，却并无任何政治野心。与上段内容呼应。

后征为都尉^[1]，迁典军校尉。意遂更^[2]，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难^[3]，兴举义兵。是时合兵^[4]，能多得耳，然常自损，不欲多之。所以然者^[5]，多兵意盛，与强敌争，倘更为祸始。故汴水之战数千^[6]，后还到扬州更募，亦复不过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

〔注释〕

[1]“后征为都尉”二句：后来被征召为校尉，又升任典军校尉。都尉，武官，掌管一郡军事。典军校尉，东汉末西园八校尉之一。校尉，武官，掌管禁卫兵，多由皇帝亲信担任。按：中平五年（188）八月，朝廷置八校尉，袁绍为中军校尉，曹操为典军校尉。[2]“意遂更”以下六句：于是改变主意，希望为国家讨贼立功，能够封侯做征西将军，然后在墓道石碑上刻：“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这就是我的志向。征西将军，东汉置，因西进征讨赤眉军而得名。[3]“而遭值董卓之难”二句：却遇上董卓大乱天下，关东举义兵讨伐董卓。董卓之难、兴举义兵，见《蒿

里行》注。[4]“是时合兵”以下四句：此时义兵聚合，能够多招兵马，然而我却常常自我减少，不希望兵多。合兵，关东举兵讨伐董卓，曹操在陈留己吾（今河南陈留镇）招募五千人起兵应之。[5]“所以然者”以下四句：所以这样，是因为士卒一多，意气旺盛，与强敌争衡，可能再成为祸根。[6]“故汴水之战数千”以下四句：所以汴水之战时，我只有数千人马，后来回到扬州再招募，也不过三千人马，这是因为我的志向本来有限。汴水之战，初平元年（190），讨伐董卓的各路兵马，畏惧董卓兵强，不敢先进。曹操独自率军西进，与董卓部将徐荣战于汴水（在河南荥阳西南），兵败。扬州更募，汴水之败后，曹操与夏侯惇等到扬州重新招募兵丁。

后领兖州^[1]，破降黄巾三十万众。又袁术僭号于九江^[2]，下皆称臣，名门曰建号门，衣被皆为天子之制，两妇预争为皇后。志计已定^[3]，人有劝术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操尚在，未可也。”后孤讨禽其四将^[4]，获其人众，遂使术穷亡解沮，发病而死。及至袁绍据河北^[5]，兵势强盛，孤自度势，实不敌之。但计投死为国^[6]，以义灭身，足垂于后。幸而破绍^[7]，枭其二子。又刘表自以为宗室^[8]，包藏奸心，乍前乍却，以观世事，据有当州。孤复定之^[9]，遂平天下。身为宰相^[10]，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今孤言

叙述为国讨贼和走向辉煌的人生历程。讨袁术，伐袁绍，征刘表，安定中原，统一北方，平定荆州，是建安十五年前曹操最大的历史功绩。从个人方面说，位极人臣，已过意望，夫复何求？从国家方面说，尽心为国，忠于王室，谗言何据？所以作者特别点明：“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并非自我炫耀，唯在止谤而已。

此^[11]，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12]，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注释〕

〔1〕“后领兖州”二句：初平三年（192），青州黄巾军攻入兖州，杀刺史刘岱。济北鲍信迎曹操为兖州牧。曹操大败黄巾军，受降三十万，挑选精锐，号为“青州兵”。〔2〕“又袁术僭（jiàn）号”以下五句：袁术在九江郡盗用天子称号，部下称臣，郡门称为“建号门”，服饰都按照天子的规格，两位妇人预先争夺皇后。袁术，见《蒿里行》注。僭号，盗用皇帝称号。九江，即九江郡，治所在寿春（今安徽寿县）。〔3〕“志计已定”以下六句：袁术决心虽定，也有人劝他马上登基，布告天下，袁术回答说：“曹操尚在，不行。”露布，布告，宣示。〔4〕“后孤讨禽其四将”以下四句：后来我讨伐袁术，擒获其四位大将，俘虏其大批士卒，终于使袁术穷途末路，瓦解崩溃，生病而死。建安二年（197）九月，袁术攻陈（今河南商丘淮阳区），曹操引兵出击，大胜，擒斩桥蕤（ruí）、李丰、梁纲、乐就四位大将。禽，同“擒”。沮（jǔ），崩溃。〔5〕“及至袁绍”以下四句：等到袁绍占据黄河以北，兵力强盛，我审时度势，实力不能与他抗衡。河北，黄河以北，指冀、青、幽、并四州。建安四年（199），袁绍消灭公孙瓒，占有四州，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割据势力。〔6〕“但计投死为国”以下三句：只是想赴死为国，因义献身，足以名垂后世。〔7〕“幸而破绍”二句：侥幸大破袁绍，又斩杀他的两个儿子。梟（xiāo），即枭首，斩首示众。按：“二子”当为“三子”。曹操在官渡之战消灭了袁绍主力后，建安十年，斩杀袁绍长子袁谭；建安十二年，曹操消灭袁绍次子袁熙、三子袁尚。〔8〕“又刘表自以为宗室”

以下五句：刘表自认为出身皇室，暗藏险恶用心，投机取巧，观望形势，占据荆州。刘表，字景升，见《请增封荀彧表》注。乍前乍却，忽进忽退，意谓徘徊不定，投机观望。〔9〕孤复定之：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南征刘表，八月，刘表病死，九月，其幼子刘琮即以荆州降曹操。〔10〕“身为宰相”以下三句：身为丞相，作为人臣，地位尊贵到极点，已超出我的愿望了。建安十三年，汉献帝废太尉、司徒、司空三公，恢复西汉的丞相制，任曹操为丞相，自此丞相独揽朝政。〔11〕“今孤言此”以下四句：现在我说这些，似乎自我夸耀，实际是希望别人无话可说，所以毫不隐讳。〔12〕设使：表假设。

或者人见孤强盛^[1]，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2]，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3]：“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乐毅走赵^[4]，赵王欲与之图燕。乐毅伏而垂泣^[5]，对曰：“臣事昭王，犹事大王，臣若获戾，放在他国，没世然后已。不忍谋赵之徒隶，况燕后嗣乎！”胡亥之杀蒙恬也^[6]，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其势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读此二

回击政敌对自己的攻击。在此，作者才明确指出他人“妄相忖度”，就是认为曹操“有不逊之志”。然而作者并未正面回答，而是通过列举一系列历史人物，说明“以大事小”乃是历史常态，此是不必“妄相忖度”的理由之一。再以乐毅、蒙恬或遭猜忌、或蒙冤被杀，仍然忠君爱国之心不改，此是不必“妄相忖度”的理由之二。不仅推开一层的说理方式巧妙，而且“怆然流涕”的形象描述，也将作者由晓之以理转化为动之以情矣。

人书，未尝不怆然流涕也^[7]。

〔注释〕

〔1〕“或者人见孤强盛”以下六句：或许有人看我兵力强大，生性又不相信天命之说，唯恐他们私下议论，说我有篡位野心，妄加推测，我因此而内心不安。不逊之志，不恭敬的想法，指篡位自立之心。用，因。〔2〕“齐桓、晋文”以下三句：齐桓公、晋文公之所以至今为人称道，是因为他们兵势强大，仍然能够拥戴周天子。齐桓，即齐桓公，见《善哉行》注。晋文，即晋文公，见《短歌行》其二注。垂称，著称，称颂。〔3〕“《论语》云”以下五句：《论语》说：“天下三分，周有其二，仍然侍奉殷商，可以说周文王是道德最高的人啊。”就是因为能以强大的诸侯国侍奉弱小的天子。所引出自《论语·泰伯》。〔4〕“昔乐毅走赵”二句：从前乐毅逃到赵国，赵王想同他谋划攻燕国。乐毅，战国时期燕昭王的名将，曾攻下齐国七十余城，被封为昌国君。燕昭王死后，因齐将田单的反间计而遭到燕惠王的猜忌，被迫投奔赵国。〔5〕“乐毅伏而垂泣”以下九句：乐毅伏地流泪，回答说：“我侍奉燕昭王，犹如侍奉大王，我若获罪，被流放别国，到死为止，我也不忍心谋害赵国的奴隶，更何况燕昭王的后代！”徒隶，刑徒奴隶。〔6〕“胡亥之杀蒙恬（tián）”以下八句：胡亥杀蒙恬时，恬说：“从我前辈一直到我，三代人都受秦国信任。现在我率兵三十多万，这军力足够背叛秦国，然而我知道必死，却守道义，是不敢辱没先辈教诲而忘记先王的恩德。”胡亥，秦始皇嬴政小儿，继始皇位，称二世。蒙恬，秦始皇时名将，秦统一六国后，他率兵三十万，北击匈奴，修筑长城。秦始皇死后，赵高伪造始皇遗诏，逼蒙恬自杀。三世，蒙恬祖蒙骜、父蒙武及自己，均为秦国名将。〔7〕怆然流涕：忧伤流泪。

孤祖父以至孤身^[1]，皆当亲重之任^[2]，可谓见信者矣^[3]。以及子桓兄弟^[4]，过于三世矣^[5]。孤非徒对诸君说此也^[6]，常以语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谓之言^[7]：“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恳恳叙心腹者^[8]，见周公有《金縢》之书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

〔注释〕

〔1〕祖父：指曹操祖父曹腾和父亲曹嵩。曹腾（100—159），字季兴，沛国谯人。安帝时，除黄门从官。顺帝时，迁中常侍。桓帝即位，迁大长秋，封费亭侯。曹嵩（？—193），字巨高，曹腾养子。初为司隶校尉，灵帝时擢为大司农，后代崔烈为太尉，次年免官。初平四年避乱琅琊，为陶谦别将所劫杀。〔2〕亲重：宠信重用。〔3〕见信：被信任。见，表被动。〔4〕子桓：曹操次子曹丕的字。〔5〕过于：超过。〔6〕“孤非徒对诸君”以下三句：我不仅仅对诸位说，也常常用这些话告诉妻妾，使她们都知道我的内心。〔7〕“孤谓之言”以下六句：我对她们说：“我死之后，你们这些人都应出嫁，传播我的想法，使别人都了解我。”我所说的这些话都是发自肺腑。顾，发语词。万年，讳言死。肝鬲（gé）之要，肺腑之言。鬲，同“膈”，胸膈。〔8〕“所以勤勤恳恳”以下三句：我之所以诚恳叙述这些心腹之言，因为看到周公用《金縢（téng）》之书自明心志，唯恐别人不相信的缘故。周公，见《短歌行》其一注。金縢，《尚书·金縢》：武王病时，周公作祷词祭

这一层正面说理，蒙恬家族三代“积信于秦”，所以蒙恬宁愿蒙冤被杀，也不忘先王之恩，恪守为臣之义，更何况我的家族已经四代沐浴皇恩，宠幸优渥，怎么可能产生“不逊之志”！所以下文反复说明自己所说都是“肝鬲之要”“心腹之言”。言之切切，仿佛忠心可掬。

告于神，请求代武王死，祭毕，将祷词封藏在金滕柜中。武王死，成王年幼，周公摄政。成王的另两个叔父管叔、蔡叔等诽谤周公篡位，引起成王怀疑。周公为避嫌，出居东都（今河南洛阳西）。后来成王启柜发现祷词，知其忠贞，亲自迎回周公。金滕，密封的金属柜。滕，封缄。

这一层又退一步说明自己不能放弃兵权、接受其子封侯的缘由：一是为国家安宁，一是为子孙避祸。但是，古人功成不受赏，自己立功则得力于“天助汉室”，皇上恩宠优渥，自己德不堪命，故必须辞让三县食邑，既可减少谤议，又能稍损自责。利可不要，权不可少，这才是曹操的真正目的。

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1]，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2]？诚恐已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3]，又已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前朝恩封三子为侯^[4]，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孤闻介推之避晋封^[5]，申胥之逃楚赏，未尝不舍书而叹，有以自省也。奉国威灵^[6]，仗钺征伐，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意之所图^[7]，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遂荡平天下^[8]，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县^[9]，食户三万，何德堪之。江湖未静^[10]，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今上还阳夏、柘、苦三县^[11]，户二万，但食武平万户。且以分损谤议^[12]，少减孤之责也。

〔注释〕

〔1〕“然欲孤便尔委捐”以下四句：然而要我就此交出所掌握的军队，还给主管者，回到武平侯国，这确实不行。便尔，就此。委捐，放弃。执事，指朝廷统率军队的主管。武平侯国，建安元年，献帝任曹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武平，在今河南鹿邑西。〔2〕“何者”二句：为什么呢？确实怕自己放弃部队被人陷害。〔3〕“既为子孙计”以下四句：既是为子孙考虑，又因为我一旦失败，国家就要危亡，因此不能追求虚名而身遭实祸，这就是不能做的原因。〔4〕“前朝恩封”以下六句：以前，朝廷恩宠，加封三子为侯，我坚决拒绝，现在改变主意，准备接受，并非想因此而更加荣耀，是打算以子作为外援，为万全之计。按：曹操此令公布后，献帝于建安十六年封曹操之子曹植平原侯、曹据范阳侯，曹豹饶阳侯。〔5〕“孤闻介推”以下四句：我听说介子推逃避晋君封爵，申包胥拒受楚国赏赐，未曾不放下书而叹息，并因此自我反省。介推，即介子推，见《明罚令》注。申胥，即申包胥，春秋时期楚国大夫。伍子胥率吴军伐楚，攻下郢都。申包胥求救于秦，痛哭七日，感动秦哀公，求得救兵，击退吴军。楚昭王回到郢都，赏赐功臣，他逃居山中。〔6〕“奉国威灵”以下四句：恭奉国威神灵，执掌天子斧钺，征讨天下，率弱兵而胜强敌，虽军少而擒大敌。钺（yuè），斧钺。将帅出征，皇帝授予斧钺，代表天子出征。推，排，指布阵。〔7〕“意之所图”以下四句：意中谋划，行动从无违碍；心中安排，所向无不成功。违事，违背意愿。〔8〕“遂荡平天下”以下四句：终于扫平天下，没有辜负皇上使命，可以说是上天协助汉朝王室，并非我个人的力量。〔9〕“然封兼四县”以下三句：然而封地兼有四县，食邑三万户，我有何德，能承受如此恩宠。〔10〕“江湖未静”以下四句：天下尚未安宁，不能让位，至于食邑封地，可以

辞让。 [11] 上还：奉还。阳夏 (jiǎ)：今河南太康。柘 (zhè)：今河南柘城北。苦 (hù)：今河南鹿邑东。 [12] “且以分损谤议”二句：将以此减少对我的诽谤，也稍稍减轻我的自责啊。

[点评]

建安元年 (196)，曹操迎天子，都许昌，采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方略，占据了最为有效的政治资源，从而使其从历史的后台走向历史的前台，完成了第一次人生转折；建安十三年 (208)，汉罢三公，置丞相和御史大夫，但御史大夫不再设中丞，大大削弱了御史大夫的实权，成为丞相之下的具体执法机构，自此三公的权力集中于丞相一人之手，丞相府成为实质上的国家权力中心，从而使曹操由权力的配角转化为权力的主宰，完成了第二次人生转折。在这种背景下，曹操政治行为的最终目标究竟是什么？这不仅引起了政敌的“妄自忖度”，甚至也引起了部下“拥护汉室”一派的“妄自忖度”，一股希望曹操分权让位的潜流也在涌动。而这时“江湖未静”，虽然北方已经统一，但南方的孙权、刘备、刘璋、张鲁各自拥兵割据，一旦“妄自忖度”的潜流汇聚成政治洪波，必然再次造成北方内部的政治分裂。于是，曹操下达此令，既是对政敌的回击，也是对部下“拥护汉室”一派的回应。

文章回顾了自己的人生历程，围绕着世人“妄自忖度”自己“有不逊之志”的核心，旗帜鲜明地宣示忠于汉室的政治态度。第一，“年少”时志向仅仅是“欲为一郡守”而已，理想受挫之后，避世乡里，唯求安身。第二，朝廷征召都尉迁典军校尉之后，虽然“意遂更”，但

是也只是希望通过“为国家讨贼立功”，实现“征西将军曹侯”的人生目标。所以在董卓之难中，率兵“不欲多之”，汴水之战失败后，重新招募兵马，也“不过三千人”，因为“本志有限”。第三，在讨伐黄巾军、军力强盛之后，灭袁术，破袁绍，征刘表，也并非谋一己私利，而是平定天下，有效阻止国家分裂，维护汉王室的完整和权威。第四，虽然世人“妄自忖度”自己“有不逊之志”，但是自己所向往的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周文王之至德；所恪守的是乐毅、蒙恬不辱先人、不忘先王的为臣大节。第五，曹氏家族四世皆受汉室隆恩，“当亲任之重”，比起蒙恬有过之而无不及，蒙恬宁肯蒙冤受死，也不负王室，更何况我辈！所以曹操特别强调，自己所说都是肺腑之言，唯在“明志”而已。第六，明确说明自己不能放弃兵权、不可让位的原因，不仅是为个人安危计，也是为国家安宁计。所能做的只是辞让封邑，以“分损谤议”“少减孤责”。

六个层次，重点有三：少无鸿鹄之志，长则为国效力，强而以大事小，如此而已。无论从个人志向、人生历程，还是世受皇恩上说，都没有背叛汉室的理由。所以张溥《魏武帝集题辞》说：“述志一令，似乎欺人，未尝不抽序心腹。”不管曹操是否“似乎欺人”，从文章上说，说理充分，态度恳切，“抽序心腹”则是肯定的。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以清峻、通脱概括汉末魏初的文章特点，并且以曹操为代表；张溥又以“慨当以慷”概括《述志令》的特点。也就是说，清峻、通脱、慷慨是曹操文章的整体特点，在这篇文章

中表现得尤其显著。

所谓清峻，就是简约严明。曹操出生于宦官之家，驰骋于风云之时。迷雾一般的家世，叱咤疆场的人生，其人物本身就是一部历史。从家世上说，祖父曹腾是著名的宦官，父亲曹嵩官至太尉，然而曹嵩的家世，已经不清楚其身世背景。所以，曹操对自己父祖的辉煌，带几分自豪，即所谓“皆当亲重之任”；对自己阉宦家庭的出身，又有几分难言的隐衷。而且曹操早年也以清流士族自居，对宦官专权十分不满，是反对宦官专权的朝官之一，这从《上书理窦武陈蕃》即可看出。所以本文开头巧妙回避了家世的追述，以“本非岩穴之士”含糊言之。曹操人生，由唯恐海内之士“所见凡愚”的平凡，走向“人臣之贵已极”的辉煌，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倘若详细叙述，不啻一部汉末风云录。但是，作者始终紧扣为汉室澄清天下、除残去秽展开，一片拳拳忠贞之情浸润其中。即使是权倾朝野，势力强盛，也是以大事小，甚至以蒙恬手握兵权、宁肯蒙冤“必死而守义”作为人生的楷模。如此，世人妄自忖度的所谓“有不逊之志”，也就不攻自破。围绕中心，没有枝蔓，叙事简约，说理透彻，正是文章清峻的具体呈现。

这种清峻的叙事说理所呈现的个性，就是通脱。所谓通脱，就是通达洒脱。鲁迅说：“他（曹操）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曹操是一位有性情、有血性的政治家，又兼有浪漫、潇洒的诗人气质。因此，他的文章多半很少顾忌，也很少掩饰。

在《述志令》中，他从不掩饰自己利家利己的一面。少年不甘凡愚，以“建立名誉”为目标；初入官场，虽是除残去秽、追求公正，并因此触怒宦官豪强，但是为了保全家族、苟全性命，也不得不回归乡里；在扫荡天下之后，“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而大喜过望；特别是论述如果“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就可能造成“为人所祸”“国家倾危”的严重后果；接受三子为侯，乃是“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的周密计划……如此等等，都毫无隐晦地将自己自利自私的一面袒露给世人。这种没有顾忌、率性而书的通脱个性，固然与曹操以大事小的政治身份、无与伦比的军事实力密切相关，也与他纵横一世、毫无羁绊的鲜明个性密切相关。这在政治家的文章中是十分少见的。

也正是这种毫无顾忌、率性而书的通脱个性，形成了文章慷慨的风格。所谓慷慨，就是言壮气盛。无论说曹操是枭雄也好，是英雄也罢，其文章所闪耀的雄杰之风，是一般文人难以企及的。比如他概括自己辉煌的军事生涯，“奉国威灵，仗钺征伐，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遂荡平天下，不辱主命”，那种摧枯拉朽、所向无敌的军威，运筹帷幄、发踪指示的气魄，何其壮哉！尤其是描写自己维护国家统一、汉室威仪的辉煌，“设使天下无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所透出的扭转乾坤、独立天地的英武，睥睨一世、笑傲群雄的伟岸，又是何其雄哉！即便是在位卑之时，“除残去秽”的行为，“为国讨贼”的理想，“征西将军曹侯”的人生目标，也与一般人追求

“耕读传家”的传统有着天渊之别。如果我们联系“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诗歌，就更能体会曹操文章的壮烈辞采和鼓荡之气。所以鲁迅称赞曹操“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感叹“可惜他的文章传世的很少”。

与邴原令^[1]（建安十六年）

如此谦卑的语气，在曹操令中实属罕见。然而爱子之情、望子成龙之心却蕴藏在语言的背后。读来令人感动。

子弱不才^[2]，惧其难正，贪欲相屈，以匡励之。虽云利贤^[3]，能不慙慙？

〔注释〕

〔1〕与邴原令：严可均《全三国文》作“转邴原五官长史令”。邴原，见《与张范令》注。五官：即五官中郎将。此职本为禁军统领，负责京畿和皇帝的安全。然曹丕所领，则为丞相副职。长史：幕僚长官。〔2〕“子弱不才”以下四句：我子懦弱无才，担心其行为不正，要您屈驾以匡正勉励他。贪欲，过分要求。相屈，委屈您。相，代词。〔3〕“虽云利贤”二句：我既重用贤才，那么你能否让我不留遗憾？虽，让步连词，表达一种事实。慙（nǜ）慙，惭愧。

〔点评〕

建安十六年（211）正月，天子任命世子曹芳为五官中郎将。曹操为其子选择幕僚长官，类似选择太子太傅。邴原满腹经纶，名高当时；清廉自守，周而不比，

是辅佐世子特别合适的人选。所以，曹操在此令中对邴原充满“能不恶恶”的期待，而且此令所表达的“贪欲相屈”的态度，也十分谦和。虽曰是“令”，却情同尺牍。

下令增杜畿秩^[1]（建安十六年）

河东太守杜畿^[2]，孔子所谓“禹，吾无间然矣”。增秩中二千石^[3]。

〔注释〕

〔1〕下令增杜畿（jī）秩：《魏武帝集》作“褒杜畿令”，且无最后一句“增秩中二千石”。或编辑《魏武帝集》时认为此句乃是《杜畿传》的叙事，而非曹操令文。此据严可均《全三国文》。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受荀彧推荐入幕曹府，初任司空司直，后迁河东太守，因为政绩卓著，曹操下令增其官秩。〔2〕“河东太守杜畿”二句：河东太守杜畿，正如孔子所说“对于大禹，我没有可以挑剔的了”。河东，河东郡，位于黄河以东，治所安邑（今山西夏县北）。所引孔子之语出自《论语·泰伯》。〔3〕秩：官秩，按照官吏职位或品级而定的俸禄。中二千石：汉代官秩，郡守分为中二千石、真二千石和比二千石。中二千石，实得二千石；真二千石，实得一千八百石；比二千石，实得一千二百石。中，满的意思。

[点评]

建安十年（205），曹操平定河北之后，杜畿受荀彧推荐，被任命为河东太守。杜畿镇守河东，平定豪强，发展生产，政绩卓著，受到曹操赞赏，因此下令增加杜畿官秩。

止省东曹令^[1]（建安十七年）

此令虽然只有二十一字，然而运用诗的语言，轻松活泼，谈笑之中就裁决了如此重大的问题，反映了曹操行事果决且举重若轻的风格。

日出于东^[2]，月盛于东，凡人言方，亦复先东，何以省东曹？

[注释]

[1]止省东曹令：《魏武帝集》作“省西曹令”。此据严可均《全三国文》。省，裁减。东曹，丞相府属官，典掌“二千石长吏迁除及军吏”的升迁等。[2]“日出于东”以下五句：是说太阳、月亮都出自东方，而光照天下，凡是人们说到方向，也都先说东方，为什么要裁撤东曹？

[点评]

曹操为司空和丞相时，毛玠任东曹掾，与崔琰共同掌握选官。玠正直廉洁，不徇私情，所选之官皆是清正之士。曹丕在任五官中郎将时，亲自拜谒毛玠，荐举自己的近属，玠也严词拒绝，当时曹府幕僚都非常忌惮毛玠。建安十七年（212）正月，曹操西征关中，凯旋还邺。

之后，决定裁并丞相府的相关机构。当时，曹府幕僚乘机请求曹操裁减东曹。曹操对毛玠十分了解，下达此令，不仅保留东曹，反而裁减西曹，扩大了东曹选举的权力。

选令^[1]（建安十七年）

令诏书省司隶官^[2]：钟校尉材智决洞，通敏先觉，可上请参军事，以辅暗政。

〔注释〕

[1] 选令：严可均《全三国文》作“选举令”。[2] “令诏书省司隶官”以下五句：可下达诏书裁撤司隶校尉，原校尉钟繇才智果断明察，敏锐而有先见之明，可上表奏请朝廷，任军事参谋，辅助我处理政务。司隶，司隶校尉，京师和地方的监察官。钟校尉，钟繇（yáo），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曾以待中守司隶校尉都督关中军事，功勋卓著，迁前军师。暗政，自谦处理政务不够明察。

〔点评〕

据《三国志·魏书·钟繇传》记载：“自天子西迁，洛阳人民单尽，繇徙关中民，又招纳亡叛以充之，数年间民户稍实。太祖征关中，得以为资，表繇为前军师。”这说明，曹操上表迁繇为军师、参军事，是在西征关中之时。建安十七年（212）七月，曹操西征关中，故此令必在此时下达。令文赞扬钟繇的才干见识和处理政务的

能力，实际上也是说明迁官的理由。

辞九锡令（建安十八年）

历史上，周公灭殷建立西周，汉代异姓八王助高祖从微贱夺得天下。曹操在汉王室衰微绝望之时，迎接天子，建都许昌，使汉室如日月再明，其功是否也如古代周公、汉代八王？曹操自谦“何可比之”的背后，是恰恰可比之。措辞微妙，不可不察。

夫受九锡^[1]，广开土宇，周公其人也。汉之异姓八王者^[2]，与高祖俱起布衣，创定王业，其功至大，吾何可比之？

〔注释〕

〔1〕“夫受九锡”以下三句：接受九锡之礼，广泛开拓疆土，只有像周公那样的人。九锡，中国古代皇帝赐给建立殊勋的诸侯、大臣的九种礼器，即车马、衣服、乐县、朱户、纳陛、虎贲、斧钺、弓矢、钺鬯。锡，通“赐”。广开土宇，开疆拓土。〔2〕“汉之异姓八王者”以下五句：汉初所封的八位异性王，都与高祖在低微时一起起兵，开创、奠定帝王基业，功勋特别大，我怎么能和他们相比？异姓八王，高祖刘邦取得天下后，共封八个异姓王：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赵王张耳、燕王臧荼（tú）、长沙王吴芮、韩王信、燕王卢绾（wǎn）。布衣，平民百姓。此指出身微贱。

〔点评〕

建安十八年（213）五月，天子赐曹操冀州之河东、河内、魏郡、赵国、中山、常山、巨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为魏公，加九锡，建立魏国。策命又说：

“魏国置丞相已下群卿百寮（僚），皆如汉初诸侯王之制。”曹操此令所谓“广开土宇”“异姓八王”云云，都针对策命而言。实际这次封国，无论是在疆域广阔上，还是在机构设置上，都超过了汉代封王。面对如此史无前例的封国，曹操总不能马上收入囊中，于是三次辞让，天子不允，朝中诸位大臣例行劝进之，曹操再对朝臣重唱一遍“辞让”的老调，如此而已。

下州郡美杜畿令^[1]（建安十八年）

昔仲尼之于颜子^[2]，每言不能不叹。既情爱发中^[3]，又宜率马以骥。今吾亦冀众人仰高山^[4]，慕景行也。

〔注释〕

〔1〕下州郡美杜畿令：严可均《全三国文》作“下州郡”。杜畿，见《下令增杜畿秩》注。〔2〕“昔仲尼之于颜子”二句：从前孔子对于颜回，每次说起都不能不叹息。颜子，颜回，孔子得意门生，孔子曾饱含深情地赞美“贤哉回也”。〔3〕“既情爱发中”二句：孔子爱颜回之情，既是发乎心中，也是希望树立人格榜样。率马以骥，以骏马率领群马，比喻榜样。〔4〕“今吾亦冀众人”二句：现在我也希望众人仰慕你的高山之德、高尚之行啊。《诗经·小雅·车辇（xiá）》：“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意思是道德如高山，令人仰慕；行为如大道，引人前行。

孔子爱颜回，情过父子。《论语·雍也》说：“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而且颜回谦逊好学，“不迁怒，不贰过”；恪守仁义，“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所以孔子反复称赞“贤哉，回也”。在作者看来，孔子的称赞，固然情出乎诚，也是确立人格的榜样。这种《论语》解读，无疑是深刻的。

[点评]

杜畿为官清廉正直，不徇私情。平虏将军刘勋，很受曹操喜爱，贵震朝廷。勋曾从杜畿求取河东特产大枣，遭到杜畿拒绝。刘勋因罪伏法之后，曹操在刘勋处得到勋给杜畿的书信，认为畿不媚权贵，于是下令州郡，称美杜畿。刘勋伏法的时间，史书失载。然而，建安十八年（213）五月，刘勋曾参与荀攸等人劝曹操进爵魏公之事，故其被杀当在此之后，杜畿任魏国尚书之前，即五月至十一月之间。

对杜畿的这一行为，曹操为何如此赞赏呢？对于中央集权而言，最重要的是必须维护一个核心，保证政令的下达和实施具有垂直性，因此任何媚附权贵、结党营私，都是对中央集权的直接威胁。而魏国初建，保证群卿百僚对魏的绝对忠诚尤为重要。所以曹操树立这一典型，有非常深刻的政治含义。

以杜畿为尚书仍镇河东令^[1]

（建安十八年）

如此重要的大郡，作者却以“烦卿卧镇之”的轻松之语出之，既表现了曹操文章通脱的个性，也暗示了杜畿处理政务举重若轻的能力。

昔萧何定关中^[2]，寇恂平河内，卿有其功，间将授卿以纳言之职。顾念河东^[3]，吾股肱郡，充实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烦卿卧镇之。

[注释]

[1] 以杜畿为尚书仍镇河东令：《魏武帝集》作“赐杜畿令”，严可均《全三国文》和《曹操集》作“以杜畿为尚书仍镇河东令”，意义明确，故依之。 [2] “昔萧何定关中”以下四句：从前萧何安定关中，寇恂平定河内，你兼有二人功劳，所以择机授予你尚书之职。萧何定关中，楚汉相争时，萧何留守关中，为刘邦筹措粮草，输送士卒。“定关中”即指此事。寇恂平河内，刘秀起兵时，寇恂镇守河内，治理颍川、汝南，发展生产，为刘秀输送粮饷。间，间或，此指择机。纳言，古称“喉舌之官”，即听下言而上达天子，受上言而昭告于下。汉代尚书掌管文书章奏，类似纳言之职。 [3] “顾念河东”以下五句：但是考虑到河东是战略要郡，殷实富足之地，凭借它足以制衡天下，所以将借重你的威望镇守它。股肱（gōng）郡，指拱卫京师的要郡。《史记·季布栾布列传》：“河东，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河东郡，见《下令增杜畿秩》注。股肱，大腿和胳膊，比喻位置重要。卧镇，意指借重崇高威望而轻松治理。《东观汉记·景丹传》：“弘农逼近京师，知将军病，但得将军威重，卧而镇之可也。”

[点评]

建安十八年（213）十一月，魏国置丞相以下群卿百僚，以杜畿为尚书。由于东汉以后，尚书位置日渐重要，曹操选杜畿为尚书，显然是对其道德、忠正和才能的极大信任。不仅如此，杜畿原任河内郡太守，政绩卓著，河内本为战略要地，魏国建立后，又成为拱卫魏都邺城的重要大郡，所以曹操仍然让其兼任此郡太守，恩宠之隆几乎是无以复加。此令首先以西汉萧何、东汉寇恂两位元勋，比附杜畿的卓著功业，说明任命其为尚书的理